

# 問世

彭道甫著  
陶茲人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間

H. R. Berndorf 著  
陶茲人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諜

中五

查先達



3 0662 9223 0

003342

# 目錄

戰前的間諜.....	一
警察充間諜.....	一七
奧匈參謀部長 <u>來特爾</u> 上校.....	四八
一名理想的間諜.....	六七
一名最偉大的 <u>德國</u> 女間諜.....	八九
大戰中的間諜.....	一一七
戰爭中的女博士.....	一二五
決定戰事勝負的間諜案.....	一五八
<u>馬太</u> 哈利舞女高等妓女和女間諜.....	一六八

間 諜

寺院僧房中的間諜.....	一九八
哀提司卡威爾之死.....	二一三
戰後間諜.....	二二五
在離邊境兩公里之地被拘捕.....	二三一
落地傘下的間諜.....	二四二

740.287  
280  
2

## 戰前的間諜

一九一三年五月，大號國際列車的笨重的火車頭在歐洲的鐵道上面狂號怒吼，由巴黎經過華沙而止於彼得堡，由哥本哈根經柏林而達閔行，由阿姆斯特丹起，過巴塞爾（Basel），而到溫提米格利，來回往復，並行錯縱。列車飛馳地走過緊張忙碌的大陸上面的許多國家，許多城市和許多村落，這一處緊張忙碌的大陸，就它的全部來說：（凡在這上面的人類，）都是休戚相關，相親愛，共勞逸，同生死的。這一處大陸便是歐羅巴。

大陸上的國家，關係都很密切，它們因為工作而發生密切的關係，因為工作而互相信賴，工作又決定各國的命運，使各國互相雷同。這些國家的政府內閣的當前問題是怎樣能夠改善各國人民生活條件，使各個人和各民族的生存競爭的方式入於比以前更合於人道和更好的形式中去。

柏林如此。

戰前的間諜

一

A211416

倫敦如此。

彼得堡如此。

巴黎如此。

五月的最後一星期中，各處電影院的新聞片所映的都是上述各城市中的奔騰飛躍的特別快車，爲爭工資而發生的罷工潮，最新的發明，飛船和飛機，汽車，礦場的工作情形，船塢中的最新的船隻；在攸揚悅耳和令人興奮的音樂聲裏和觀衆鼓掌歡呼之下，在各國所舉行的閱兵式。

人人都弄得目眩神迷。

軍隊的領袖都是名聞遐邇的人物。他們的服裝，他們的武器，他們的操演，在廣大的歐洲大陸上面的人都早已熟觀的了。但是，巴黎參謀本部的軍官們在最高軍事機關的辦公室中展開那大幅的地圖，地圖上面浮現着他們以前的小心翼翼地畫上去的許多祕密符號，他們的同伴，在彼得堡，在倫敦，在柏林也和他們一樣，正在展開那類似的地圖，所有這些軍人的頭腦中間只有一個問題在絞他們的腦漿：「要是這一個和平的局面不能維持下去，要是目前的政局展開了新的局面，

如果火花爆躍起來了，燃着了，巨大的火燄沖上天空，再若是和平而緊張的大陸上面的各個國家互相衝突起來，各國的軍隊出發作戰起來，那末是一個甚麼樣的局面呢？」

「我們事前準備了，那末又怎樣呢？我們最要緊的還是去探聽敵人對於戰爭的準備到了如何程度，他們的軍人的工作着重在那一方面，我們去探聽那一旦可以武裝起來成爲我們敵人的各個國家的軍事祕密。」

在柏林是這樣。

在倫敦是這樣。

在彼得堡是這樣。

在巴黎是這樣。

一九一三年五月間，有一名年輕的參謀本部的軍官，穿了軍服，在柏林菩提樹街上走。兩個比較年老些的同事也穿着參謀本部官佐所穿的有紅沿的褲脚的制服，走他身旁經過，和顏悅色地

向他招呼，并且吼

「我們祝賀您！」

這位受人祝賀的年輕的上尉是參謀本部的上尉，姓尼古拉，因為他才被委充德國參謀本部情報處處長，所以人家向他道賀。上尉尼古拉接任之後，即刻就組織了一個小小的情報機關，這便是他責任範圍以內的積極的一部分，也即是承辦真正的間諜工作的部分。他有一名軍官襄助他工作，他每年所得的辦公費為四十五萬馬克，這是包括一切間諜工作的經費了。德國的間諜本來就完全沒有系統，全部只有幾個不相聞問的人員，這中間有許多冒險精神的男子和一名冷酷堅毅的婦女，這些人，就呆板地來往於歐洲各國，在各地寄居着，從事探聽各國的軍事秘密。然而這幾處少數的間諜機關非常可靠，事前訓練得也很充分，他們都是有目的的被派去從事探聽最要緊的材料。因為法國對於本國軍事範圍以內的各種事務對外素來防制得非常嚴密，各方面都特別周密，因而這些間諜的任務特別難於負擔。法國防制洩漏軍事秘密的程度，如果有人要去刺探它的話，那末必須不動聲色（原文：明明是強暴而表面上却沒有強暴的行跡，）要用一種詭計，用機

警靈敏的手腕才能達到目的。俄國的情形就不同，在這兒可以用金錢來收買高級軍官充德國間諜，他可以借手於交通者而以重要消息送到柏林去。有的德國間諜在邊境上面可以在便衣人中間找得到聽消息的人，而且也可以找得到把送上去的金錢塞到衣袋中去的手。但是俄國的難關却是在另一方面，在一個廣大無垠的國境裏面，它的軍隊由一個防區調到另一個防區，軍事技術方面的情形又絕對不能一致，因而只能作局部的定論，至於要佈置一個間諜網，因為以年費四十五萬馬克的一部分去實現這樣的組織是不可能的，因此經濟問題是唯一的問題。德國在法、俄兩國的情報工作，平常只限於探聽大體上的消息，即和對德國軍事行動有關係的方面的工作。至於到英國去的間諜是不時單獨派去的。戰前一年，當英國對歐洲各國的政治態度不甚明顯的時間，那末還有少數由德國間諜機關派去的人在那兒。每個間諜和德國參謀本部情報處長的交通是由交通人員聯絡的，至於現任軍官和一個就其工作而言，在德國軍官中間算起來，可以說是十分奇突和完全不合常理，而且沾了一身野屍臭的間諜相值的事情是很少的。德國參謀本部對於戰事已經在作萬一的準備了，然而對於在這萬一的機會之下的最重要一部分，即間諜的組織却毫

無成績，後來升爲上校，當時還是上尉的那位負責間諜工作全部責任的尼古拉上尉也無法可以叫軍官們的頭腦轉換過來。他苦心孤詣，惟力是視，他除了把訓練有素的少數間諜力量充分利用和儘可能的加以訓練而外，別無他法。

德國的情形如此。法國却不然。

德國參謀本部於一八九四年早就知道法國間諜機關已經收買了大批德國軍人和軍佐。如果到今年爲止，有人把在德國的法國間諜工作範圍造成一種錯誤的印象，那末法國司法委員湯姆潑司的案件是說明這兒的人是迷於根本錯誤當中了。湯姆潑司出身閔行，他的父親就在這兒以Bordeaux和Burgunder兩種酒爲其主要業務。一八七〇——七一年的戰爭以後，父子二人都依然保持着他們的法國國籍，受了法國參謀本部的委托而搬到巴威去住，而且獲得了够開酒店用的金錢。他的兒子因爲要買酒和結算帳目，所以時常來往於閔行巴黎間，並未受人注目。他直到被覺以後才供出法國參謀本部先在巴黎把他訓練了一番，再叫他去探聽消息，並且國際臥車公司因爲受了參謀本部的托咐，委這位年輕人充任車上的監查員。他就在這一家的車上不斷

地走遍德國全境，然而湯姆潑司同時也列名於法國警察名簿而擔任防禦間諜的專門委員，這便是他以後犧牲的原因。然而他所幹的事情，實際和防衛絲毫沒有關係。這一件間諜案子的範圍之廣大和內容之瑣碎複雜已經幾乎令人不能想像的了。這位溫雅的男子有大批女朋友在閱行，這些人都以巨額金錢來養着的，她們也事事都依從他。這些姑娘，年輕跳舞女子，歌女和女伶，她們的技藝的才能平常，而談愛情的才能却是比人豐富些，他把她們送到德國全國各地去，自己又帶了半打到柏林去。這些每月都可以向湯姆潑司取厚俸的姑娘們的任務就是設法親近年輕軍官，尤其注意於負有技術責任的軍隊的軍官，務必在他們身上盡量探聽消息。柏林方面有兩個女子實踐了這種任務，她們和兩名年輕的砲兵軍官勾得很緊。在這兩個人身上特別用了許多工夫。這兩個姑娘引誘兩名中尉去揮霍金錢，而且揮霍的數目一定比他們所入的要大。她們帶這兩個人到賭場中去，到了兩名中尉的經濟窘到不可收拾，除了以被人發覺以後是極不名譽的方法來羅致以外，別無他法的時候，即有一個鬼頭鬼腦神妙莫測，而且他的姓名從來不見經傳的人出現在他們旁邊了，告訴他們只要他們能夠洩漏砲兵學校和工業學校的重要文件，他即可以供以巨額

金錢。兩個軍官接受了這種委托，他們的勾當做到凡是到他們手下的文件一概剽竊，他們並且把德國最祕密的和最新式的戰鬪用的機器一律照相出賣。這一件案子破獲的結果，就是告訴了德國情報事情的中心所在，此刻大家想保持靜默的態度，熱誠地工作去搜索法國的祕密工，作然而凡是人所確定的，便是可怕的。事實的表明，知道法國情報工作不是像湯姆遜司案件一樣，始終在巴黎着手，他們的最大的辦公室，固定的和嚴密的組織隱藏在戰爭時守中立的國家的國境內。上梭帕爾駭脫帶了九十名職員住在瑞士，在日內瓦。辦公室全部，對外是一個營業公司，職員們來往於德國境內，然而始終在從事間諜工作。這一家公司在巴塞爾設了一家分公司，它的任務專門去探訪巴威軍隊的消息。荷蘭也有許多地方設有這種機關，這兒的機關都半是規模較小的公司，這兒的人員數目比為法國在德國各地充間諜的人數要少些。然而我們一直到戰事結束以後十多年的今日才知道法國情報工作遠在戰前早已根深蒂固地深入德國內地，而且不像和它相反的德國一樣，零碎的，一地一地派靈敏的間諜去探訪，而是在我們國內各大城市中僱以間諜為終身職業的固定人員在那兒服務的。這些人員的工作方法幾乎始終只有一種，而且始終用年輕婦女，

去見卡爾！

使她們去親近年輕德國軍官，可惜她們只有一部分的成效。那時候有一名礮兵中尉赫兒母脫·魏塞爾，他的出身地爲衛斯脫法倫的明登，有一個在古倫的法國間諜送了一名年輕法國女子給他，而且是一名因爲三腳案子而著名的女間諜「E.W.小姐」，她的姓名據現在人所知道的是馬替爾台·包哀姆來爾，實際上她是出身於柏林夏洛頓堡，他通過這一個女子也去幹了間諜的勾當。魏塞爾於他的罪案被人發覺以後逃走到外國，又被驅逐出境，先在湯輪發生巨案，繼後在柏林。他在這些地方都曾經被判監禁。他此後便完全墮落了，他和那勾引他入下流的女子結婚，和她遷到尼蔡去。他在這兒依然爲法國幹舊日的勾當，他的美麗的女人在尼蔡和德國軍官厮混，勾引他們到蒙得卡洛去賭錢，這軍官當然賭輸了，於是有一個不相識的人在這時候來充患難中的救星，他以可靠的方法入手，要這次把戲的就是那被逐的軍官魏塞爾，他以巨額金錢爲引誘洩漏軍事秘密唯一之餌。凡是戰前法國在德國所幹的間諜案中間獲得成效的許多案件多至不可勝計。知道的數目只有那些爲間諜而被捕，並且送到德國法庭上去的案件。一九一三年這一年卽有三四六人因爲洩漏德國機密而被捕。他們幾乎全數是爲法國服務的，這些間諜的機警靈敏，可以用這

許多案件中間只有二十一件獲得判罪的證據這一點來證明。爲法國服大宗勞役的德國兵，尤以越過德國邊境逃往法國的士兵，或者是那些以從前德國軍人的身分來到外國軍隊中找出路的兵士爲多。法國軍隊中間原來就有受有委令的專門打聽這樣的人的軍官。法國在德國的全部情報工作成績燦然，它的實行人員是那些連警察部長福駭都要對他們獎勵有加的人們，福駭自己雖然是幾百年前的人物，然而他的地位至今還是一個對於間諜和祕密警察認識最真切的人。

巴黎這樣服務，倫敦也差不多如此辦理。

*W.M.*

英國在德國的間諜的主要機關一樣設在中立國內，在比利時。英國參謀本部派艦長瓦爾司。司打夫辦理間諜事務，他的辦公處設在不列塞耳加爾駭爾村路七號。一批英國軍官，尤以工程師和砲兵專家爲多，常常被派到他那兒去。這一處英國間諜機關和阿姆斯特丹的法國間諜機關密切聯絡，英國人在那邊也有由不列塞耳分過去的分機關。他們在英國實際的意義方面說，是承接老早就準備好了的間諜工作，像這種間諜工作在戰前間諜史上且尙未曾有過先例。他們按設機關於萊茵河沿岸諸城，自荷蘭直達瑞士，而設置在德國沿阿姆斯特丹，哈臘維亞，希那哀特米來，

脫龍一帶的各城市中，他們由這幾條路線向各城放傳信鴿，他們用這種方法，平時和嚴重時期中一樣，可以獲得消息。一九一四年初，他們又着手改良這種設備，使成爲簡單而有效的系統。依他們的觀察，傳信鴿飛行路線不是沿萊茵河流即沿自阿姆斯特丹到脫龍的大鐵路。他們於是製就了小照相機，這些照相機非常輕小，把它結在傳信鴿身體下面。這些照相機上附有鐘表用的機件，這種機件，依了一定時間把相片放開來，而且因爲同時放出去的傳信鴿總有一批，因此可以把各個照相機的機件的時間撥成各個不同的時間，由此可以獲得聯接得相當密切的各地的照相。這些照片當然非常之小，然而能任意把它放大起來。這些圖影對和平時代是毫無用處的。然而到了作戰的時候要運送軍隊和移動隊伍的時候，那末這種照相的用處就非常之大和非常有價值的了。英國在德國常期駐搭的間諜機關不似法國之多。只要可能，他們工作得他們的同伴法國人還要殘忍得多。有時他們也同樣的打算向德國的海軍軍官進攻，這種行爲就和亞爾薩斯·洛林邊防軍官加於法國的行動一樣。但是英國情報處的最大規模的行動是威廉港事件。當然，是在德國沿岸間諜的事權範圍以內的事，完成這回事的時候，威廉港內經年設了一處辦公室，這辦公室設在

一座別莊裏面，這座別莊有一條地道來掩護意外的侵襲的。他們在進行這回事的時期中，向兩位威廉港的守衛警和一名管信號的人行賄，結果，致使德國官廳幾乎把威廉港全部武裝人員一齊調開。在德國服務的最著名的間諜是一名在役英國軍官，他便是以後的少將巴登寶威爾爵士，是週遊德國全境的專走僻道的首創者。這位少將，他的地位至今還算是一般的間諜的能手，他的最要緊的工作是在戰前把報告送到倫敦的長官那兒去，這些報告他以後又自己又公布了出來，看過了這些報告以後，很能使人認為他的樣子，與其說是一個嚴正的士兵，不如說他是一個叫販的人。中間有一則報告，因為內容奇妙，所以把它錄在這兒。

他說：德國人在法國也和比利時一樣，凡是到了嚴重狀態之下有發生戰事的可能的地方都仔細偵查。一經發見了宜於設置他們的砲位的地方，他們現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在和平狀態中著者的推測）已經在開始建築那必要的和特殊的地基預備砲位了。爲了要使人不易疑心的緣故，德人便把可以發見砲位的地帶的土地或者收買或者租過來，把這塊地方作爲蓋建貨房——或者附近城市的地方即造成一座廠屋，再在這上面加以輕便建築物。

至於在依自然的要求非測重於野戰不可的敵國境內，在幾年前即決定了以備萬一的戰爭之用的職位，這種方法，當讓這位好好爵士去專美罷。如果有人知道巴登威爾爵士所說的德國在最穩固的和平期間在法國和比利時邊境所築職位，能夠叫人家可以知道，這樣的事情，似乎也是很奇突的。

然而英國不但是在從事這樣的閱豪生的奇事方面的間諜工作，而且通常也有分外靈敏的人，他們甚至於能够在許多方面深入到德國的海戰力量方面去偵察，可以在基爾港和北海運河內部長期居住。英國海軍軍官勃冷台爾和特冰起以及一名從前曾充英國律師的司台瓦脫在戰爭爆發之前不允他們正在從事這種工作的時候被捕了。英國的間諜幾乎在每件案子中，尤其是重大案件更常常由政府予以巨額金錢，每個間諜得和法國的同伴合夥，倫敦的間諜中心機關即這樣經過不列塞爾的傳遍而不斷地獲得報告，由此正確明瞭當年德國的軍備。

這是倫敦的情形，彼得堡又不同。

俄國的真正的間諜機關設在華沙，其領導人員爲巴脫於興上將，他的間諜任務分爲兩方面，

卽德國和奧國。他的主要的着眼點是在德國邊境兵力的偵察，而且比他的英國和法國的同伴要精密得多。他盡量揮霍那政府供給他的成百萬的盧布，不擇人選地在邊境上收買那邊的居民，引誘他們去充間諜。無數時常經過邊境的小商人都在他的支配之下，他而且可以獲得駐在德國邊境上的俄國軍隊的充分保護，這些軍隊早就受了積極的間諜是他們的兵役中重要部分的宣傳了的。俄國的間諜機關成列地直入了德國邊境以內各地，這些間諜把德國軍事的消息，無分鉅細地去報告他。然而，規模果然這樣大，他們完全失去了目的了。在間諜事務當中也不用成羣間諜去偵察的方法，因為這些在俄國間諜機關中，依這樣方法去服務的人，幾乎全部都是未曾受過軍事訓練的人員，所以其結果，俄國間諜雖然所得的消息不少，然而其中大部分是沒有價值而且是錯誤的，俄國間諜直到戰事爆發以前不久才換了方法。以後不和俄國間諜一起在德國服務，而只限於去向德國軍事人員行賄，以爲達到目的捷徑。一位湯輪礮台司令部的司書，他被那位參謀本部的軍官巴脫於與在他的辦公處找着了，把湯輪礮台拍了許多照，寄到俄國人那兒去。一名勃勒斯勞礮台司令部的書記於巴脫於與和他談話過後幹同樣的勾當。這兩位下級軍官後來都被

發覺了，而且被判了長期監禁。此外，但是俄國の間諜決不能和英國同日而語，於至和法國更不能相比，他們的結果很少，而且因為結果太少，所以一九一四年臨時決定委托軍事副外交官巴塞洛夫，不必顧到他的職務地位，去擔任積極の間諜工作。巴塞洛夫起初獲得了成效。他從不忠實的下級軍官那兒收買德國東邊要塞的圖案而且收買幾乎十分完全。然而這種收買去的材料又經過一名俄國高級軍事長官而又被德國參謀本部所探得的，這位俄國軍官是德國間諜。由德國帶圖案到彼得堡去的運送人員，他在一艘德國船的甲板上面，在最後一瞬間尙被人家捕獲了，軍事副外交官迅速地行李收拾清楚，立即回國。俄國情報工作在奧國的成績要比德國好些。在德國未曾收買到居重要地位的軍官，到了奧國就辦到了。然而俄國在奧國之所以能夠獲得成效，却也另有原因。俄奧兩國在歐洲的政治關係却也比俄德的政治關係要複雜些。俄國の間諜神祕地，一個一個不相聯絡的，都負有重要軍事使命去旅行奧國，奧國的邊境上就不像德國一樣，派許多間諜來往跑竄。在奧國專門收買能夠供給特殊消息的個人。

用成羣の間諜所招的結果和各國分別地，派單人間諜所獲得之良好經驗的比較當中有一

個主要原因，這個主要原因完全是心理的造因。例如在戰爭中，又如在和平形式之下，人類相互間在各方面的爭執，國與國間的經濟戰爭，各商號的，某一種大企業和個人間的經濟戰爭，組織從無一次能獲勝利，獲勝利者是勇敢的，用其新意識來找出路的個人。大隊間諜的工作方法和盤問越境人民的工作方法，這些事情除了軍事技術的要素以外，沒有其餘可以說的了，這些事情都有它們的一定法則和境界。這些事情猶之一定的科學的詳細的內容一樣，對於門外漢都是沒有趣味的。間諜引起各人興趣的地方，間諜至今還是，而且合理地以藝術的色彩來表揚出來的，這都是間諜，男子們和婦女到外面去探訪外國祕密的各個人的命運。這兒就是敘述這些個人命運。

## 警察充間諜

如果那在戰前只因為有威廉軍港之存在而存在的城市伏在傾盆大雨之中，那末威廉港城市的微弱的刺激尙能引起深深的感觸，每到夜間，燈光不十分明亮的街上行人幾至絕跡之時，當幾個水手最着急地找他們歸營去的道路，和大雨落得不停的時候，這種時候，就沒有人能够想得到那一個人在威廉港度他的較長時期的生活。一九一〇年一天大雨的夜裏，有一個人站在街市盡處一個花園的欄杆前面這樣想，花園裏面有一座房子矗立在花木中間。這座花園的住宅四週是長遠的田地和花園，房子孤單寂寞地站着，它的鄰屋是一所比較大的別墅，相距約有二百公尺，也在一所大花園中間。站在花園住宅面前的男子，他自幾星期來早已偵察過了，知道這一座花園住宅裏面定住有許多。有男有女，他們的衣履非常整潔，而且戴有珍貴的戒指，這是使偵查的人特別注意的一點，簡言之，這些人都是十分可疑的。這一天夜間，但是他們不在這座花園住宅裏

面。躺在可以掩護人體的地方的男子，暗中察看有三男子和一個女子，裹着寬大的雨衣離開房子，他經過整天觀察後，斷定這屋子裏面除了三個男子和一個女子以外，暫時沒有別人住在裏面了。

這個男子就從一條被來自很遠的地方的燈光隱約地照亮了的街道的一處黑暗地方走近花園欄杆。一聲短促而堅硬的金屬馳展聲音，他用鐵絲剪子把欄杆上的鐵絲剪斷了。一回敏捷的動作，一跳，站在雨水泥濘的花園土地上了，這就是這座小房子的所在地。他於是徒步前進，儘可能的，在草原上向屋子前進，屋子黯黑，被雨水淋得全部透濕地站在他面前。全部窗戶都是關着的。只有後面屋頂中有一扇小窗開着，一座小板屋站在和窗子同一面的後面，板屋靠牆，高高地矗立着。男子走近板屋。他把雨衣的皮帶緊緊地纏在肚子上，走近水落管子，一手抓住果子棚的鉤子，於是在輕輕地顫動之後，就站到板屋的屋頂上去了。開着的窗子大約在他頭上相距三公尺之地，他沿牆壁摸索，用手來找固着點，走上一個棚架，忽然就蕩進那開着的窗子而到房子中去了。

四周黑暗。他覺到自己站在地氈上面。他伸手入袋，拿出手電燈來，然而當手電燈發光和燈光射到門上的時候，他頭上着了一下，就在那兒昏迷不省人事了。

房屋，花園和街道此刻都站在萬籟無聲的寂寞當中。只有穿過許多花園和經過那寂寞的別墅前面的街道的起頭處可以聽到堅實的步伐聲。一個警察，他的領頭是立起了的，兩手伸在衣袋中，緩步走過街道，雨水由他的鋼盔上面沿下來。

當那穿過窗口走進花園住宅裏去的人醒來時，已經睡在一間臥室的地板上了。他張開眼睛看時，看到一名身體壯健的婦女在他對面，她坐在他面前的一張椅子上，在吸香烟，他當時睡在這女人的臥室中。當他想起來的時候，方才發覺當他昏迷的時候，她的手腳早被人用繩子捆起來了，他驚懼地看着那女人，他覺得那女人當他失了知覺睡在地上的時候，已經把他的皮夾從衣袋中取去了。而且正在翻看，這時候驚懼一變而為惶恐了。當女子見到被捕者醒來時，她就說話了。

「辯勞烏司先生，我在您的皮袋裏所見到的照相很相像，然而我說警察服裝對您比您穿那件已經脫下而裹在肚子上的雨衣更為合體，辯勞烏司先生。您必須還要好好學習。我整天的在看着您在這座小屋的四週往來上下，而且看到您掩進花園來。您爬牆上來的時候，我站在窗子旁邊，您爬進窗子時，我把您打倒，使您再昏，把您丟到窗口外面去，讓您頸斷腿折，這在我也不算費事。如果

您不告訴我那一個指使您來到這兒的話，那末我一定這樣幹。我在您的紙張上看到您是威廉港警察局的守衛警察，辯勞烏司先生，我從來未曾聽到過威廉港警察慣於偷進他人住屋屋頂窗子的。好了，誰叫您來的，您到這屋子裏來幹什麼？」

「並無人派我來，」那男子這樣說，他的臉上顯出要把戲失敗的神氣。「因為我在急難當中，所以祇想到您這兒來偷東西。如果您告發我，那末我就完了，您放我走，我從此當做好人了。」

女人大笑。她以她的紙煙灰劃在男子臉上，說道：

「好，我可以這樣相信您嗎？您碰巧就選了這座屋子，是不是？您是一個極尋常的偷兒，並無其他嗎？您原意以最莊重的態度來向我說嗎？」

囚徒不懂女人的意思，經過了一小時的審問，（在這中間，而且警察的縛也解了，女人又遞了一張椅子給他，）女人才得了確實證據，證明辯勞烏司是一名官員，而且走了歪路的，確是不過想掩進屋子來偷金錢或者值錢的東西。

她獲得確據以後，想了一回。同時房子下面的門開了，像是其餘同居人員回來了，她到底允許

了男子的可憐的請求，於是偷兒即循故道出屋回去。

他慌忙凌亂地跑過花園，跳過籬笆，沿街急步奔跑。他沒有看到有兩個男子由屋子的前門跑到街上沿圍牆和花園敏捷而迅速地不歇的跟着他。璠勞烏司奔了一長段路以後，他忽然脫力似的站住了，把身體靠在樹上。兩個跟着他的祕密的人中間有一個到這時候和他相隔似乎只有二十公尺了，這時候街道的另一端有步履的聲音傳來，又有一名警官全身制服沿路緩步而來，璠勞烏司抬起頭來。當警官走到街燈的燈光下面時，璠勞烏司忽然口中吹出特別的聲音來。警官加緊步子走到他面前。這時候那個緊追偷兒的人毫無聲息地跳過街溝。他像閃電一樣迅速，而且聲息全無，爬過木柵，小心地跑前幾公尺，於是蹕在木柵後面，貼近璠勞烏司所靠的樹幹。警察走近璠勞烏司。那竊聽的人偷聽着下面的談話。

警察：『你怎樣了？』——璠勞烏司：『不要問我。我爬進窗子的時候，一個婦人把我打昏了。我全部腦殼至今還在脹痛，她把我的紙張一起拿出衣袋去，她知道我是誰。』警察：『老天啊，她會告發你嗎？』——璠勞烏司：『我相信不會，然而最重要的還是我們明天清早怎樣去弄錢的問題，你

知道明天早上是檢查庫 (Revierkassse) 點查的時候。」

竊聽的人從這篇和下列的談話中知道這兩個談話的，警察辯勞烏司和燕尼開都是威廉港的警察，而且都因為以不忠實的方法偷了他們自己監守的庫內的所藏的鉅額金錢而惶急。他又聽到他們說兩個人怎樣去掩竊人家，掩竊的時候都是兩個一起去的，他聽到他們說辯勞烏司在那夜裏到附近一家做官人家中去偷東西的計劃，燕尼開穿了全副武裝正好去作最縝密沒有的刺探工作。

這一天夜間的竊案是辯勞烏司和燕尼開兩個人去幹的。兩個人都得了好幾百馬克，然而當他們在偷金錢的時候，有兩個人在偵察他們，這就是靈敏而秘密地跟在他們後面的兩個人。

大概相隔一星期過後，一天星期六晚上，兩個警察，辯勞烏司和燕尼開，全身制服走過那孤寂的花園住宅所在的街上。他們是雙崗出巡，因為這是每星期中常有水手酗酒之後企圖「擾亂治安」的晚上，所以警察廳規定雙崗出巡，他們自街道起點起，一直巡邏到街道迄處為止，在他們回來的途中，辯勞烏司受挫的那座花園住宅中忽然出來一個身軀高大，肩胛寬厚的男子向他們倆

迎面走來。他候兩個警察走近他身旁的時候，就向他們搭話：

「先生們，如果兩位能够和我一起到屋子裏去一次，那就好了。」

警察燕尼開，喬勞烏司曾經把掩進別墅去偷東西失敗的經過告訴過他的，他當時就覺得不安，然而他想要在提高了的警察說話的語聲中掩飾他狼狽的情緒。

「到那兒去幹什麼？您有關於公務方面的消息要報告嗎？」

大漢子放聲笑道：

「不差。我很願意把一件非常確實而絲毫不容疑議的官員住宅的竊案的主犯姓名住址一起告訴您們。這件事情在我看來覺得很有趣味，在報紙也會載過這樣的消息。」

喬勞烏司臉色蒼白。燕尼開但是始終還在希望那件案子能够安全到底，他還是以警察的態度來對付，他在武裝制服的鈕扣中間抽了一本記事本子出來，手上拿了鉛筆說道：

「如果您知道犯人的話，那末您分應報告好了，您把姓名說出來吧。」

那個不相識的人到那時候態度很莊重，他以很銳利的眼光對燕尼開瞪了一回，然後說道：

「請您下來吧！動手掩竊的人：威廉港警察、勞烏司和他的同伴燕尼開。」

這兩位公務人員沉默不語：燕尼開的手臂帶着記事冊望下沉了。不相識的人那時又說道：

「然而如果您們覺得這件案子困難的話，我們還可以談一下那件案子的經過。請一起到屋子裏面來。」

他走在前，穿過花園，兩個警察臣服地跟他走進一間在樓下的，寬大而佈置很精雅的住房。

這間房子裏面有一個婦人坐着。她在看書，輕輕的點了點頭。警察、勞烏司在他第一次走進這座屋子的那晚上早就認識她了。

在街上和他們倆說的人把椅子遞給他們，他用曲管替他們酌上啤酒，送雪茄烟給他們，直等到兩個興奮達於極點的公務員把煙捲燃着了以後，他才開口道：

「我願意先把我的姓名告訴你們。我是工程師彼得生，那位女士是我的姊姊。您們在警察廳的戶籍簿上面找不到我們的姓名，我們的護照上面說明我們是經過德國。爲了您們如果以後去翻閱的時候不致於驚詫起見，所以我告訴您們。我們無論如何在兩星期之內要走了。勞烏司先

生，我的姊姊向我說過，您曾經想在我們這兒偷過東西，我暗中追隨着您，您們在街上遇見之後所說的話我都聽到了。我由您們的談話中知道您們在前星期中要同幹的那件竊案。我這些見聞即够送您們去坐一時期監牢的了。」

警察荷勞烏司坐在他的椅子裏已經失了勁了。他把手放在眼睛前面，像是失望了。

然而警察燕尼開當彼得生先生的話剛說完的時候跳起身來，他滿面通紅，他起身來時，身體有些搖擺，立定以後吼道：

「您怎麼能够這樣說，我和荷勞烏司所幹的竊案毫無關係，因為我們在偵緝犯人，所以我們在街上談過那件竊案！您把所有的話都誤會了！您在說甚麼？我們曾經掩到那個官吏的家中去嗎？先生，這是重大的侮辱公務人員罪呀！」

彼得生站在他身邊，他把手放在那個警長肩頭上，說道：

「好了，您如果高興，那我就去打電話找司法警察來。但我告訴您，」他說到這兒把聲音放低了，而且說話的聲音輕得幾乎不能辨，「而且我可以用這張相片去說明案情。」

他從衣袋中取出一張相片來，遞給燕尼開看，燕尼開却不能自主地用手去搶那張相片那是一張夜景。相片上面照的是一個院子，這便是那官吏住宅所在地，也即是竊案發生之地。人影清楚地表現辯勞烏司穿着便服，警察燕尼開則全身制服。辯勞烏司走一個窗戶上爬出來，燕尼開扶他從上面下來。月光照在兩個人身上，這一夜裏，月光只有幾回走雲堆後面探出臉兒來以外，全夜下雨。

「這照相機好嗎？」彼得生向他耳語道。警察燕尼開把照相丟在地上，他自己也倒在一張椅子上，面色蒼白，直瞪着那個人，那個人却滿面笑容地站在他面前。

這兩名警察官直到第二天早上才離這花園住宅。他們得到他們的罪案不致舉發的約言，每人的衣袋裏面裝了五千馬克，兩個人接受了一種委托，關於這種委托的最後結果和危險，由他們備自己負責。——第二天，是星期，燕尼開用小汽艇到巡洋艦 *Von der Tann* 上去，那是他的歡喜的紀念日，他到艦上去接那在艦上服務的信號上士愛來爾司，預備和他一同到那一家旅館中去消磨那一晚的時間。那個信號上士和警察相識已經四年了，因為愛來爾司和燕尼開的姨妹訂了

婚，所以算是親戚。愛來爾司之所以未曾和他的未婚妻結婚原因爲沒有錢。尼燕開在未曾到 Von der Tann 上面去的時候，先去訪了他的姨妹，而且和她商議了很久。晚上，三個人到了一所城市中。他們倆於燕尼開告訴他們已經買了上音樂跳舞會的入門券以後，大吃一驚，至於後來燕尼開在得到介紹過後，請他倆上一家以前只聽人說過，以華貴著聞的菜館去的時候，他們更覺得手足失措了。燕尼開在這兒定了菜和酒，而警察勞烏司也突然來到了，他穿了最上等的便服，也加入宴會。燕尼開即刻開始談到他的姨妹願意在短時期中結婚的話，過了一點鐘的時間，第一瓶葡萄酒瓶栓開去，四個人的酒杯裏都酌了酒以後，他送了一張一千馬克的票子給他的朋友信號上士，說明這是結婚的基本費用，這樣，婚事便可以立刻決定下來了。信號上士當然也知道他，知道警察燕尼開是光棍，他眼睛睜圓了，這回事簡直莫明其妙。然而酒已經奏了很大的功效了，他已經不能向正確的結論方面去推想，他取了票子，又繼續飲酒。他自這一天起，公畢之後，幾乎每天都由燕尼開來接下船去。他們倆時常一回上這裏，一回又上那兒的酒館和上遊戲場所去，警察勞烏司總是相隨着的。信號上士初時即想裂腦子也猜不出他們這樣多錢是那兒來的，他用那一千馬克的

票子來買嫁具，未婚妻去佈置住屋，辦了成千件的日用品，所有帳目一律向她未婚夫那兒送，讓他所付的錢額超出一千馬克以上；信號上士忽然到了負了三千馬克債的日子了。過了幾天，又是酒醉的時間了，他向兩位朋友齋勞烏司和燕尼開「直認」負債情形。早上，他站在一只船的船頂上面，他還未曾吃過東西，然而已經在工作了，於是又覺得一切都像雲幻荒誕的夢境。他從那兒去設法金錢來償那未婚妻所造成的債務呢？他們完全不能明瞭爲甚麼他的未婚妻以前是一個很有經驗和很和順的姑娘，忽然會去買了那些他始終無力交付貨價的華貴物品。然而一到晚上，只要燕尼開和齋勞烏司幾乎是強拉他去走酒菜館，酒把他的腦子迷霧的時候，他於是便覺得一切都按排得十分有次序了。至於燕尼開和齋勞烏司怎麼會有錢來使他們過遊蕩生活的問題，他所獲得的答案，老是燕尼開有遺產，他將來所得的錢比現在化的還要多。

那天晚上，他失望地把他負債的事情，告訴他們倆而且說明他不知怎樣辦法的時候，燕尼開即刻就爲他計議。他而且給他出了比切實的計劃更具體的計劃，他答應在他自己的遺產項下撥款爲他償債。然而他始終未曾以現款交付這筆款子，然而另外有一個人，他和付遺產的事情有

一些關係，這個人大概可以先把這一筆款付去。第二天事情又可以完全辦妥了。信號上士這一天晚上很快活，而且比往天更醉了，在甲板上搖擺。

至於站在那條孤寂的街上的小小的花園住宅，在這一星期中所有的唯一的變化是都半在清早，日夜交替的時候，兩個警察禱勞烏司和燕開尼有規則似的出入屋門。他們忠實地履行那爲了金錢和爲不舉發罪案而承受的職務。禱勞烏司在水廠方面找到了一個熟人他，和他出去了多回，告訴他有一個工程師請他設法搜集城內安置供給全城用水的水管的圖樣和各處抽水機器的圖樣。因爲這位工程師有一種發明，用這種新方法抽水到水管中去，比歷來所用的方法的消費要省得多，所以這原是一件很好的事體。現在因爲這位發明人要把他的理想來供獻給威廉港，因爲這樣，所以想看一下全都設計圖案以便答復市政機關的回問。水廠的人員即刻回復他辦不到。全部計劃和圖案是絕對祕密的，這對於一處軍港的城市特別重要，參觀是辦不到的。

「可惜了，」禱勞烏司想，「那個人許我以二千馬克代價來交換半小時的詳細研究。我當給你一千馬克的酬勞。」

一千馬克對於一個城市水廠的普通職員是一筆旺財了。半小時原是短短的時間，這樣的時間裏面也不會發生甚麼事故的。這位水廠職員在晚上把計劃和圖案取出辦公室的，日子立刻就到了，他挾在上衣裏面走到警察辯勞烏司那兒去，辯勞烏司在街上候他。警察和他同路走到一條僻靜的街上的花園住宅中去，他過了十分鐘就回來向他說：

「東西在這兒，這是一千馬克票子。工程師拿了計劃也沒有用，他已經把專利權賣到其他方面去了，然而錢依然付出來。那是一個正經人。」水廠職員把錢收到衣袋中去，挾了名貴的計劃和圖案跑回來，向守門人說他忘了東西在裏面，他自己相信所有東西都沒有遺漏出去，因此就把圖案一起鎖在箱櫃裏面了。

警察辯勞烏司第二天請了假。他向同伴們告別，並且說明去參加他的一個嫁在漢堡的姊妹那兒的祝賀禮。他向漢堡進發，穿了一件買了多年的毛布大衣，穿了一身邊上發光的衣服，製的很講究的厚羊毛襪子。警察辯勞烏司雖是已婚男子，夫婦關係最近不好，雖然未曾離婚，但是老婆在她母家。辯勞烏司到了漢堡，他即刻在從總車站趕到這座大城市各處街上去的人叢中隱掉了。

晚上有一位紳士身上穿得非常整潔，而且有些耀眼的衣服，隨身帶有兩只光芒燦爛的手提箱，在火車站的旅行部定了一張到巴黎去的頭等臥車票。這位紳士是威廉港警察勞勞烏司，他到這座城市裏來，除了澈底享樂而外別無目的。蒙得馬爾脫的酒杯間和跳舞場在這幾天裏面找到了一名客人，這個客人揮霍金錢，侍役們和年輕的姑娘們非當他是一個拐帶金錢的德國產業管理人，即以爲他是拐錢逃跑到蒙得馬爾脫來的守門人。然而在德國人那兒迅速而且雅緻地化錢是照習慣不加阻止的。加以還有出身馬賽的，二十二歲的衣福乃也在幫他們化，她和這個生活慌的男子纏得最熱烈。

但是警察燕尼開坐在威廉港，等他的假期到來。然而他的委托人要求他先完成信號上士愛來爾司這件案子。於是燕尼開繼續幹他的勾當，一天他又送了三千馬克給愛來爾司叫他去償債，錢是由那個「和遺產有關係的人」去付的，他只要他出一張收條，這是信號上士橫寫在一張長紙條上面的一張字據，簽的名因愛來爾司酒後握筆，所以有些抖。

事情從此以後就很快的進行。愛來爾司住宅也佈置好了，婚期大約定在兩個月以後。信號上

士只要上岸來的時候，他便住在他的金碧輝煌的新居中了，這座宮殿的門上有一天有人來叩門，他以一張三千馬克的支票來退票，而且很客氣地要求他付三千馬克，因為他照帳還欠他這筆錢。信號上士覺得這是突然掉下來的事情，當他聽到「支票」這一種名稱，才想到那警號所報的是什麼警報了。他還聽到那位來退票的人簡單地然後含有教訓的意思的演說，他由這一段演說中知道他的嶄新的，為親戚鄉里所嫉妬的新木器即刻可以由司法警察來取去的。

「您沒有想到您怎樣可以付這一筆錢嗎？」

「沒有。」水兵而且十分確信地說。那個手上拿有支票的人，是一個肩膀寬大，衣服整齊的人，他聳起眉毛。

他說：「但是一切事情都完了，您犯了空頭支票的詐騙罪，這種罪行該判監禁。」

水兵嚇得連魂都嚇掉了。他的常識不夠了解這種證明的無聊，他只聽到「支票」和「詐騙」這就是說到他的事件時所用的話了，他有一種感覺這位來者大概一定是有道理的。那種和全部富麗堂皇和歡喜快活有些不能調和的黑暗的感覺，他雖然這麼多回想設法用酒精來致它的死

命，可是它就始終離不了他。

來者坐在一張椅子上，敘述他這張支票是從一個交情很淺的財產管理人那兒收來的，至於所以敢收它的原因，因為警察拜勞烏司有一次偶爾說過信號上士愛來爾司是一個正經人，他和警察拜勞烏司相熟，而且估料他是一個非常可靠的人。至於目前事情是如此，因為他是有財產的人，不在乎這三千馬克。然而結果他自己却也必須竭力設法去找錢。然而他自己完全忘記了介紹他自己是工程師彼得生，這位工程師是走威廉港路過而暫時停留下來的。

「是，」他又繼續說道：「這都無濟於事！您大概可以准我來看一看您的住屋的佈置是不是值這樣多錢。您知道的，用過的東西賣不了錢，然而我並不怕，因為我在的餉項下面還可以去抵扣一筆款子。」

當信號上士陪了工程師彼得生走遍住宅的時候，他面色蒼白，神氣沮喪，他想他實在不忍看到住宅被承發吏來收拾，也不忍知道他的餉項被人家抵扣的事。他又想到如果他把這回事情非說給他的親戚，他的未婚妻和未婚妻的父母聽不可的時候的可恥。這時候工程師彼得生站在窗

口，下颺街市。愛來爾司在冥想，工程師突然說道：「啊，請您打開窗子，警察辯勞烏司在這下面走過，他該上來一次。」

機會造成的，警察正在這時候也向上面窗子看，他全身制服，像是值班巡查。工程師探頭窗外去招呼，辯勞烏司從街的對面過來，一回兒他就站在不幸的信號上土的住屋中了。

工程師說：「但是，辯勞烏司先生，您對我玩了一回很蹊巧的故事了。您是曾經向我說過愛來爾司先生是一個正經人，現在他在這兒，却沒有力量把支票付現。」

辯勞烏司，他是一個電報把他由巴黎找回來，回來後即刻又復了差，把殘餘的例假日期預備以後再補，他的眼光從這個人身上移到那個人那兒去。「是的，這是什麼的，工程師，」他問道：「我想燕尼開該願意在他的遺產中撥付這筆款子吧？」

「啊，你親愛的上帝呀！」工程師說：「遺產決無如遺產管理人起先所說的那樣多，燕尼開先生不能付這張支票的款子。」

工程師坐在一張椅子上。他不提那一張可怕的支票方面的事，而說旁的事情，而且一下子又

把話頭轉到齊勞烏司先生因爲怎樣替他設法水廠的計劃而得了一千馬克報酬的事。

齊勞烏司說：「工程師，您是一個這樣有錢的人呢，因爲您的別墅就在我的區內，所以我知道您的。您那一次雖然沒有用到那些計劃，然而爲了小小的人情，曾經送了我一千馬克。現在請您告訴我吧，您是不是對於愛來爾司一定要如此認真而沒有解救他的方法嗎？」

工程師說：「上帝，我也已經向這方面想過了——您知道，我想起一件事情了！愛來爾司先生您聽着，您不要這樣發呆，瞪着眼睛向外面出神！」

「好傢伙！」工程師此刻活躍起來，叫道：「人呀，我是能夠幫助您好了，您仔細聽。」

信號上士得了希望，緊張地看他的客人。工程師說他有一個朋友，他在替德國政府計劃造一艘軍艦。這是一員尋常工程師，他的主要的立腳點有兩個，一個是研究排水量，另一個是海軍的信號如何才能够更加簡單的理想。然而這個可憐蟲因爲是一個尋常工程師，而且倒霉的是他的兩方面的研究和計劃的實現只限於海軍。他，工程師相信他的朋友的理想無論如何是可以用的，壞的是他缺少比較的機會。如果他能夠有半小時的時間來看一下新式軍艦的圖樣，如大巡洋艦

Von Tann 和那祕密信號簿，那末他就可以決定他的發明是否可以獲得良好的結果了。

信號上士驚惶失措。齊勞烏司聽了這個計劃在興奮了，工程師說他可以招他的朋友即刻到威廉港來，同時帶五千馬克去，因為他深信愛來爾司先生一定能做這樣一個小小的人情的。

此刻一切事情都風馳電掣地進行。愛來爾司失望而本能地拒絕了他。支票事件提起訴訟了，承發吏來了，齊勞烏司不肯把朋友放手，信號上士始終沈醉在酒精裏，一天他帶了大巡洋艦的圖樣來了，這是他直到最後才偷到手的。他把齊勞烏司走他家中接到外面來，兩個人飛跑到在孤寂的街上的花園住宅中的工程師住宅中去，工程師取了圖樣上樓去給他哥哥看看十分鐘以後又回下樓來，圖樣中並無新材料可供哥哥參攷之處。愛來爾司手接了珍貴的圖樣以後氣咻咻地，從他們那兒獲得了撕毀三千馬克那張支票的約言，然而此刻還得把信號簿送來，他像激於暴怒一樣地挾了圖樣急急忙忙趕回甲板上依舊把它返歸原位。

燕尼開在那時候却未曾懈怠過。工程師彼得生的錢於是經過他的手再跳到另外的公務員袋裏去，那時候還有一名警察亨利希蘇爾，另外還有幾個人，他們也是有公務地位的，收過燕尼開

的一百馬克的票子，全軍港的圖樣即用這種方法到工程師彼得生手上去的，每次總是十分鐘，然而事實很明顯，這樣的時間足夠把這些紙張和以前的一樣，一律攝影留存。

到底有一天，這就是愛來爾司慄慄危懼地把最重要的祕密中的一種，即信號簿送出來的一天。過不多時，這信號簿又回到他手來了。他可以把他的木器上面的法院印章揩去了，支票也撕了，幾千馬克的票子塞進了他的錢袋，然而兵士的心理老是在驚懼之中。他在解他所有的圍的時候，操心恐懼和不安甚於以前任何時期的這些情緒。結果他的聰明到底足夠排除困難，他沈醉於酒精當中來戰勝他的忍性。

警察辯勞烏司過了這時候適逢假期的後半段了。他又穿了粗布大衣到漢堡去，又在晚上穿了華貴的衣服搭特別快車到巴黎去。又和出身馬賽的衣福乃姑娘廝混了幾天。

就在這幾天中間，德國參謀本部接到由倫敦來的一通電報，到了譯出以後，引起了最大的驚疑。德國機密的便衣間諜機關得了消息，派一名間諜到倫敦去，到他回來過後，把人都嚇呆了！電報

裏頭說，倫敦德國間諜機關見到英國人手上已經得到了德國海軍信號簿和當時速率最大和全部構造絕對秘密的巡洋艦 Von der Tann 的圖樣了。

也是在這幾天中，一名最幹練的古倫警察中是幹練的委員，以前服過兵役的軍官，現在是後備軍官追在一名國際珠寶賊後面趕到巴黎。一天早上，這位委員從他的臥車的臥房中爬出來，是到餐車去的時候，他看到一位看去覺得有些粗俗的人站在走廊上，他的手插在褲袋中，面向窗口，口中吹噓消暇。這位委員即刻就知道他幾個月以前在這一班車上也遇見過這位先生，這個穿得非常講究的人結果引起他的注意。這個旅行者決定是不倫不類的東西。他的粗手和他的寢衣不調和，坐在餐車中的舉止有些觸眼，當檢查護照的時候，委員站在這個引起他的注意的人的貼身。委員走他肩膀上偷看他的護照，知道衣履豪華的人是一名警察。因為警察尋常不會坐頭等車到巴黎去，此中必有蹊巧，於是這位委員在稅關檢查處偷偷地去報告了法國警官，他得了到手那張護照的祕密機會。他並未誤會這個人是一名警察，姓辯勞烏司，由威廉港來此。法國警察根據了德國委員的簡單的請求，即刻運用他的手腕，法國警察以為那個被委員跟查的人，也許是尋常不端

的犯人。他諉稱看出護照裏的相片和本人面目不符，緝勞烏司又取其他證據來，事實的確是如此，這坐頭等車到巴黎來的人是他，而且是一名威廉港的警察。

委員決定經過他的機關寫信到威廉港警察廳去，查明那件直到現在為止還是一件特殊的案子。他把巴黎的任務先行料理清楚，在回國的前一晚，他又和巴黎同伴去消遣一下。他在一家規模不大而比較高尚的跳舞廳裏對面看到那個使他想裂腦袋都猜不透的那一名警察。他站在一間更衣室中，和一名黑頭髮的姑娘戀戀不捨地而且很深刻地作別，他又和她約定不久可以回來。委員看到警察離開跳舞場和姑娘，回到跳舞場來的情形。於此，他向他的法國同伴請求一個小的人情。他願意和這位嬌小的，美麗的，黑髮姑娘談心，以便知道一些曲折。法國警察官願意玉成其事，三人共座，衣福乃不待要求一下，就說起那位方才和他話別的德國人，她告訴他們，他一定非常富有，這是他第二次到巴黎來，每次來都是這樣浪費金錢的。他下午在旅館裏第一次得到一通電報，他帶了這通電報就到各處跳舞場找他，美麗的衣福乃和她度最後一夜歡樂生活。「我把電報放在我的鏡子後面，今天還在那兒。」

那位姑娘走開那兩位警官的棹子的時候，委員就向法國同伴說：

『我要看那通電報。』

衣福乃回來的時候，法國警官向她說明他的身分，姑娘大吃一驚，然而後來她知道事情只在她交出塞在鏡子後面的那通電報的問題，於是也安定了。

委員第二天早上即回到古倫來了。衣福乃給他的那通電報上沒有許多話，送到住在巴黎的辯勞烏司那兒，原文：『即回，彼得生。』發自威廉港。

古倫委員於向他的主管長官報告赴巴黎旅行的結果的時候，他並未忘記附帶把坐頭等車到巴黎去的警察的事件說一下。這位古倫警察的主管人員却出於他意外的特別注意這件事，於是他就從衣袋中抽出那通從衣福乃鏡子背後取出來的電報來。他的主管人員看過這通電報以後，他莫名其妙地向委員瞪着。

『好傢伙，』他說：『您知道抓的是甚麼東西嗎？這是非常重要的東西。』

委員驚疑地對他看。他的主管長官隔棹子遞一件公文給他看，委員打開來看，這時候他才驚

駭起來了。這件公文是德國參謀本部通告各地大警察機關的偵緝文件，要各警察機關特別注意敵人的間諜和間諜的機關。裏面說的是已經確實知道間諜已經把德國海軍的重要祕密，尤其是威廉港方面的重要祕密弄到手了。如德國駐英間諜所報告的，那邊已經確悉主要間諜中間的一個人姓——彼得生，這是洩漏德國海軍祕密的人。

古倫警察局立即派委員帶了在巴黎沒收來的電報到柏林去。當他又回到古倫來時，帶了一道給古倫警察局的命令，叫古倫警察局立即用各種方法和派多數官員到威廉港，着手繼續偵查這件案子的詳情。看來主要間諜彼得生像在威廉港，荷勞烏司一定是洩漏軍事祕密的一個人。

事情從那時起一步一步清楚起來了。荷勞烏司在威廉港被人家暗中監視起來了，有人看到他和警察燕尼開，蘇爾和信號上士愛來爾司不斷的在一起。這些公務員即刻報告，說他們四個人都很有錢，他們的錢都是超過正常收入的，他們也估定信號上士的住宅的佈置總值好幾千馬克。古倫的公務員日夜暗中跟他們，於是知道兩個警察每天早晨必到那孤寂的花園住宅中去。於是古倫警察以非常敏捷的手段進行，（那時因為要保守跟查間諜的祕密，所以不能和威廉港機關

合作。)一天清早，絕早的時候，將警察燕尼開和齋勞烏司由他們的住處提出來，隔別監禁起來，信號上士愛來爾司就是巡洋艦甲板上被拘。

這位領導辦理本案的委員，他很熟悉人情。他叫那兩固被押的人絕對鎮靜起來，只提信號上士來問，並且問得特別仔細。審了一點鐘以後，愛來爾司最沒有力量了。他承認由齋勞烏司的介紹，把軍艦的圖樣和信號簿短時間的給工程師彼得生看，他招供之後完全昏厥了，他把事件的聯繫盡情告訴那個以憐憫他的眼光看他的委員，他又盡其所知的說明齋勞烏司和燕尼開的行爲，他也未曾忘却把齋勞烏司將水源和燕尼開將軍港圖樣送給這個彼得生的事情向他說明。最後他也承認他老是怕落在間諜手上，他也失悔（現在已經太遲了）於彼得生第一次上他那兒去過後未曾即把消息走漏給他的長官。

委員此刻在花園住宅旁邊密佈了許多公務員。因為看來這幾天來早就沒有人住在這座屋子中了，所以他不能即刻下手。派了一名穿有煤氣工人制服的官吏走進這座屋子中去，裏面只有一名女傭，這位穿有煤氣工人制服的官員所能得到的結果便是就一般而言，這座屋子非常可疑。

中間，偵查警察蘇爾，然而抓不到他，大概因為他已經知道辯勞烏司和燕尼開被捕的事情，因此立即逃跑了。於是工程師彼得生和他的從犯因為大概已經得到了蘇爾的報告，有不能捉拿的危險了。至於公務員中間究竟有多少人牽涉在裏面，無從知道，以後才曉得辯勞烏司和燕尼開用了工程師彼得生的錢買了許多間諜，而且人數實在可驚。

過了幾天以後，警官們還是滿佈在花園住宅的周圍暗中偵查，忽然有一輛汽車忽忽忙忙到這沉靜的街上來了。那是夜間。車停以後，燈光即刻熄掉了，一羣人，警官們看清三個男子和一個女子，他們快步走過花園到屋子中去了。委員叫隱藏着的人一起出來。二十個人，每人有手槍在手上，把屋子團團圍住，不久他去叩門。沒有人開門。在關得很審慎而周密的窗子裏面可以看到絲絲的燈光，按鈴，叩門，沒有人開門。委員於是乾脆打了地層的一扇窗子，把窗框子從鉸鍊上裂下來，帶了兩名警官跳進屋子去，接着又有幾個人進去，他們走遍屋子——委員在驚疑之下弄得莫明其妙——屋子是空的。所有的門是開着的，只有二樓有一扇是關的。這重門經不起警官們拳打肩聳。門開了以後，看到有一間屋子，像是洗照相用的。到處是紙片，有大號照相機，屋頂上面掛有強光的電

燈，依以後所得的結果，所有寫的紙張和紙片都沒有甚麼特別價值。只有一處屋角上有一束照相，這一束相片中間有一張，可以看出留有警察辯勞烏司和燕尼開掩進官吏住宅去偷東西的肖影。他竭全力來搜查這座屋子，派幾個警官到屋頂上去搜查逃失的人，自己又帶了一部分人到地下室中去。最初，這兒的搜查也毫無結果，然而後來突然有人找到一個酒窖，這兒有一具藏酒瓶的架子，這架子已經移動而離開牆壁了。地下室的牆上有一個和男子一樣高的壁洞。

警官們各人把手電燈捏亮了，走進洞去，他們經過一道像直線一樣直，向前伸展的地道，他們走過好幾百公尺的道路以後才又走到另一座屋子的地下室裏來了。在這兒向上走的時候，才看到他們在另一所別墅裏了，這一所別墅和花園住宅比鄰，然而幾年來早已空關了。

於是，事實證明，屋子雖被警察監視，而住在裏面的人（連自稱工程師的彼得生在內）確會由這條地道回到他們屋裏來過。兩個警察被捕的時候，他們的確不在威廉港；但是他們依然得到了同犯的警告，曾經回來取當時尚放在屋中的重要紙張。他們如願以償了。那名被警官認作是女傭的婦人也同他們一起逃走了。

光是停在屋子前面的汽車才被他們沒收了，然而因為這輛車屬於一家在漢堡的，和本案毫無關係的出租商行的緣故，也得交還出來。

委員到了深夜很困乏地回到旅館來。一名警官坐在大廳中，這一個警官是委員從古倫帶來而未會派去參加搜查花園住宅的。這位警官是特別派在監獄裏監視監犯的。他一見委員，即跳起身來，報告警察勞烏司大概在小二小時以前越獄逃跑了。委員臉都白了。他即刻到監獄中去，在那裏決定勞烏司確實是有許多人幫他才跑脫的。當監獄官晚上點驗監房和鎖門的時候，勞烏司用刷子的毛塞在門和鎖中間，因此門不能完全鎖上。他在夜間又把門撞開，跑過甬道，打穿了上面的窗子，由此上屋頂。他就在那兒沿避雷針走下地來，要假定監獄牆的那邊只要有人丟一架繩梯給他，那末他當然可以逃走了。同夜有眼見的證人報告，有一輛汽車候在監獄近處，站在汽車旁邊的男子的身材面貌和那個在德國的英國間諜工程師彼得生酷肖。

勞烏司不見了一個長時期，然而在英國的德國間諜到處注意，因此他們有一天可以向柏林報告，勞烏司從巴黎來到倫敦，住在一家小旅館中。

古倫委員上倫敦去，他帶了一件德國政府給英國官廳請求協拿并且引渡警察的公文。英國官廳初時拒絕，其理由爲國際公法規定間諜不得引渡。委員恭順地微笑，解釋這件案子絕不是一件間諜案，璠勞烏司在德國因爲犯了很多竊案而應該處罰。尤其是因爲有很清晰的，正在掩竊的時候被人攝下來的照相落在人家手中，所以璠勞烏司在這一方面的嫌疑很重大。

璠勞烏司被引渡了。

這一件間諜案的判決經過在各處戲院子排演，中央法院於一九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宣判警察燕尼開因犯間諜罪，監禁六年，以前的竊案合併處罰，共判九年。被告以前是後備軍的副事務長，已婚，是兩個小孩子的父親，信號上士愛來爾司的命運決於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的中央法院討論會上。中央法院此次討論會有白鬚的元老院院長門格博士出席主持。這件案子在討論期間也和辦理燕尼開的案子時一樣不准公開。愛來爾司直認不諱，被判六年監禁，逐出海軍。

至於警察璠勞烏司的案子，則裁決於一九一二年三月九日。他的案子不能依間諜罪處罰。所以奧利希地方法院以掩竊七案判處他的罪案。他被判六年監禁。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正在辦理本案的時候，發生一件突然的事件，這是表明英國在德國的間諜組織之範圍和其安全地位的。北海海軍駐在地的海軍中尉斯丹勃林克被派由威廉港帶了包括德國官廳調查威廉港間諜案的全部秘密文件到基爾海軍駐在地。在漢堡總車站上面，他的藏有無限重要的文件的公文包被竊了，偷取的方法非常巧妙，他直到隔了些時候才發覺東西被竊。海軍中尉的前功盡棄於此。二月四日柏林晨報的威廉港通信如下：

「據電訊傳來，威廉港軍事法庭對於海軍中尉斯丹勃林克因疏忽而致遺失秘密文件一案，判該中尉處一年要塞禁閉。」

接着這一件在戰前幾年中很引起注目的案子發生以後，一般人的意思大家都認為這次間諜案之所以發生，實由於官廳疏忽所造成。至於由這件主案而發生的無數的附帶的案子及其所牽涉的範圍，那末又有二月十一日柏林晨報由愛森給魯爾的通訊中證明之。通訊說：

「威廉港警察連同警官將根據此間所得通知全部調防。工業區域警察機關奉命將所有自願調到威廉港去的警官的履歷一一存記。」

### 奧匈參謀部長來特爾上校

一種柏林報紙叫做柏林午報的訪員，同時也是普拉克報紙 Bohemia 訪員，於五月二十六日投一則通訊於柏林午報，內容是敘述奧軍師部參謀長亞爾弗來特·來特爾上校用槍自殺於維也納一家旅館中。

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七日他又以電話向柏林報館作下列的報告：

參謀長充間諜？

（專電報告）

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於普拉克

關於普拉克第九軍參謀長來特爾上校星期日在維也納旅館中自殺的猜測，引起了驚人的謠言。這些傳說都異口同聲的認為自殺原因和最近發見的間諜案有連帶關係。來特爾上校出身

於寒苦家庭，然而用途很大。據說他因為那天奉到陸軍部的命令，因而在晚上自殺。來特爾上校是陸軍部下面間諜區中一個區的負責人員，因此他能够和易於使他瀆職的各方面發生關係。

這一則新聞開始即發表在柏林午報上面。奧國報紙的新聞記者雖然已經知道得很清楚，上校犯間諜的重大嫌疑，新聞記者雖然對於他猝死因的聯繫認識得清清楚楚了，然而他還是認爲先把新聞發表在柏林報紙上較爲妥當，在他以爲這樣奧國檢查機關不能將這回事情完全守秘密，而且這樣才可以使奧國無法可施。如果新聞先交到奧國報紙 *Cohemia* 去，那末這家報館大概永遠不會叫這一則新聞和世人相見，報紙立刻會被檢查去，或許因此竟會禁止出版而且沒收，這樣辦法對於出版者也有重大的物質損失。至於柏林午報則爲奧國檢查機關的權力所不可及的，新聞記者的確絲毫未曾失算，報紙出版了不久，在注意軍界事件的人中間即風傳起來了。德國參謀本部即在這一日中午尙向維也納官廳去探聽本案的消息。世界各國的新聞記者都奔向維也納有關係地方去探訪關於這一方面的比較確實的消息，奧國參謀本部的人員都到偵查機關去訪問，想在這方面至少可以得到確訊。皇帝弗冷次約瑟的耳目，在這一天的中午也還是一樣的。

爲其周圍所隔絕，到了晚上，普拉克的世界大報館聯合機關的特別情報才到維也納來。這般人都  
是甚麼也不懂得的，然而在職業方面的訓練是受得很多了，奧國官廳自己對他們上司雖還保守  
着絕對嚴格的祕密，然而報告早已成篇地出來了，把經過事實一一和盤托出地說明白了，全世界  
人類傾聽着這位來特爾上校的消息，他是奧國參謀本部的軍官，是陸軍部多年的間諜區長官，老  
早就在爲俄國間諜服務，凡是對軍事有意義的東西，他一概出賣給俄國人，也許凡是經過他手的  
德國軍隊祕密也被他出賣出去。

當世界各國的報紙都已經以大號字母在第一張上面傳播這個消息的時候，奧國報紙却因  
爲顧忌到管理分外嚴密的皇家檢查機關之故，尙未曾有把這件事實的詳情披露給讀者的可能。  
然而那靈敏聰穎的 Bohemia 記者得到了補救的方法，他在他的晚報上面顯眼的地方發表了  
這種新聞——謠言：

「我們被有力方面請求對於特別軍官當中傳說得很熱鬧的謠言加以證實，謠言的內容爲  
普拉克軍團參謀長來特爾上校，即傳聞前晚在維也納自殺之人，犯了洩漏軍事祕密之罪，並且爲

俄國充間諜。派赴普拉克的委員會是由一名上校和一名上尉所組成的，他們星期日在軍團司令官拜倫基司爾共同參加之下打開來特爾上校的公事房和抽斗，從事偵查特種罪行。

載有新聞的報紙果然不出新聞記的正確預料，因為檢查機關不知道 *Poland* 的有力方面究竟是誰，他也想不到事實上並無所謂「方面」，所以未曾沒收報館。

於是軒然大波便開始向社會方面湧進了，凡跟着發現出來的零星消息就告訴人以這是和歐洲空前的間諜案有關聯的。亞爾弗來特·來特爾出身式微之家，年輕時即投身奧國軍界。他既無優裕的家庭，又無有為的社會背景來做他進身之階，因此潛心苦攻軍事學。他因為基本智識充足之故，在人家讚揚崇敬之中很快地就列身要職了，他以上尉充任奧軍「情報」主任，即間諜科主任官。他為俄國充間諜的動機大概即成熟於此。他在他的地位上，也有防禦間諜的責任，至於就判斷間諜的法律的專門家而言，則他並無優越的鋒利見解。他的行為幾乎隨時隨地在表現一個被人控告的間諜的罪行。當然的，來特爾在他的職務上，即積極的組織中間——主要的是對俄方面的——和防禦間諜方面，必須和這種環境中的各方面的人往返。來特爾在探訪俄國間諜方面

是處置裕如的，這在俄國成爲一件不言而喻的不可掩飾的事實。自然，俄國情報處也注意儘可能的使他不致有危害，並且自然也注意到使來特爾以情報主任的身分和他們往返的人們，和俄國有關係的人，以及那些短期旅行的人以種種藉口使他們和來特爾接近。依照舊時習用的方法，有各式各種的美女子令人目眩神迷地，縱橫交錯的來往於危險的軍官中間，然而這些婦女們够奇突的，從來未曾引起過這個男子的注意。

那個致上尉來特爾於死命的俄國間諜的姓名在歷史上也和使他成功的那回事實一樣少有見到。直到如今沒有人知道他的俄國間諜看出了這位軍官的一個弱點，這是爲了要維持他的軍裝而必須最痛苦地公之於社會之前的。這位間諜說明來特爾對女子完全沒有刺激，他是呻吟痛苦於他自己的性下面。當時正在進一種鬼魅的計劃，那位奧國參謀即犧牲於這種計劃之下。現在不用婦女而用男來包圍他，他們逗遛在他的周圍。直到俄國間諜有一天到上尉來特爾的辦公室去爲止，幾個月來始終是如此。這位軍官的公事房的情形有對於來特爾奔走最熱的新聞記者哀哥·哀爾溫·幾希的記載，載於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五日新柏林報，記事如下：每個秘密探

訪的人進門的時候，都在不知不覺中留下了側面和正面的照相。牆上的兩張圖畫上面有照相機鏡頭關閉用的割線，照相機放在隔壁房子裏，將客人偷拍照相。而且也可以同樣地叫來人按手印，然而本人毫不覺察他自己按手印。軍官一面打電話，一面伸一隻手去和客人握手，或者以紙烟匣，或者以糖匣子遞給女客，這些東西的表面都塗有不容易看到鉛丹，即吸烟者必須移近身去的打火器和烟灰盤也是如此佈置的。如果客人既謝絕吸烟，又不吃糖果，那末來特爾就因事出室去。如果來客有意於間諜工作，那末他一定會取預備好了，放在桌上的公文，公文上面有：「密閱後請歸原處」等字樣。這件公文面上當然也用細粉來灑遍了的。被人認作家用藥庫的，裝在牆上的小櫃中設有放聲筒，這是隔壁房間裏面的速記者竊聽的工具，然而或者隔壁房間中裝有收音蠟片將談話一句不漏地收起來也未可知。

他的辦公室的這樣精密的裝置，却叫這位奧國軍官對那到他屋中去的間諜無法可施。上尉於開頭幾句話說完之後，已經把傳聲筒關上了，一個前此是忠於職務的軍官於幾小時談話過後却一變而為俄國間諜了。他接收了來客交來的錢，客人即以這金錢來收買一束公文，這公文中間

有關於他的，即來特爾上尉最近幾個月來同性的邪慾的非常正確的描寫。至於這位參謀部軍官爲何未把那個自己表明是俄國間諜的壓迫者拘禁起來，以備拘捕以後來審問他的真正的任務，而且同時在另一方面可以去換取他的麵包，這是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必需把人類虛榮放到可以想見的顯明地位之後，才能够解答的。來特爾從那天起即以他要知道的一切去搏得那些異乎尋常的財源。他攝取所有奧國礮台，邊境要塞和要塞所有各種重要公文的照片寄給敵人。

一九〇三年他的俄國委托人要求設法羅致由奧國參謀本部製就的，於俄、奧戰爭爆發之時，奧軍隊的行軍計劃。來特爾並不害怕去把這最秘密的文件攝影寄去，使奧國軍隊受到一種打擊，這方面的詳情容後再說，這種打擊和這個間諜的其他方面連起來的程度，使奧國軍隊事實上直到一九一四年大戰開始時爲止，對此猶未能忘懷。

來特爾起供給行軍計劃之時，同時又着手另一種間諜案，這樁案子對於奧國軍隊的損害更深刻。初初發現了一點出於意料以外的事情。很久以來，在來特爾未曾任職於間諜部的時候，奧國情報處在華沙的參謀部委了一名俄國軍官，他服務非常縝密伶俐。這個俄國是奧國間諜處對俄

的主要着力點。這個人有一天遞一份報告到維也納，說明奧軍的一切詳細行軍計劃都在俄國人的手上。這是奧國參謀部所得的一宗驚人的消息，自然除了出賣計劃的來特爾上尉以外，所有軍官對於這個消息都震驚達於極點。自然，這是不言而喻的，除了上尉來特爾是奧國防禦間諜處長接得去偵查誰把計劃出賣以外，更無人能夠接受此項任務了。這件案子所起之重視至於他若要保留他間諜防禦處長的地位，他必須根據特殊的找出出賣人來。他試驗，檢查，追索，有一天，他忽然出發旅行去了，沒有人知道，他上那兒去，今天沒有人知道，然而無論如何，他又忽然到他的辦公處，向上級機關報告，他相當確實地偵查到重大嫌疑犯大概是來姆山軍事司令部的上校陪審官海卡衣洛，司丹尼斯勞區司令部的溫可夫，基上校和來姆山軍事司令官的私人副官阿黑特中尉。陪審官海卡衣洛於秘密嚴格偵查中忽然逃亡了，結果知道他假造收據以備彌補侵吞的軍款。

陪審上校海卡衣洛在巴西被捕。他在那兒提出一張俄國護照，在俄國領事保護之下，證明自己是俄國人民，海卡衣洛先生其人，他是不熟識的。然而巴西警察在他的隨身箱子中搜得一件奧軍衣上裝，這是這個男子在倉皇逃遁中拾在行李中的。他因為所犯的侵吞罪而被引渡，在維也

納承認他充俄國間諜。因為他依國際引渡罪犯的規定，在奧國不能以間諜判處刑罰然而堅決爭持他未曾羅致行軍計劃。

軍官阿黑特和溫可夫司基也被逼了，承認了充間諜，然而直到來特爾把許多他們寫給俄國間諜機關的信放到他們面前以後才承認。然而信的來源則是來特爾的祕密，他結算，『付二萬克勞乃 Krone——奧幣』於一個不相識的人充讓給證據的報酬。

來特爾爲要彌補對那三名被捕的人的證據方面的小缺憾起見，向偵查委員會建議，委託爲奧國服務的，駐在華沙的俄國參謀部軍官去搜集華沙間諜中樞的一定的祕密文件，這種委託就放在這個俄國軍官身上去了，俄國人正在想實踐委託的時候，正是他在一天深夜站在華沙參謀部的一間僻靜的屋子裏，要從他用開鎖器打開了的高大書櫃中取出一束指定的公文來的時候，這間屋子的門開了，三名俄國軍官手持開了保險門的手槍站在他面前，拘捕他。

如今知道來特爾允許爲收全功起見，引渡那三個久已爲俄國充間諜的軍官海卡衣洛，阿黑特，和溫可夫司基。俄國人并且還供給他們引渡的材料。然而他們要求一種金錢的酬報。他必須把在

奧國的最危險的俄國間諜，同時把華沙政府裏的俄國參謀部人員引渡過去。來特爾於和俄國人  
事先商量妥當之後，即殘酷地勾引他入彀，這個人以後被用極簡便的方法絞死了。海卡衣洛、溫可  
夫斯基和阿黑特三個人雖然都表示翻悔，然而偵查機關依然以竊洩行軍計劃論罪，至於所以敢  
於如此論罪的緣故，因為既爲定案又有實證證明他們是和俄國間諜合夥的。然而無論如何，這件  
三個軍官的案子似乎有忽然轉變方向的表现。來特爾在辦理案件經過中忽然說明只有海卡衣  
洛出賣計劃，溫可夫斯基和阿黑特似乎無罪。當時自己把駕禍的料材向阿黑特和溫可夫斯基身  
上推的來特爾到那時已經不能爲力了，兩個人都被判長期監禁。然而來特爾以後尙奉有俄方命  
令去設法營救那兩個軍官，因爲這兩個個人，爲在俄國服務的時候算是能員，而且尙有可用之處，然  
而營救是失敗了。因此雙方發生嫌隙，俄國人對來特爾的要求逐漸提高，他們對於窺探奧國軍事  
祕密的慾望無有已時，此刻又要求來特爾把在俄國活動的奧國間諜全部檢舉出來，於是奧國間  
諜事務先後遭重大打擊。忽然有幾位在俄國的最有力的奧國間諜被捕了，由奧國派去的新徵求  
到的和新訓練的間諜在短時間內都遭了慘酷的結局，而且沒有人能够說明致此之由。一九二二

年忽然發生一件案子，這一件案子直是一件空前的案子，而且因為它的內容神祕玄妙使當時還未能全部明瞭的奧國皇室也發生了絕大驚疑。

侍從武官弗郎次·非爾地乃特以大禮去朝見沙皇，隨行者有奧匈公使館武官米勒少校，回來在華沙的時候，有一名俄國上校參謀到米勒那兒來要求以大宗款項為代價，為他供給俄國極秘密的全部行軍計劃之代價。米勒在維也納間諜機關的接洽之下，和他磋商，命令奧國參謀即刻派一名便衣軍官帶了假造護照和所談妥之款項到華沙去。行軍計劃是買來了。然而出賣計劃的俄國上校參謀不多時就被來特爾出賣了，當有人去包圍他的住宅而要拘拿他的時候，他就自殺了。

然來特爾為俄國所辦的最有價值的差事還在另一方面。他有系統地吞沒由俄國來的間諜報告，這是說明俄國增編軍隊的。如果間諜服務非常勤懇，報告這種擴充軍隊的次數前後不止一次，那末他即刻就把他向俄國人告發，因而在一九一四年開戰之時，俄國有戰鬥力的軍隊比奧國所知道的實多七十四師，德國所知道的情形也是如此。

來特爾的穿破是另有特殊情形。來特爾也和其參謀部軍官一樣，一定有一度要被派到前線去，使他和前線軍隊的聯繫不至於中斷。來特爾以一師參謀長的地位被派赴普拉克服務，而且尋常人都知道他在這一師服務終了以後可以重行派回參謀部服務。當他被派赴普拉克的期間，他的間諜處長的後繼者設立了一個所「黑房」，這種設備在暗中推翻了國家的憲法——書信秘密權——凡是發信人和收信人有可疑之時，他們的信就每天被他們拆看。有兩封信引起了檢信機關的注意，這兩封信是在“Operational 13”的暗號之下存維也納總郵局待取。將信拆開檢視之時，見每信中均有六〇〇〇和八〇〇〇奧幣在裏面。這種信件有嫌疑，尤其是這樣大數的金錢放在既未掛號又未保險的平信中遞寄最足引人疑竇，而且兩信都由俄國邊境哀特可倫來的因為要知道一起頭便叫人疑心是間諜的兩個收信人的行蹤，就派了兩名警官在郵局的一室中守候，這間屋子和取信機關有電鈴聯接起來的。兩個警官在裏面守了幾星期，吸了無數維幾尼雪茄煙，玩紙牌，無聊之至然而一天下午鈴忽然響起來了。兩個人急忙跑過甬道，當他們站在郵局一廳屋中時，一個管信箱的職員對面走過來。兩封信都已經取去了，接信人早已離開郵局了。兩個坐探

和郵局職員向街上跑，他們僅僅看到那職員所說的那個取信人上汽車前進了。警官把號碼記住，他們運氣好，即刻又把車子找到，車子是空的，他們也停住了，看到那被他們追蹤的人到了一家咖啡館去了。他們也上車，同樣的也到那兒去，在麥酒瓶中間找到一只一柄小刀的皮袋。他的運氣更佳，現到那個被他們追蹤的男子由啡咖啡館到克洛姆散兒旅館中去。旅館守門人先不知道這個前不多時曾用汽車在旅館前面已經來察看了的人，警官們去看客名簿，見到住在這兒的人有來特爾的上校。他們想了一下他們是否即刻上他那兒去報告他，因為他們知道上校是一個最熟悉敵人間諜情形的人。當他們還站在大廳屋中時，中間有個警官偶然伸手到衣袋中去，他手捏到了皮的刀袋，於是他想到一件事情。他將皮袋交給守門人，托他向每位旅客詢問是否遺失這一隻刀袋。他還未曾說出口來，而全奧匈師部參謀長來特爾上校忽然全身制服的出發於旅館樓梯上面了，兩個警官向他致敬，一名還想阻住忠誠受托，忽然拿到刀袋向上校面前去問他的守門人，他問道：

「上校以前是不是失了這只刀袋。」

上校伸手入衣袋，他的念頭轉到其他方面去了，掏出刀子來，向那刀袋看着，說道：

「唉，是失了，謝謝您，這是我的刀袋。」

他說了這些話就走出大廳屋去了。兩個警官臉都白了。莫名其妙地面面相覷，隨後他們像閃電一樣上街去，跟那軍官。然而那快步前進的上校的臉也白了，因為他一下就知道他的刀袋是放在什麼地方的。放刀袋的地方是他拆開夾有錢票的信的那輛汽車，他忽然想到當守門人把刀袋遞給他的時候站在守門人旁邊的兩個人，他的聰明告訴他，這是兩名警官，他感覺到他在偶然的失檢中敗露了。他即刻變換他的路向，他走到停放他的汽車的汽車間去，他還可以逃走，免一死，這時候，鐘錶店的鏡子上面忽然出現一個圖形，他看到那兩名警官在跟他。此刻他知道他是失敗了。一股冷氣直貫他的背脊，他無目的地奔進小路，從胸袋中掏出一束信件來，這都是描寫他的間諜工作和犯罪範圍的絕好材料，他把這些信件撕成小塊，擲在地上，他又忽然想到這兩名警官也許為偵查而拾這些紙片，他因此也許還可以走脫。警官卻也伶俐，只有一個人收拾紙片，另一人跟他。來特爾在維也納街上走了好幾點鐘，老被祕密警察跟着，而他卻不知道怎樣才能把自己的腦袋從紐結中拉出來。

然而他的命運早就決定在這幾點鐘的時間中了。當警官們離開旅館去跟那來特爾的時候，中間有一個已經和街上一名警官說話，簡單報告，命令警察，以電話報告秘密警察總局並且告訴那接電話的人說：「事情都弄好了，信由來特爾上校來取去的。」這份報告傳到警察總局以後，那個主任警官苦想了一下，想他那兩個外勤警官是不是忽然發了瘋了。然而他還是派一名警官到郵局去取那取信收條，另外再由警察部的公文中找出來特爾的簽名來，當他不容疑義地斷定收條確由來特爾上校簽名以後，臉色都白了。他還在想，事情總會水落石出的，來特爾常有特別秘密的委托，這也許和取信的事件有關係，那時有一個警官因為興奮過甚而氣喘吁吁地和戰慄地倉皇奔進他屋子來，把來特爾上校在街上撕碎了的碎信片展放在他面前。信片拼起來，那都是寄到外國去的信的收條，由上面所有的通信地址，一看就可以知道是給敵人間諜機關的信。內中有幾封信，由此也可以確斷來特爾上校是一名間諜。

奧國參謀部情報處長，即來特爾的後繼者上校烏爾本司基男爵在他的房子裏坐了，很猜不透那報告的事項。

來特爾上校在那時候鎮靜了一下。他看到他沒法脫離那緊跟着他的警官，跑回到旅館中來，旅館中有他的朋友在等他，這是他約他來晚上一同消遣的。這是維也納高等法院中一名高級法官，首席推事維克洛爾·濮拉克博士，他和來特爾很有交情。來特爾和濮拉克走進旅館的餐室，軍官突然作嘔。他把碟子和杯子推出一邊，沈重地用手支在桌撐着，開口說話。他語無倫次，告訴他的朋友，這位首席推事，他犯了有違道德的過失，犯了重罪，說了又說，使那位推事驚惶地靜聽他的話。他並不直說他所做的事，間諜這句話就沒有出口，他只是說明被警察監視，最誠懇地請他的朋友電話政治警察局允許他今晚能夠回到普拉克的家中去，俾得照顧他的機關。他也許想這樣或許還能夠逃到外國去。

首席推事聽了朋友的話很難開口，然而他還是走向電話機去，和政治警察局通話，一位高級長官向他說，上校來特爾不必驚慌，住在旅館裏。今晚事件還不能見分曉。首席推事由談話中知道他朋友的境地是很嚴重。他回到餐室中去時，來特爾坐在桌子旁邊，撐着額頭，不說話，他聽到人家向他建議要他住在旅館中，站起來，走進他的房間。首席推事精神興奮和滿肚子思想向他的朋

友告辭。

其間，參謀部情報處長烏爾本司基男爵弄清楚了。他用電話問明奧軍參謀部長孔拉德·倏稱道夫在大光明旅館用晚餐。烏爾本司基先生坐車到那兒去，把他的處長從餐室中接到會議廳去，把發生的事實赤裸裸地告訴他，以帶去的，現在很小心地粘好了的紙片證明奧軍高級軍官中一名居特別忠實地位的軍官，來特爾上校是一名俄國間諜，孔拉德·倏稱道夫用手掩住的心田，鎮靜了一下，命令務必當夜把事情辦結，來特爾今夜必須處死，事情儘可能的向社會保守祕密。第二天早晨應該有軍官到普拉克去，將來來特爾住處的紙張文件全部沒收。

烏爾本司基上校當夜把幾名同伴從床上叫起來，半夜有四位軍官去叩那來特爾上校在克洛姆散兒旅館中所開的房間門。他們走進門後，來特爾便服站在寫字棹邊，棹上放有訣別書。烏爾本司基上校正要開口說話的時候，來特爾的手無力地表現了一下動作，打斷他的話頭，自己說：

「我知道諸位來此的任務。我請不要問我，我並無其犯，一切具體的材料都在我住宅中的紙張上可以看到，這些您們大概一定會沒收的。」

這時候他不開口了，軍官中有一位問道：

「來特爾先生，您身上有手槍嗎？」

「沒有，」來特爾衝口道。

發問的軍官即用腳跟轉把景來，奔回家中，取了手槍，帶到旅館中，其餘三名尚坐在大廳中等候他。他走進來特爾的房間，軍過器放在寫字棹上，並不致敬走出房間。

半夜以後一點鐘的光景，那結束來特爾生命的子彈聲響了，然而四名軍官未曾聽到聲響，因而在克洛姆散兒旅館前面，街上直等到次早天色黎明，還在怕來特爾逃跑了。

高級軍官的間諜案的風波在奧國興起以後，全世界人類大家興奮地談論到這件非常間諜案的時候，奧國軍事機關雖然始終維持它把一個重要如來特爾的奧國參謀本部軍官而為敵人充間諜的經過對社會守祕密的意見；但是這是徒然的。維也納司令部為全奧參謀部上校亞爾弗來特·來特爾籌備了追悼典禮，三團步兵為他送喪，已經定了花圈和鮮花為點綴軍人墓前之用。然而到了來特爾真要下葬的一天早上，風聲已經傳播到無論如何不能掩蓋他的往事的程度了。

一道命令是下給準備參加葬禮的部隊的：

「已故上校亞爾弗來特·來特爾的葬儀廢除一切儀式。因此昨天地方司令官所下之命令收回。」

中午一輛簡陋的靈車向維也納中央公墓墓地出發，並無送葬之人，埋葬來特爾屍體的墓穴為七十九羣二十九列三十八號。

## 一名理想的間諜

一九一二年六月中，在英國，在愛丁堡城內，正在辦理德國間諜亞爾加爾特卡爾·希拉夫司案的時候，當討論期間把希拉夫司的工作情況弄清楚以後，被告訴只是規規矩矩和和氣氣地表示承認這些有罪的事情以後，首席的人忽然叫道：

「然而你的確是一名理想的間諜呀！」

敘述這一名理想的間諜的經過，即敘述兩名傑出間諜在間諜事務的這一方面互相角逐競鬪的經過。其中一人為德國間諜希拉夫司，另一人為英國間諜，而且是軍官特冷起，這個人的事實，本書另立一篇敘述之。

特冷起中尉是英國情報事務方面偉大的部分的主要角色，戰前和戰爭中只要英國有重要間諜案必須辦理的時候，他總是出沒於世界各地。

齊拉夫司是一個德國人，他在戰前爲德國情報事業建了不少功績。他在德國高等學校學過工業和數學，因爲他懂得許多砲和軍事方面的東西，所以被徵充此職。他於一九一〇年赴英國。他的任務是一種特別規定的，精細的任務，他應該去斷定格拉司哥的 Beardmore & Co. 究竟在這些甚麼砲。這一家工廠正在鑄造英國軍艦用砲，這種砲的射力分外強烈，而且是新式的造法，就中尤以瞄準機，旋轉望遠鏡以及其他德國新式機件中尙未曾有過的新式技術方面的東西。這家公司所承造的這些新儀器中以測距離用的工具爲最重要，而這種機器，在德國人看來，確實斷定比他們自己的好些。因而一定得追上去，然後不至於落後。卡爾·齊拉夫司先裝成一個瑞士人。他設法了這一方面必不可少的護照，在未到英國去以前，先進鐘錶廠去學造機件，以備可以充一名熟練鐘錶師。至於偽造和製造世界聞名的鐘錶廠的證明書這項工作，在間諜機關方面，本來不算難事。齊拉夫司行裝齊備地到了倫敦。他先在城市中住了一下，把四周一切看個清楚，充實英國語，熟識了水上航線和主要鐵路線。然後再赴格拉司哥。

他住在一家便宜而清潔的旅館中，然後去覓工作。

他首先在城內到處走遍了。因爲他告訴他的女店主，說他自己帶的有錢。他在瑞士的俸給優厚。到以後，過了幾星期，在小木作裏找到了位置，這一家小木作的工作很忙，而且和一家生涯鼎盛的落地鐘廠有密切的聯絡。這一家木作的營業發達到它的老闆現在必須急於用一個技師的程度，這位技師能於鐘放入木殼以後較準，能够修理，簡言之他得會做和鐘本身有關係的一切事務。羅拉夫司和他的老闆在俸給方面爭持了很久，結果兩個人同意了。這位新聘的技師有幾個星期把全部精神貫注在他的工作方面；但是和其他同伴們相處得依然很好，尤其是和同在工廠中做工的旋盤工人相親睦。這名旋盤工人常常向技師訴苦。他家中人口衆多，必須他去扶養，而他的工錢不够支付各種各樣的需要。然而幸虧他的兒子已經能够得到豐富的工資了，他覺得很滿意於他的兒子，那是最大的一個，他讓他進過很好的學校。兒子有圖畫天才，因此在 *Beardmore* & Co. 找了一個位置，他的工作是把所有的構造圖樣依各種需要，畫成爲各部分的圖樣。

這個兒子是一個有智識的人，『他的領卽使在工作時間也是乾淨的，』父親向他取得的錢不少，到了旋盤工人和技師間的交誼一天敦睦一天的以後，有一天他們倆一起到兒子的辦公室去

接他。他們在廠的大門外候他，直到多數職員離廠以後，纔接到他的兒子，三人一起回家。過了些時候，技師便談到他的在小旅館中的生活不舒服，女店主是一條龍，她連一滴水都要另外算錢，他到晚上也沒有和他說話的人，他常說他要搬家的意思，而且說的好多回，因為說多了，於是那位旋盤工人向他老婆說起他的朋友，一個技師要找一間有傢具的屋子。這次談話過後，到第二天早上，旋盤工人偶然想起他的朋友，如果他仍舊想搬家的話，那末或者可以談談他搬到他們那兒來的問題。住屋中尚有一間臥房，房子雖小，然而牀是好的；但是如果能够廉價出租，那也要得。如果技師願意的話，那末他可以和他們夥住，必須先把價錢講妥。

價錢方面當然可以一致，技師當然會搬到旋盤工人那兒去，而且他現在一定每天晚上和那年輕的打樣師在一起，把他的旅行，工作和一些他所知道的歐洲大工廠的情形告訴他。

打樣師很喜歡和技師合處，技師善於講故事。他也談到他在裏面辦事的工廠，技師也說到以前在其他工廠設計打樣的情形。旋盤工人的兒子回答他，兩個人東扯西拉地講，而且關於這方面的事也說了很多。

有一天兒子帶了一則重要新聞回家來。工廠裏獲得一批造礮的委托，因此要延長勞動時間。現在各部門都日夜開工，打樣間也從事於比現在更難和更苦的工作，即印和放大礮上購準儀器的裝接面的圖樣。那正是技師不滿意於鐘廠工作的時候。因此，有一天他就說明他的意思，想試一試在 Beardmore & Co. 的製造購準儀的部分去找一個位置。他去問廠的當局，他自己去打聽，因為這樣的工作不僱外籍人民，所以遭了堅決的拒絕。

他得作了這個表示以後，昏昏沉沉回到家中。他在回出來的時候把全廠走了一次，問他朋友，那位打樣師在裏面服務的公事房在那兒，他進去，略略去他了一下朋友，奔回家去。辯拉夫司至今還是一個忠於職守和熱心從公的技師。此刻他卻着手做些旁的事情了。

他由打樣師的談話中知道打樣間辦公時間的分配。旋盤工人畫圖的房間，也即是辯勞夫司去會他的時候所知道的地方，是在一座長的，造在平地上面的，沒有樓的房子中。房間不大，兩個人經常在裏面，在一扇寬而不十分高的窗子下面工作，窗前有一只入夜發光的弧光燈，這只弧光燈和其他許多弧光燈合起來在院子中俾夜作晝。辯勞夫司想着手工作的一星期，正是打樣師值夜

班的時候，他和一位同伴去和兩個白日工作的打樣師換班，他的工作晚上八時開始，翌晨四時完工。自早晨四點八點正是屋中無人的時候。打掃屋子的婦人每天早晨七點鐘纔來。

瞄準器裝接部分的手製圖樣即在這一間辦公室中印曬。原樣保存於築在牆壁中的鐵櫃裏，這鐵櫃必須有兩個鑰匙方能打開。兩對鑰匙，四把，中間有一對是旋盤工人的兒子保存起來的。

技師卡爾·蒂拉夫司在空暇時間中玩玩小玩意兒。他照相畫圖，他的朋友當他朋友的模兒。他圖的臉的各部分，在紙上着色，他又把它的各部分一一着色。

一天清早，那是冬天的時候，將近四點半鐘，打樣師從放班回來。他躺在他床上大約有一刻鐘，於蒂拉夫司小心翼翼地在他房裏開了電燈。他走到鏡子前面，他的姿勢和旋盤工人的兒子一樣，瘦長和堅勁。然而他的頭髮較密和比較黑些，打樣師是紅色粗頭髮。此刻在黑色的頭髮上面蒙了一個紅色假髮。蒂拉夫司先生的臉此刻卻認不出來了。他年輕多了，有和原來不同的皮膚皺紋在鼻子上由上而下的沿下來，嘴巴也完全不一樣了，鼻子也完全不同了，那是打樣師的鼻子。

蒂拉夫司在站在鏡子前面時，開燈照他的臉。把假髮更堅實地向額頭上拖，他用布把鼻子上

的蠟稍稍擦去一些，幾條假的皺紋現得更清楚些，於是將房間裏的燈關上了。小心地走廊下出去，手中拿了一具公文包，聲息全無地在暗中前進，此刻他站在衣服鉤子下面了，鉤子掛的有大衣，他一件一件摸過去，取出一件來，摸袋中有兩把鑰匙，是連起來的。齊拉夫司抓了這件大衣連掛在上面的帽子。把兩樣東西放在手臂上面，謹慎，把屋門打開，一下便街上來了。

他很急迫的走那到 *Baltimore & Co.* 去的路，路程只要十分鐘。他把大衣穿上了，便帽也帶了，這樣向他的朋友每天必須走過的大門走去，門前此刻站有守門人，他在吸斗煙。齊拉夫司直走到他面前。他向守門人微微點頭招呼，說道：「忘了東西。」守門人點頭，他立在工廠的院子裏。他很仔細的把方位認識清楚，轉了幾道彎，沒有樓的屋子的門是開着，裏面就是設計圖樣所在地。貼近入口處有一個守門人坐在椅子上，是一個老頭兒睡着了。門鏈響的時候，他醒來了，他張開眼睛來看，他在夜間燈光的疲弱昏暗的燈光下面看見熟悉的年輕打樣師在他面前，打樣師簡截地向他說：「必須看着一點東西，」他就在他身旁走過。守門人回去坐在椅子上了，又微微入睡了。

齊拉夫司迅速地走過一條長道，忽忽向左轉，又轉了幾個彎，把所要找的室門打開，進去後又

急急地關上了。

間諜的手脚迅速如閃電。對他所要幹的事情，儘有掛在窗前的大號弧光燈的充分光力。以後又把弧光燈關上了。辯拉夫司以輕輕的足跟站在窗前棹上，他用由公文包中取出來的，大小適合的黑色漆布把窗的玻璃遮好。由大衣袋裏取出鑰匙來，打開手電燈，大櫃子毫無阻力地打開來了，把計劃取出來，他選擇，從這中間取了三張原圖放在一邊，把其餘的又擲到櫃子裏去，把大衣脫下。

他用由衣袋中取來的圖釘將三張中的一張圖案釘在門上。迅速得像閃電似的滑回去。在手電燈光下從公文包中取出一具照相器來，靈敏迅速地把它放在桌上。又滑回門邊去，司開關的線抓在手上，擦着一支花柴，右手有一條東西發出微光，這條東西聲響全無的，而且異常迅速，用光芒四射的強光把全間屋子都照亮了。這樣的手法往後再演得非常迅速，每次着手時都是預先仔細考慮過的，三次都到那三張原樣照相完工爲止。此刻房子裏所留下來的便是已經燒毀了的化學用品的人的臭味。辯拉夫司小心收拾趕快關櫃子，將漆布從窗子上揭下來，打開窗子使新鮮空氣進來。

於是他離開辦公室，走過守門人身邊，他半睡半醒地點頭，離開工廠，急急忙忙奔回家去。開門時聲音輕微得至於聽不見，大衣回到原位，癩拉夫司隱入自己房間裏去，將化粧品洗去，假髮取去，坐在一盞小紅燈前面，取出相片來。

祕密的圖案秋毫不爽，清晰無遺的顯在這底片上面。

癩拉夫司把相片印在很細薄的紙上。每一份底片只印一張，底片本身卻全部銷燬了。

這些相片捲入一個小的金屬囊中，這小東西被癩拉夫司於早晨到工的時候，在房子的小花園中一處地上掘起土面埋在那裏，至於埋藏的地點則他自己牢記清楚。金屬囊在那兒留了兩天，直到星期日把一個星期作一個段落爲止。癩拉夫司在這天星期日早餐時說要出門一下，因爲他聽到城市附近有人到了，這個人是他的同鄉。

他清早就走，出城去，他在一條鄉間大道上面直走了一節。這條鄉間大道上沒有一個徒步的人，偶爾遇見幾輛來去的車，路邊溝沿上面有一輛汽車停着，車夫在脩理。癩拉夫司緩步向這輛汽車走去，到近處無人可以見他舉動的時候，他就跳進汽車。車夫停止脩理，汽車開行，快車開行過大

道。過了幾公里以後停止前進。一位衣履非常整齊的老年人，灰鬚，金架的眼鏡，穿厚汽車大衣，走下車來，近處又沒有人，車夫爬向後去。汽車又走幾公里，直到停車爲止。此刻有一名年輕婦女走下車來，身上裹的珍貴的皮衣，坐在車前老人身邊。坐有兩個人的汽車現在開足全部馬力，不停不歇地回到倫敦。

倫敦一家旅館中有一名年輕婦女在等候她們。她在一張椅子上，閱報。有一位儀容整飭的老年人和一名年輕女子走進大廳。

「伯父」在旅館大廳中等候的婦女叫道：「你原來在這兒，哀利利倍特和你一塊兒我正高興，來，我們上樓去！」

伯父在樓上原先在大廳中等候的那個婦人的房子裏談話很迅速，伯父是間諜璠格夫司，當時是格拉司哥一家鐘錶工廠中的技師，他的女兒哀利利倍特是美利麥克開小姐，是英國女子，受僱於德國充間諜的。她是專司璠拉夫司和德國間聯格工作的，至於集會的性質是由總間諜處來的德國女間諜和璠拉夫司以及他的助手三個的會商。

辯拉夫司於商議的時候把照相交出來，德國女子非常高興，而且決定爲了消息能夠迅速傳遍起見，美利麥克開也應該搬到格拉司哥來，以便直接將辯拉夫司所得的材料送至柏林。

第二天技師照常上工，美利麥克開在格拉司哥租了一間雅潔的房間。她除了行李之外，還有一只手提包，裏面有許多縫紉用的絲線團。依她向她的女主人所說，她是爲一家專做縫紉用的絲線荷蘭大工廠在英國各埠來往賣買。

間諜冒充年輕打樣師，又去走了三回工廠中的險路。每次事後的晚上，他隨便到一家咖啡館去飲一杯茶，每次都有一個年輕女子坐在他桌上，然而他和她並不說話。女子帶了她所看的報紙先走。

這個女子每回是美利麥克開，而報紙裏面有相片，是間諜每次和她交換的。

卡爾·辯拉夫司又着手比以前要加光耀偉大的任務。當他最後一次裝了年輕技師到工廠去的時候，守門人雖然已經問他究竟有什麼事，夜間辦公時間以後還有甚麼事要做。他以談諧的口氣來答復他，於守門人也就不去管他的了。然而到辦公室去的事情已經引起人家的注意了。辯

拉夫司於是決定只再走一次，然而他事先也決定去開其他辦公室的門，他置備了打開簡單的櫃子用的開鎖器，現在他無不要將材料照相，而是將所有偷來的計劃全部帶出英國而逃亡。

當他決定這個主意的時候，他卻完全不知道早有人在跟他了。

英國海軍當局很主意 Beardmore & Co. 所接受的委託能够迅速依期成功，以便行將完工的一定的新軍艦在規定期間可以將新廠接上。然而當局同時也想到工廠這樣忙迫或許會在防制間諜方面有疏忽之虞。

特冷起中尉進了工廠。沒有人注意到他在廠裏，他獲得了一個低微的位置，是僕役頭目，這就是所有守門人，清潔夫，打掃婦女和守夜的人的頭目。他的職守是注意工役們和下級職員們是否依時到廠做事，簡言之，他的位置是一種有權觀察各處的位置。

當拉夫司第四次裝了年輕打樣師於晚上走進工廠的時候，他已經上了工了，特冷起眼見一切沒有甚麼發見，一天清早，他從大門守衛那兒聽說夜間並無特別事故發生，除了一件全不重要的事件，即有一個打樣師忘了東西，以後在夜間回到他辦公室一次外，更無其他消息足以報告的

了。

特冷起探聽這個人是不是這樣簡單，各個打樣室的房間的鑰匙又是放在那兒的，他知道這些門夜間都不上鎖，於是又去探聽那打樣師的爲人。最後他知道這個人在最近一個月中夜間進了四回工廠。

特冷起點着他的煙斗，想道：

「天呀，他爲甚麼不該，」叫守門人站着。

然而他心中確定這個善忘的打樣師的事件後面一定有文章。於是他即刻趕到打樣間去，打掃婦女的工作尙未開始，這就是旋盤工人服務的地方。

特冷起中尉在房間中只站了幾秒鐘，即刻就知道警鐘的警報是那一類的警報。他到處用鼻子在空中嗅聞到有燒燬了的化學用品的氣味存在室中，他伏在地上，把全間房子都檢視了一遍，找到一種非常微細的賽璐瑯質的細粒子，他知道全部都是有一種燒燬了的發光體的灰燼。

於是他就很仔細的將全室檢視一遍。他在門上找到了許多很小的孔洞，特冷起是一個富於

經驗的人，他即刻就知道事情的真相了。那位這樣健忘的打樣師一定夜間在這兒把圖樣照了相。特冷起初時不動聲色。外面看來，他像是毫無去追究這件事情的意思。辯拉夫司在這時候由美利麥克開那兒獲得消息，說有研究和考察委員會到格拉司哥來，這個委員會的任務是來接收Beardmore & Co.的廠和購準儀器的。委員會由軍官和工程師組成的，他們隨身帶有和軍艦重要部分的建築有關係的和在完成之時必須的和工廠商量的各種圖樣計劃。

同時，打樣師有一天回家來說全部打樣處都改組了，辯拉夫司在談話中聽說所有重要原樣都放在年輕打樣師的辦公室的櫃中了。這些圖樣在那兒放兩天，直到變化終止為止，又是幾乎是同時的，辯拉夫司從美利麥克開那兒聽說，倫敦德國間諜向柏林報告說特冷起中尉，他是英國第一等間諜，有一個長時期到格拉司哥去了。爲了甚麼事情，那就不知道。

卡爾·辯拉夫司有一天夜間老是睡不着。目前很好的一起集在他朋友的辦公室的圖樣使他非常興奮。然而他久已聞名的特冷起忽然到格拉司哥究竟幹什麼，他又知道他是非常精幹的傢伙。他忽然有一次得一綫光明了。這兩回事情的動機是一起的嗎？他又忽然深深地感覺如此。他

決定了設法探真消息的計劃。

工廠裏面的辦公時間又回復了尋常的時間。日夜雙工是停止夜工，現在他的朋友和他的同伴只是白天在他的公事房裏了。以前一起工作的兩名打樣師又調到別的地方去了。

一天晚上，年輕的打樣師已經是下午走工廠中回來了，赫拉夫司忽然想起一件事情，即他的僱主托他爲他工廠中畫幾張鐘廠的圖。他說他忘記了帶兩腳規，他的工場隔得很遠，那是清朗的夜晚，因而他請打樣師給他一些方便，回到工廠裏去走一走，去取兩腳規來，那是晚上八點鐘的事情。打樣師到了晚上十一時還未回來。旋盤工人的房子裏早已睡得靜悄悄的了，赫拉夫司於是私自帶了所有的東西走了，預備不再回來。

事情正如他所顧慮的和預先見到的那樣。年輕的打樣師走守門人面前走過，他走進打樣室，然而當他站在他的寫字棹旁要取兩腳規的時候，房間的門開了，一個人向他走來，拿出司法機關的標幟來給他看，告訴他要拘捕他。

年輕打樣師如墮五里霧中，中尉特冷起和工廠當局中的兩位先生審問他，并且願意知道他

最近一個月之內在辦公時間以內來廠有四次之多，究竟想甚麼。打樣師莫名其妙對幾位先生看着。他從未曾來過工廠，而且不知道人家問的意思，而且於坐在辦公室甬道中的守門人和守夜人和他對質的時候，他也否認。

工廠管理處的職員們確實承認打樣師完全說謊，而特冷起中尉則忽然思想起來，他叫那被審時幾次流淚的年輕詳細說明今晚上又什麼會到工廠裏來的呢。當他一聽技師和兩腳規的經過的時候，吃了一驚，祕密打了幾個電話給一些別的機關，到打樣師家中去，細看那技師那是快到夜間十二點鐘了，他一見了窩是空的。於是他大概知道了是一件什麼事情了。然而卡爾·哥拉夫司在最後一天晚上也想了下。當他看到打樣師不即刻回來，於是他也把所有事情聯接起來，知道以前已經因為某種原因而着了嫌疑，將以年輕來審問一切。然而這種審問一定會強制他供出他在這兒的話，他就以敏捷的逃遁避免一切結果。

委員會當時住在格拉司哥的中央旅館，這委員會是討論工作管理問題的。有一天，有一位自倫敦來的老者，是一名寬厚和藹的荷蘭人，形容已經很龍鐘了，定了一間房間，約定只住三數天。是

一位可親暖的老先生，是荷蘭法官，有事到格拉司哥來。他好和守門人和侍役們談話，小錢使得很寬，而且親暱人。

中尉特冷起在這時候自己非常懊惱。尤其是英國駐柏林的情報機關告訴他最近有一個德國間諜在格拉司哥偷得了新礮的建造的重要計劃的時候更難受。在柏林也有人私相傳說，而且說到所有德國間諜在格拉司哥探聽來的材料，都由一個婦人將原樣帶到柏林。中尉特冷起因為斷定那個起初爲了安全起見暫時把他拘起來的年輕人是無罪的，他發覺了間諜彷彿是走他身旁走掉的，因此他更覺得可怕了。

特冷起因爲料想如果那名德國間諜還在格拉司哥的話，那末也不會輕易放過委員會的，所以他也考查研究委員會的委員們。

他現在過的雙重生活，一部分生活是費在以監查員的身分在廠內到處視察，另一部分則裝成一個德國商人坐在中央旅館。他秘密察看那所有住在這兒的客人的登錄簿，他又觀察每個人的行動舉止，他認定中間有三四個人是有嫌疑的，其中也有荷蘭人。然而證據是抓不到。

以後他向旅館管理處說明自身的任務。

第二天夜間，這位荷蘭人在他的房子裏面很早就醒了，房子臨街，劃破了窗子玻璃即可以向街上去。他從床上跳起來，跑向窗邊去看，看到一架大救火梯子從街上放到旅館來。在緊靠着他的窗子的梯子上面有一個人爬上來，手上有工具，向他告罪，說他在屋頂上有事，他的工具在他不會看見的時候打了他的窗子，因而打破了玻璃。此後一瞬間荷蘭人房門上有人打門，守門人進來，并且請求原諒。屋頂上有一塊面鐵掉了，即刻就要落到街上去。因而把救火梯子找了來，一名工人奉命去釘鉛皮，窗玻璃就在他上去時打破了。荷蘭人咕嚕了一下，又上床去了。

第二天早上早飯以後，他坐在大廳中閱報。來了一名侍者請他去聽電話。他站起來，走過大廳到電話室去，當他要轉彎過去的時候，忽然有兩個人抓住他。他們把他的手臂向後彎，他覺得手關節上面有東西縛起來了，船長特冷起把他的假髮取去，猶笑了一下，把它放到衣袋中去了。

「您知道打破玻璃窗的事情是甚麼意思嗎？我只要看您夜間有沒有黑頭髮。」他說：

特冷起於是將被捕者交給兩名偵探看管，自己到哥拉夫司原想去聽電話的電話機邊去。

「喂」他說。

那邊回道：「您在那兒嗎？辯拉夫司！」

「是，我在這兒。」

一個女人聲音往下說道：「我是美利，您甚麼時候到我這兒來？」

特冷起回說：我即刻來，但是您告訴我，我們在甚麼地方會面？」

「這是甚麼說法？」女人聲音說道：「您已經寫信通知我叫我在甚麼地方候您。」

「當然，」特冷起說，「我是寫了，然而我真該死，把地名忘了。」

美利麥克開說了地名，特冷起說他，辯拉夫司，即刻就去。辯拉夫司但是並未到美利麥克開所等的咖啡館去。去的是特冷起。他帶了許多警官。他運氣很好，咖啡館中只有兩個客人，一男一女，因為女客帶有上面證明她名叫美利的紙張，他便把她拘捕了。

中尉特冷起不能證明辯拉夫司有四次在夜間到 Beardmore & Co. 的辦公室去照相。即檢查間諜的行李時，直到打開了皮提包的夾壁才得到一點端倪。這兒可以找到豐富的材料。裏面

有很多寫的行列很緊密的薄紙張，這些紙張上面關於新破的質量和其他重要事項多記得很明白。另外又有一個小筒，筒內有毒藥，最後尚有一本小手冊。這本小手冊中有許多頁數是粘緊了的，在粘緊了的書頁上面有電報密碼。美利麥克開那兒也有同樣的東西，中尉帶了她走遍了全城可以交電報的各處地方。這名官長在許多地方記起那女人來，電報原稿是找出來了，而且發見這些電報上面有許多數字的行列，這是成篇的文字。電報是打到荷蘭去的，下面署的發電地址是一處決不會引起疑竇的地方，是 *Burroughs Wellcome & Co.*

辯拉夫司案是一九一二年七月在愛丁堡發覺的。卡爾·辯拉夫司在這件案子中被單獨處理，（美利麥克開當證人）被控以英國海軍和陸地要塞用密碼向德國政府洩漏祕密。此外他還刺探了格拉司哥 *William Beardmore & Co.* 所造的礮的祕密，而且也報告了德國政府。英國海軍上將阿地兒把全部密碼譯出。這裏面包含有幾乎全部不列顛海軍的材料和一個海軍單位，在一種規定的集合的時候，出動的全部動作的記號，這些都是以一定的數字來識別的。然而數字的辨認方法決不是寫所寫的和所記載的那樣一讀即知的，而是必須先從總數上減去二七一纜

能得真數字。這是想得非常巧妙和慎重的密碼。

穉拉夫司像一個高貴的紳士一樣去上法庭。首席法官麥克唐納爵士對於被告表示很深刻的同情。判決得並不嚴厲。穉拉夫司被判一年半監禁。如果特冷起能夠證明他照相的經過，那末判決一定不是如此了。

穉拉夫司被送到監內去執行刑罰了。幾天以後他請求監獄允許寫了一封信給船長特冷起。他得了允許，一天特冷起於是得到穉拉夫司的請求，他還是想去訪問他。

特冷起起來了。穉拉夫司說明他對於英國情報工作之靈敏機警十分佩服。此刻他對於德國情報處很久以來對他的待遇表示不很滿意。如果他被釋放以後回到德國去，那末一定被視同廢鐵的，他不知道將怎樣。問特冷起是否願意僱用他。

船長細聆他的話，考慮。他知道穉拉夫司是一個伶俐的人，德國人起初不會疑心他；但是他不知道他應不應該接受這種請求。

於是穉拉夫司出其不意向他進攻。當特冷起第二次去看他的時候，他說他知道這時候日本

和德國正在美國進行軍事協定。那大概是在他被捕以前即決定進行的，那時候已經決定了時期，這時期目前大概已經到了。希拉夫司說了些參加協商的人的姓名。而且還說了德國外交官搭於一天一定的日期赴紐約的船名。

船長特冷起發電報給在紐約和柏林的人員。他得到回電說明那時真有所說的日本人住在紐約那一家旅館中，而德國外交官確也在那隻船上定有艙位。特冷起於是方才相信這回事，過了幾天，有一天，這是希拉夫司於歡欣喜悅中離去監獄的一天。他必須即刻到紐約去，負有在那兒探聽已經決定的德、日軍事協定內容以報告英國的使節。特冷起自己送他上到紐約去的輪船。

那是一隻英國船，希拉夫司於是先在紐約中立地上大大的玩了一下。然後去着手工作，將德、日軍事協定寄給船長特冷起，事情總算如願以償，他以為這是報答人家給他的好意，而且是留名於後世。

## 一名最偉大的德國女間諜

這些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和戰前服務於德國最偉大的女間諜的命運。她的真姓名和她生平事實歷久都未曾有人知道，祇有少數人知道有她，直到戰後纔由尼古拉上校在他所著的秘密權威一書中簡略地述及她。他敘述她的事蹟，說那在有一員軍官身邊老是一個分外聰明和美麗的婦女，這個婦人最能夠擔負了各種間諜使命到處奔跑。這位婦人的命運是荒誕迷離，結局是驚心觸目。至於女博士這個名字是在敵人方面的屬員和敵人間諜給她起的，實際上她是阿乃馬利·來塞爾，她的母家在柏林動物園街。十六歲時在騎兵隊裏結識了一騎兵下級軍官卡爾·維男基，而且互相戀慕。她的父親把她逐出家庭，他的戀愛成功之後生了一名小孩子，生下來已經死了。騎兵軍官維男基然而辭了軍役，以後又入軍隊，而且以上尉資格編入鐵道團。他在這兒勤奮服務，希望轉入參謀部。他的女朋友阿乃馬利·來塞爾那時候逗留在柏林，不知道怎樣纔好，只靠上

尉寄給她的錢度日子，那是卡爾·維男基遭了致命的打擊。兄弟們執掌的遺產抵償舊債不夠，所以他的薪餉必須減去一大部分來償債，此外，當尙須扣去上尉在騎兵隊時的債主們尙須扣抵一部分。上尉是失望了。當時他的司令官給他最後的辦法，非償債，得辭職。騎兵軍官在這樣危急的時候到柏林去找他的舊時同伴，這個朋友以少校階級服務於參謀本部。少校把他帶去見一名級位很高，戴有「閣下」(Exzellenz)的頭銜，也認識上尉，他又將上尉介紹給一位馬特西烏司先生，他有一個辦公室在皮洛夫街。這一間辦公室表面上是一家經理汽車和汽車零件的公司，其實是一間諜辦公室，馬特西烏司先生，就是這兒的主任。上尉決計設法去債務之累，和能够繼續供養阿乃馬利·來塞爾，因為祖國充間諜，他在償清債務和辭別以後，一天和馬特西烏司在柏林阿特龍旅館的餐室會面。馬特西烏司先生身材瘦小，頰上的鬍鬚直竄過前聳的顎骨，前突的額頭下面嵌有一對活潑的眼睛，這個人全身瘦削，穿的一套縫得非常稱身的藍色制服。「事情是這樣，」馬特西烏司直截了當地說，「今天星期三，您今晚可以搭特別快車到巴黎去。到了巴黎可以到 Mounier & Co.，地址即在這張紙條上面。請您將這一個地址背熟了，將紙條毀掉。 Mounier & Co. 是」

家新商店，還得節省開支，總理並未僱有職員。這家商行在試驗汽車和自行車等用的軸承鋼珠床（Kugellager），和一家商行有營業上的聯繫。有一個人上這些人那兒去，這個人從事於自動野礮的構成計劃，這種野礮和機關槍相似，射擊非常迅速而且密接。您是軍人，您可以在這方面去探求一下。這些計劃索價五千馬克。這筆款子您帶去，如果您認為可用，那末您可以收買這些計劃。然而您還得自己估料法國軍隊中確實能夠應用這些計劃和正在進行造這種礮的時候才去收買。請您不要發電報，也不要寫信，如果委托您的事情辦不成，或者辦成了，那末您回到柏林來用電話通知我。我們那時候隨便選一處地方會面。存亡在此一舉，上尉，如果您毫無成績，那末這是我與您的後第一次談話。這是您旅費的支票。再會。」

維男基在巴黎爬那到 Meunier & Co. 主人那兒去的陡梯子，這個人非常單調，幾乎不發一言，到晚上已經請他在一家咖啡館中和另一人見面了，這個人看來很不安定，他說他和 Meunier & Co. 的主人已經討論很久，他最多再候二十四小時，以後就有人以別的價格獲得圖樣了。上尉十分注意。他接手論價的事情，即刻就和皮殺爾特先生，即 Meunier & Co. 的主人告別，引

那不安定的人到他自己的旅館中的臥房中去。他在這兒先查看圖樣，仔細考查了大約有兩點鐘。法國人吸煙痰吐地坐在旁邊，他允許第二天晚上也是這時候再到這兒來一次。

維男基當夜去把皮殺爾特先生從床上找起來，當夜他又要求了一份在他公司中充打樣師的附有相片的證明書，並且要求他第二天設法一張寫有任何人姓名的瑞士護照，上面載有他的詳細的年貌，『護照用的相片在這兒，我在柏林早就想到類於此的事件了。』皮殺爾特先生吃了一驚。皮殺爾特保證這樣的事情進行決不能如此迅速，要有一星期的時間。上尉坐在皮殺爾特先生的床沿上。他想他以後該什麼辦，眼前發見了一線光明。

『這樣，』他說，『人家告訴我，您是一個經驗豐富的人，您的意思怎樣，先生，如果柏林的人們知道這兒坐的是一個純粹的白癡和一個最倒霉的呆漢，那他不知道驚奇到甚麼地步？我們給您的錢本來是爲甚麼化的？也許是爲了您在幾點鐘裏面辦不到一張護照而化的？』

皮殺爾特趕快地倒到床的那一邊去，把臉掩在枕頭上。上尉想到皮殺爾特因爲被他這樣雷霆似的說了一頓而懊喪了。如果他知道這個人在床上強自抑制他訕笑，那末他一定會非常奇怪。

的。

上尉維男基的護照也到手了。這一份公文做得很好，并且知道自己現在叫做喬治·尼維克，他喜歡那印在紙上的逼真的印。於是他又幹一些以後被人發覺之後貽笑於國際間諜界的事情，他滿懷興奮和精神抖擻的，毫無阻難地進獅子窟去，即走進法國參謀本部去，將機關礮的圖樣和製造計劃取給工兵上尉看。他的傑出的記憶力對他甚有幫助。他在當晚全憑記憶力即把簡圖畫給那不安定的先生。工兵上尉一看過後即將紙張推回來了。

『您說您是工業家，您在空暇的時間中爲這些事情而忙碌。先生，您聽着，您還是去釣魚，或去玩足球，或者去兒嬉的好，然而不要製那樣無聊的圖樣。第二顆礮彈出堂的時候，就會炸到你耳邊來。』

『哪，是啦，』上尉冷靜地說。他和工兵上尉告別的時候，臉上現出不痛快的神情。

第二天早晨，巴黎到柏林的特別快車到了以後一點鐘，維男基先生和馬特西烏司先生對面坐着。

「我隨即看見了，」他說：「計劃是異乎尋常的爛東西。如果用一根管筒，在這樣短的時間，這樣密接的射擊，那末這一根管筒必須用特別方法來冷卻。然而現在尙沒有這樣的冷卻方法，其次，也沒有這樣經使的甘油逆流制動器（Glycerin Ruecklaufbremse），然而我爲安全起見，還在法國工兵上尉那兒問了第二次——」

「誰呀？我的天呀！我早對您說過，是那法國參謀部的專家技師。」他敘述他如何着手的種種經過。

馬特西烏司看着錶，他想到了一種重要的約會。他請上尉在柏林找一處住的地方，住址以電話通知他。

晚上馬特西烏司和皮殺爾特會面。

「我特地到柏林，」皮殺爾特說，「爲的是要告訴你，你的人是一個最倒霉而且特別的傢伙。我可以向你賭咒，他一見就說計劃是無聊的東西。你知道他到了法國參謀部去了嗎？如果他告訴你這些，那末他並未說謊，因爲我暗跟在他後面。他的試驗工作成績超然，我們可以開手試用他。然

而請你留意，如果他覺察我們爲了要試他而玩一玩小把戲，上帝得憐憫我。我相信他比我強得多。

這天晚上維男基坐在他的女朋友的床沿上。阿乃馬利·來塞爾在害病。究竟害甚麼也說不出，即是單獨生活使她失望，她不知道什麼辦，上尉看到如果她的生活不加以根本的改變，那末他的愛人會發生很大的危險。夜間他想到了一回事。過了五天，馬特西烏司招他去，要他沿麥司河順流而下，自索爾西到地能特，沿路特別注意指定的各事項，阿乃馬利這次同行。然而在司特拉司堡的時候，當維男基將最劇烈的內戰告訴他愛人的時候，幹現在的事情得預備有更難的問題。阿乃馬利·來塞爾怕這種事情有危險，寒戰，然而以後也就安定了，過了一星期，當他倆沿河順流步行和用船前進的時候，阿乃馬利也就忘記了一切。她此後不必再和她的愛人分離的事實除去了他所有的悲愁。

馬特西烏司於幾星期之後接到麥司河沿岸要塞新砲壘的位置的最精確的圖畫和地圖上面找不到的許多已有的和新設的精確軍用鐵路圖。

過了些時，他們倆負了很詳細和鄭重的使命到嘉來非來去。「自凡爾登到嘉來非來一段中

自北而南的臨時城堡線從那兒起的？那兒是有戒備的，那兒是空虛的？阿乃馬利·來塞爾在這次旅行中已經明白問題的中心所在，她在這次旅行中發揮了她的優越的法語的力量，進瑞士和上尉同宗族的善良的女塾（*das Pensionat*）。維男基發覺阿乃馬利的才能，她和農民、郵差和鐵路人員們談話的時候，她可以設法使這些單純的樂而忘倦，并且把所有姑娘要知道的事情一概說出來。她在和維男基長期合處的中間，已經知道主要點所在，她知道如何去抓住要點，去探聽這方面的材料。在酷暑中，他備有好幾星期步行和用舟車旅行這一處地方。維男基身上已經帶有瑞士護照，背上背了一只袋，裏面放的，有植物學的書籍，乾腊植物標本和鐵子，他在搜集植物標本。

有一天夜間，在一處僻靜小村莊中，阿乃馬利在一家法國小旅館中醒着。她推醒愛人。

「我們被人跟蹤了，」她耳語道。她的心跳得要炸裂了，不能靜下來，輕輕起身來，向窗外去偷窺，她的倉惶驚懼弄得上尉都有些不安起來了，第二天早上兩個人僱一輛馬車到嘉來非來去，買了嘉來非來到古倫去的票子，就根本而言，任務是實現了，上尉的背心夾層中已經帶了無數數字和圖畫密集的紙張。

火車過一刻鐘便到站了。兩個人站在嘉來非來車站月台上，阿乃馬利看到有一個人站在她面前，身上穿很整潔稱身的灰色衣服，鈕扣孔中有一條窄窄的紅色帶子，這個人她在最後一星期中已經見過四次了。當時她就知道，前幾天她曾經和這個人說過話，而且詳細問過她，那時候他穿的農場制服，她也知道昨天晚上她在旅館中就是擔心他去跟她們，她在旅館中見到他身上穿的是農夫衣服。

這個人看自身的四周。因為阿乃馬利和維男基碰巧站在郵件手車後面，他並未見到他們。她默然不語，抓住她愛人的手。他看她的臉，蒼白如蓋死人用的白布，維男基也認識這個可疑的人，他倆此刻看他和五個人說話，他又穿過大廳屋走到木柵邊去，他們又在可靠的和巧遇的掩蔽之下，看到有兩個人在木柵旁邊看守，不易令人注目地，手上捏有粗大而不整齊的四方多節杖在那兒守候。身上有紅色的那個男子又走回來，把五個便衣人分配在車站的一端，一步一步在月台上緩緩散步。他們依然未曾看見他倆在郵件手車後面；但是他們如果再走近來呢？——阿乃馬利這時決定。她向愛人耳語了幾聲，他連想都未曾想一下，即跟她走，他緩緩地由左邊走向木柵，走向那兩

個手持多節杖的人所站的地方。阿乃馬利但是忽然倉忙地走右邊向這兩個人奔去，她用手抓往中間一個的上衣領，尖聲叫道：「救命，有人要殺我，我是蘇來台的女助手，拘捕女間諜和他，他們抵抗，他們有手槍。」

。「謝謝。」一個人脫口道，他還利用一些時間來向這位美麗而年輕的女子作善意的顧盼，這女子是一個好好的法國女子，於是他和他的同伴奔過去，當他們走車站大廳屋出去向月台轉彎的時候，兩個人慢慢地走到欄柵邊上了，他們在外面已經比較緊張地跳上鄉下馬車，馬車在奔騰飛躍中載他倆作「鄉間之遊」去了。在前面村莊裏付了馬車錢，在鄉間去了一節，又找到了一輛馬車，到了追捕狀到縣知事公署的時候，有一輛越過比利時邊境的汽車開行，結果到了嘉來祿衣，而後又坐特別快車到古倫。到了德國邊境，他倆都得救了，維男基到那時才說他自早晨起即覺得肚子十分疼痛。

他呻吟叫苦地下車來，不能步行，送到文稱此醫院去，這天夜間，命運用殘忍的棍棒來擊碎阿乃馬利。來塞爾的短短的，幸福的戀愛之夢。前上尉卡爾·維男基這夜間死於化膿性盲腸炎，丟

下了他的年輕的愛人，忍使她悲痛得無可慰藉和生趣全無。

醫院管理處從阿乃馬利·來塞爾那兒知道已死的軍官的家族通信地點。阿乃馬利·來塞爾自己記起了上尉曾經向她說過，如果他有長短之時，她即刻去通知在柏林皮洛夫街的一位馬特西烏司先生。

電報到處可以飄揚。阿乃馬利·來塞爾在頓姆旅館中遇到來奔喪的死者的親戚。姑娘到死者的哥哥那兒去，她問那天安葬，她所得的答復此事與她無關，家族告訴她，她爲了免除他的不幸，故她不能到他的墓上去。家族完全不知道上尉最近一時期的作爲，并且證明上尉之所以猝死是因爲被歹人勾引所致，又說明她將他拖累了。

阿乃馬利在她的房間裏痛哭，有一名古倫司令部的陸軍中尉和露可親地走到她面前，說明他的任務是來請阿乃馬利繳出死者的紙張來的。阿乃馬利頓然想起了，她在痛苦悲憤中未曾想到這方面去，紙張都縫在死者的背心裏面，當家族們已經都在醫院的小教堂中圍集在棺木四周的時候，露可親即穿他生前所穿的衣服睡在這棺木裏，一名軍官和幾個便衣人來了：『司令部命令！』

## 沒收屍首

對此莫名其妙和不能索解的家族驚惶失措，然而不到半點鐘的時候，屍體又歸還家族了。司令部中尉到了晚上又去看阿乃馬利·來塞爾，她起初拒絕開房門，她不願意見任何人，她不願意和任何人談話，她願意隨愛人長眠於地下。中尉向她說話，隔着關了的門向她說話，門到底開了，他先將眼見放在桌子上的手槍藏入他的衣袋。她和這位中尉上車站去，他請她到了柏林即刻會馬特西烏司先生，他又把他的地址告訴她一次。這位年輕姑娘在到柏林去的火車中回復了原狀。一位瘦小的人在車站上，他是馬特西烏司先生，請她到他那兒去，他一見便認識她，滿身穿的深黑色衣服的青年婦人。在死者背心裏找出來的字行密集的紙張放在這個男子的辦公室中，旁邊放有地圖，兩腳規和紙張。阿乃馬利的精神很快就回復了，她說明，指示這兒，維男基紙條上左邊的數字是代表參謀部地圖上面的平方單位，這些線是軍用鐵道，這是壕溝，這些線路是最近一次檢閱時估領的，這是這些，那是那些。馬特西烏司走牙齒縫中吹氣。兩個人把各種記下的材料一一記入一份地圖中，費了幾小時之間，阿乃馬利都加以明白詳細的說明，馬特西烏司不作聲的畫圖，臨了，天

色黎明時候，他和阿乃馬利握手道

「您什麼完全都會的？我想，我們明天再繼續談下去。」

阿乃馬利睡在馬特西烏司先生住處一張單背沙發上面，她夢哭。

阿乃馬利還在睡的時候，兩個男子在動物園中散步。一個是馬特西烏司，另一人則爲戴有「閣下」的頭銜者。

閣下：「我以爲您的計劃實在滑稽：那個姑娘能夠將可憐的維男基的記述譯成文字，而且能夠加以說明，這一項事實卻不能證明她自己能夠報告什麼東西。」

馬特西烏司：「我能識人，我有向各方面物色人才的責任，我們試一試。此外，我更可憐這年輕的小東西——。」

閣下：「如果您可憐這娘姑，那末您不妨薦她去當教員，或是機關中充職員，卻不可把這樣年輕的人送到險地裏去。」

馬特西烏司：「她願意，蹈危險。」

一名最偉大的德國女間諜

閣下：「那末您幹您所願意的事吧，然而結果您一定會知道。」

下午阿乃馬利哭喪了臉和面色蒼白的坐在馬特西烏司對面。瘦削的男子開口說話。他的瘦小伶俐和保護得很好的手在地圖上面滑動，玩耍兩腳規，在白紙上畫線。「您今後預備幹什麼？」

「我不知道，一點也不知道。」

「我一定要幹些事情。」

「我得趕快自殺。」

「您以為這樣是對您的死友有意義的嗎？」

「那末我願意幹一些使我忘記我的環境的事情。」

歇了一回。

馬特西烏司無聊地玩弄地圖。

阿乃馬利那時說道：

「我不能——嗎？」

「只要您願意，當然可以。您聽着，您到福給僧（在萊茵河旁，愛爾薩司和法國邊境）山中去。您去決定一下各種事件。」馬特西烏司和她坐在一起談論地圖和法國軍隊人名簿，又直到東方發白爲止。姑娘的疲乏的眼睛裏面有了生氣了，她常常持異議，建議這樣那樣，向對坐者提出意見，而且還做別的事情。瘦削的馬特西烏司興趣勃然，兩個人很投契，行爲一致。第二天早上，阿乃馬利遷到旅館中去。幾天過後有一個姑娘，看來，不過十六歲的樣子，到夏洛頓堡俾斯麥街的一個女塾去。長長的髮辮掛在她的背上。她的身材嬌小玲瓏，這對她有莫大的幫助。

馬特西烏司送這個姑娘上到可兒馬兒去的特別快車。一個年老的人在遠處看這個姑娘上車。到她的火車開去以後，這位老先生和馬特西烏司在車站階梯上會面：「您真是瘋了。這還是一個小孩子呀！」馬特西烏司攸暇鎮靜地一步一步下階梯。他並不認識那偶爾在身邊同路的老先生，他低聲自語，這位老先生所了解的只是：「您且看後文，閣下。」

當阿乃馬利·來塞爾以一個出身日內瓦的學圖畫的女學生而到法國境內的福給僧山中去時，正秋高氣爽之時，她的護照上面蓋有分外美麗的瑞士鈐記，上面載明她十六歲，她在外國小

旅館裏面住了不久即成爲旅客和旅館人員們所樂與交往的人。她整天去逛山。她到處和人家容易熟悉，獵戶幫助小孩子支照相器的三腳架，鐵路人員把他們的緊張的工作告訴她，鄉野農民和姑娘談新修和新築的路徑。當一天晚上她回到旅館來時，被一種大騷動所纏繞而不寧，那是打野外，師的大演習快要舉行了，這消息，她是在當地小報上面看到的，這項消息載在巴黎的大報上面，也載在德國報紙上面。這晚上阿乃馬利坐在一個年老的，粗野的中尉旁邊，還有許多年輕軍官連同其他客人同坐，跳舞飲酒，第二天早上軍隊即舉行演習，軍隊後面跟着一輛雙輪小馬車，旅館主人的一匹肥滑的小馬駕着，他這一次得了公卿的報酬，車中是一個十六歲的阿乃馬利·來塞爾。她是中尉請她的。

「全師演習嗎？」阿乃馬利詳細地認識了法國軍隊各部分的規定的力量，她一見就知道這兒集合的隊伍多於一軍。她在柏林早就見到法軍大演習的報告，她在自己目覩的這種公開檢閱和操演中間忽然發覺了天壤之別。

「我的中尉，我還不會看見過砲呢，」勇敢熱誠的中尉晚上於是就伴她走遍各砲位。阿乃馬

利不倦怠，她一天一天坐在她的小馬車裏跟着軍隊。見她的人都即會認識她，大家歡喜這身穿花外衣的年輕小東西，『中尉先生』因為阿乃馬利老是在新到的地方替他照相，所以像孔雀一樣張眩他自己，而且中尉自己從來不覺得他的後背老是有礮位，老是有壕溝。他應該什麼能夠覺得呢？他的眼睛前面只有令人興奮的孩子，只有他每晚，在演習完了之前，在一株美茂如圖畫的菩提樹下和她舉行一種小小的，真正的結婚禮的姑娘。阿乃馬利有一種異議：『一個軍官太太幹什麼？您的職務是甚麼我的中尉？』而這位被她所愛的中尉卻是一個簡樸單純的人。他是一名真正的老兵，是一個真正的，積極的士兵，他由下級軍官逐漸升上來的，除兵士的手技以外，世界上一切都不認識了。他能夠和一個美麗的姑娘暢談這些事物，這已經是幸福了，就一個老兵而言，能夠知道這些新的材料，已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現在一切東西都已埋伏起來，礮的瞄準盤亦已經編好新的數字，這都應該知道的。你看，我的孩子，以前是這樣，目前卻又是一樣了。』

當早上的清風來暢人胸懷的時候，阿乃馬利誓言她即刻要回家去和她母親說話，中尉先生即刻預備了一輛好汽車，一名隨從副官和一名下士送這個姑娘帶了隨身提箱，圖畫和照相，風馳

電掣地到邊境上去。稅關是免了檢查，下士向關吏說明他不願意叫中尉的未婚妻麻煩，未曾洗出的照相，因為阿乃馬利特別告訴下士說明這是特別重要的東西，好叫中尉也能够接到相片，所以還留在手提箱中。

阿乃馬利·來塞爾買了瑞士的車票，必須隨時謹防意外；但是她中途轉坐特別快車到柏林。她在臥車中醒着，到最後睡熟的時候，夢中微笑，而且相信維爾基以前是滿意她的。

第二天，馬特西烏司在他的辦公室中驚惶失措。

「法國砲台不再顯露在外面嗎？它埋掩到砲身的口徑為止，這是爲萬一之時供野戰之用的嗎？誰愚弄您的您這兒畫的是要塞壕溝的簡圖，人們目前已經在流動地帶爲戰爭而修築這些了嗎？」

「請您給我一支紙煙。我正在把紙煙吸上癮了；我雖然隻身獨處，請您放心。護照上載的年歲並不是我的真的年歲。您以爲人家騙了我嗎？那末您對於這些照相又什麼說呢？」

馬特西烏司默不作聲。最後他又走牙齒縫裏吹氣。「這是一種印像，」他低聲說。「我對您表

示敬意這是年來最重要的發見，我們在德國還只在護礮板方面講求掩護之法，而他們在那邊卻已經掩埋到礮身開口處了。這是一樁非常事件！

四天以後阿乃馬利·來塞爾有電話給馬特西烏司。「我不能耐了，我沒有這個不能活下去了。我現在到那兒去呢！」

“Baverloo”，馬特西烏司說。

阿乃馬利·來塞爾自從在福給僧山中獲得了巨大成效以後，便成了馬特西烏司先生的固定的屬員。她得到一個號碼以和他人區別，而且在危急的時候也可以用這個記號和她的委托人發生關係。她的暗號是一和四G和W。這年冬天她留在柏林。她和馬特西烏司先生一起把所有關於外國軍備的祕密消息的材料全部整理完畢，她是一個伶俐的女學生，全部精神都放在工作上面，她認識各個重要間諜，這樣，以後她可以在柏林以外的危險地帶和他們合作。直至一九一四年春季她纔實現了屢次延宕的，到比利時去的旅行。爲的是要去察看比利時一處小城市聖塞白司帶安四周的地形，去看緊接荷蘭邊境的大的軍事訓練場所柏凡爾洛。要注意的當不止此，比利時

要塞和礮台的武裝的數量。呂替希礮台的軍器廠中經常預備的礮有幾門？口徑有多少？比利時河流和運河的水的控制方法，在嚴重時期中又如何着手？鐵路線如何？

比利時軍官們在不列塞耳安哥拉哀司旅館中一間非常堂皇華麗大棕櫚廳中舉行一個慶祝會。阿乃馬利於同晚坐於餐室中。旅館的客名簿上卻找不到這個姓名，裏面寫的是法國姓名，阿乃馬利帶的是一張法國護照，裏面載明她來自巴黎。

這天晚上一名年輕比利時少尉來納奧斯汀走過餐室，他走女間諜的餐桌前面經過的時候，一只玻璃杯嘩啦一聲打在地上。坐在桌子邊上的年輕美麗婦人輕輕的叫了一聲，這個婦人現在卻不容叫人再認識她就是在福給僧山中跟着大兵演習的年輕姑娘。她的手割破了，一小滴鮮血掉在用黃色印度大麻製成的棹布上面。來納奧斯汀，比利時皇室的少尉，自小受充分的教育和有騎士之風。他趕快站在她身邊，送她走出餐室。他去找了一小塊藥水棉花，一小塊橡皮膏，隨後兩個人就在旅館大廳的兩只深靠椅上縱聲談笑起來了。

「玻璃片致福」來納奧斯汀說。

「我們這樣希望」阿乃馬利·來塞爾笑道。

玻璃片致福，而且介紹朋友。年輕軍官知道在他面前的是一名耽於圖畫的少婦，她在暑假以前要在美妙的比利時首都許多博物館中研究和描畫大圖畫。在末兒支博物館中遇到她，在坎姆勃耳森林博物館中也遇見他。逐漸接近，來納奧斯汀的職務清暇，因而他有餘暇時間，他伴着那美麗的女子，一步不離。

這個婦人是熱情的法國女子，而且是痛恨德國人的。她的早已去世了的父親，生前是法國軍官，他把他對於戰爭技術的興趣遺傳給他的女兒。享盛名的法國軍隊，法國的大軍，那還有些東西比利時的呢？

「喔喔！」奧斯汀抗議道，「但是請了，女士，我有的是這樣那樣。」

她忽然不見了八天。軍官愁苦地到處亂跑。她突然又來了，她走遍了全國去畫圖寫生。她取出幾張美妙的鉛筆畫和墨炭畫，是邱陵，河上的船隻，然而還有許多她不給少尉來納奧斯汀看的東西。她的柏林的住處卻收到了她許多箱油畫，有的是牧場上的馬匹，有的是風磨，有的是森林的風

景。這些圖畫都到了馬特西烏司先生的手上，他全無藝術的理解，把布上的油畫顏料一起剝落了，然後再去研究他所十分注意的圖畫。

一天旅館前面停有一輛兩人座的很美麗最新式的小汽車。奧斯汀能够開車，阿乃馬利來塞爾買的。她要駕車去看看鄉間風景。

奧斯汀請了一星期假，親愛到最高度，他駕了年輕的巴黎女子的車到鄉間去。汽車縱橫來往於大操場柏凡爾洛上面。一個已故軍官的女兒阿乃馬利向少尉尋根究底地發問。又走礮台前而走過，又爬過避炸彈的地窖，這些地窖因為軍官的同伴引導，所以容易得其門而進去。旅行第二天沿荷蘭邊境走，汽車在行軍道上忽然小有損壞。奧斯汀在修理馬達，阿乃馬利抽日記簿來，撕了一頁下來，說道：

「我們用了多少汽油，走了幾公里，我想把它記下來。」

軍官的小小的修理工程完畢之後的一瞬間，阿乃馬利要把紙張，重行放到小冊子中去；但是因為手的不靈敏的動作將紙張落在地上了，風把它搶去了，吹走了，來納奧斯汀是受的秉秉有禮

和善良的教育，趕着在紙張後面奔來，要抓住它。

「不要追！」阿乃馬利叫道，「您丟了一張紙吧，」然而少尉追趕不捨，紙張卻旋轉起落於行軍道上和吹過操場去了。於是阿乃馬利也開始奔跑，也許她先抓住它。紙張吹到溝中去了，少尉跳下去，隔了些時，她看不見他了，他們中間隔有一堆小樹，他老沒有回來，最後他卻跨上行軍道，說道：「紙張掉到一個小水潭中去了，抓不到了。」他的話到此為止，兩個走上汽車。少尉踏動風門。汽車越過行軍道，阿乃馬利·來塞爾由旁邊看他的送行者的臉。軍官老是咬自己的嘴唇，他臉色蒼白，不說話。阿乃馬利·來塞爾正襟危坐。她在她座位上面踟躕得像一隻貓，預備跳出去，預備着爲生命而掙扎。

軍官必須開慢車，他向一個村莊前進，在一處地方，在道路交叉處，在行人道上，大約在一百公尺之地，有一名憲兵站着。

少尉來納奧斯汀扯動汽車制動機，汽車叭一響的停住了。阿乃馬利·來塞爾這時候看到他的臉上猙獰可怕，他跳出汽車。他快步直趨那憲兵那兒去。

「哈囉！」他叫道：「守衛的，您快些過來！」阿乃馬利那時候腳踏風門桿，另一只腳又踏動開關，轉動機早已撥好了，右手已經把住向盤，滑到開車人座位上去，車身向前聳動了。汽車馳出村外，初動時轟隆作響，阿乃馬利還不懂得轉向的方法，汽車在散步的小路上衝向林邊去。阿乃馬利·來塞爾扯動制動機，然而汽車依然是衝到一株樹上去，婦女跳出車來，汽車轉動機依然未曾停止，繼續前進，向街道另一邊去，跌在溝中，着了火。

阿乃馬利·來塞爾急奔穿過樹林。她奔跑逃命，沿小路走，這道小路直把引到河邊。她在這兒稍稍過了一下氣。她看到一隻大貨船，船用一架小自動機來推動，慢慢地在水面浮游前進。她把衣服脫下，把它縛緊，縛在背上，洩過水面。她用不了洩多少時間，即抓住了貨船的深深的船舷。她縱身翻上船去，在船上向前爬，這樣岸上人可看不見她，最後到船尾上，站在一個年紀很老的荷蘭船戶面前，當她滿身淋漓和水滴潺潺而下，衣服單薄地站在他面前的時候，他驚駭得嘴裏吹出聲來。阿乃馬利回過氣來之後，她即刻把握住當時情況。

「三千法郎，」她說。「這兒，請吧，這兒是票子。票子就是有些潮濕；但是其他都還照舊很好，如

果您能載我越過荷蘭邊境，這給您做酬勞。但是您必須將我藏掩妥當，因為我偷帶了金鋼鑽，所以守衛邊境的人就在後面追上來了。這是一千法郎定款。」

美姆弗洛烏是船主婆，聽到她丈夫的叫聲探頭出船艙來。於是一切事情進行得很快。船底下各種各樣貨物中間有一扇門打開了，這扇門並不容易發見，而偷稅偷帶的事對於這扇門也不是完全隔膜的概念。有一間房子，有迅速地把幾條牀毯和枕頭丟進來，船主婆帶了濕衣服出去，有很多熱茶，在走過邊境以前經過了許多驚心吊膽的事情。

美姆弗洛烏當船夫於他的金錢以外給人家堅實地吻一下的時候也在旁邊。

來納奧斯汀但是終竟被事情弄得倉皇凌亂。憲兵和他被燒着的汽車所阻住了，他們以為婦人在這下面，直到過了很久，他們並沒有找到她，他們知道他們以為她在覆車之下的猜度是錯誤的，那時候纔向前面鄰崗報警，這些守望崗騎了馬，帶了狗來，然而這時候又起了一陣雷雨，因此找不到她的踪跡。

然而少尉在不列塞爾把這張並未遺失在水浪中而由他珍藏在皮匣中的紙張取出來。紙條

上面寫的有秀麗的字母和數目字，是詳細載着兩天前在那兒停留過的兩處要塞的軍事情形的。敵的口徑和它們的射程更註得非常詳細。

阿乃馬利走好克汪荷蘭上船到杜威爾去。她的筆記由馬特西烏司搭車帶往柏林，馬特西烏司和她是安姆斯特丹會面的。她變了樣子。頭髮顏色不同了，帶了眼鏡。她在瓦特島留了一時期，她坐了小汽船遠遊英國海岸，隨身始終帶有畫具，如果有人注意她的時候，便裝一名寫生的十分真確的女畫家。然而她忽然和維男基生前同在嘉來非來附近鄉村中一樣，感覺到非常可怕。半夜，她在鄉村小旅館中房間裏起身來，將最應用的和最重要的東西收拾在一隻手提包中，走梯子上出去。遲緩，寂靜，她的莫名其妙的畏懼的感覺老是跟着她，下梯子去，結果在房子地層上站住了。她聽到客室中許多沉重的男子說話聲音，她早知道人家在談論她，她有刺探海岸方位的間諜嫌疑，即刻要加以拘捕——阿乃馬利·來塞爾早上上了由杜威爾到卡拉司的輪船。她在甲板上提出她的瑞士的護照來，她又經過巴黎直赴柏林，一方面自從她被人用無線電通知之後，所有英國船上都有人在偵查她。馬特西烏司在柏林知道其時比利時秘密工作和英國的秘密工作是密切攜手

的，那用來納奧斯汀來耍她的戲法的女間諜和英國海岸邊的女畫家原來是一個人人家因為她的眼鏡，給她一個外號叫做「女博士」。馬特西烏司把阿乃馬利·來塞爾的護照一律收回，而且全部火燬了。

「我們現在纔得用真姓名到美倫去休息一下。我確是怕——然而不要來擾您的安甯。」阿乃馬利·來塞爾走遍了美倫的花園。最近的許多緊急事情，逃避到荷蘭貨船的甲板上，夜間到法國船上去的步行，這些事情目前都幾乎不能感擾她的神經。她常和一個意大利珠寶商在一起，這是她年來第一次和一個男子公開的同居，而不必想到用如何方法在他身上騙取任何一種軍事祕密。七月中旬，此時是一九一四年了，她接到馬特西烏司先生要她到意大利去的要求。一個間諜，他以前是工兵軍官，坐守在曼蘭，接到馬特西烏司的委托，委托的主要點是叫他去估定全國沿岸新近究竟有沒有土地工事，有些甚麼樣的土地工事。這次工作限期約於星期內完成。這個人用密碼電知柏林，說他必需有幾個星期纔能完成這一項工作，因為他得旅行各地。阿乃馬利·來塞爾於此電發出以後二十四小時已經在他的住宅中了。第二天在城裏設了一處廣告行。這一家

廣告定閱全國報紙，尤其是各小地方的地方報紙，這是不會引起人家注目的。這些報紙上的廣告全部有系統地剪下來，這裏面有軍事機關招人投標地下建築和水泥工事的廣告。如是再用一張精確的參謀部地圖來研究其情狀和範圍就不是難事了，問題在六天之內即解決了。

## 大戰中的間諜

隨着戰事的爆發而有許多關於這次事件對人民，對於各國經濟生活，甚至於有對參加戰爭的各個國家的軍事變化的各種猜測，預定和計算。全部歐洲一下都在極度的興奮狀態之中，舊時代的世界的圖形爲之變相。那時的情況顯見得沒有人對於湍流狂湧的事變的範圍能够在事先有所見及，那時的情況，各國首先是一個無可轉圜的對立形勢，於是漸漸地大家在陣地後面組織起來戰爭。

連各國派在各國的情報機關也一下完全改組了。先時幾乎完全撤消，過了起初幾星期以後，凡是參戰的列強都感到必要，重行着手和全部從新組織起間諜機關來。

這種需要在英國，法國最爲迫切，即比利時也是如此。它們的戰前間諜工作行動方面比防禦方面要積極得多，那時候這些間諜，尤能在德國邊境上探聽各地要塞以爲決定將來各本國的軍

隊直入德國境內的張本。他們尤能刺探得德國行軍計劃，發現軍事上的弱點，這些智識都能夠幫助他們破壞德國行軍而便利於各本國軍隊獲得迅速的成效和使之侵入敵國。

戰爭的頭幾星期中，德國軍隊在西戰場上面的非常的成效使他們無所施其技。英法間諜機關用這樣巨額的金錢，這樣靈敏的方法和費了這樣大的力量去從事的工作的绝大部分，結果枉然。敵軍不能利用這些刺探得來的材料，法國必須失望地在本國境內作防禦戰，英國又非幫它不可。向德國海岸進攻的計劃擱置起來了。戰事狀況自戰事開始時起便是每小時在變換中，陣地不時移動，簡言之，再來說一次一切估計都無裨實用，必須從新着手。自從德國軍隊侵入法國以後，協約國孜孜於設法予依當時事勢非常重要的德國情報工作以一個致命的打擊。德國情報機關派有一名非常能幹和靈敏的人坐在安特衛普，他在戰前專門報告法比，英三國軍事合作的消息。戰事爆發以後不多幾天，比利時人便去下他的手，把他槍決了。他的存在和他是間諜的事實是由英國間諜機關去報告的。

此外，英國人正在戰爭初起的幾天以內給德國情報事務以一個最劇烈的打擊。現在知道他

們遠在戰爭爆發以前早就詳細知道了最重要的間諜的姓名了，然而還不知道誰把他們出賣了的。他們讓這些間諜們自由自在，直到戰爭爆發為止，使他們以為自己都是安然無恙的，在戰爭的初起幾點鐘以內，纔向他們開始進攻和將他們拘押起來。被人用這樣的方法拘捕的人數大約有二十人。這在德國間諜方面說是一件不幸的事件，從英國來的消息特別重要。大戰爆發之後不多時有一個在德國情報事務方面很重要的人，德國海軍軍官卡爾漢斯洛帝在英國被捕。他在以忠勇的行動獲得各方面的崇敬之後，即在杜威爾被槍決了。他為祖國而作英武的犧牲。

俄國的間諜基礎非常廣泛深遠，就間諜組織而言，它於戰爭爆發之時為參加戰爭的列強之中不受重大打擊之惟一國家。俄國間諜初時確實曾經深入過德國，據來特爾案所指示者，則俄國在奧國間諜組織之完善，預料可於現在爆發的戰爭中收得最大的效果，而且以後事實之表現，俄國間諜確亦如願以償了。但是俄國對德國所用之方法並未奏宏效，其原因由於方法本身之不甚合宜。

當然德國正在焦思殫慮沒法重行組織間諜和建立在敵國境內的間諜機關的時候，德國國民

開對於間諜的防衛初時卻放了可怕的異影。德國情報主任尼古拉上校在他的秘密的權威一書中關於這方面的記載如次：

「人民初次從官方聽到關於這方面的事情。其結果為造成德國全國對於間諜的畏懼心理，這種畏懼果然造成了可笑的現象；但是也造成了嚴重的現象。無意識的謠言在國民心理非常緊張的時期中，傳播之迅速猶如星火燎原。敵人為收買情報而載了黃金的汽車來行遍全國的消息，奏效特別宏偉。每輛汽車都被阻在中途，使每個坐車人都人人自危。不幾天中甚至於到了發生檢査停放汽車站的問題的情狀。」

德國官場對於當時的情況，曾經有一件闢謠安民的文告。那是斯多德加德警察廳長皮丁格爾於戰事爆發之時下給屬員的一道服務令：

「警務人員們！當地居民們正在開始倉惶駭亂起來了，街上擠滿了男女老幼，他們為一種無聊的事情而忙迫擾攘。每人把他的近身的人都認為是一個俄國的或者是法國的間諜，而且個個人心目中都以為這些近身的人都有一種兇毆他自己和兇毆他所假想的警察的任務，至少有

因爲一種嚴重的騷動而把他交給警察的任務。雲朵認作飛機，繁星視爲飛船，自行車的小燈誤爲炸彈。在斯多德加爾德城中的電話電報線都被切斷了，橋樑被炸了，間諜就地槍殺，自來水管中安放毒藥了。如果真到了嚴重時期的時候，則一切事變都不應忽視。現在此地可以決定的爲以後的事情未可等閒視之。這種情形雖然應該視同身居瘋人病院中一樣，然而另一方面，每個不是懦夫或者不是危險分子當準備着了真正嚴重的時期去應付一切。警務人員始終應該保持冷靜的頭腦，你們自來盡是堂堂丈夫而沒有一個巾幗女子，你們不要人云亦云，你們得張大眼睛來觀察你們的缺點。公安局長皮汀格爾。」

德國最著名的報紙弗郎克府報於一九一四年九月十八日載有下列的文字：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瓦爾塔克有八十名身穿德國軍裝的法國軍官被捕，他們乘了十二輛汽車越過德國邊境。柏林有多數間諜被捕，柏林菩提樹街上亦有兩個喬裝僧尼的俄國間諜被捕。」

發生這種心理的混亂現象的原因只能歸咎於一種制度之缺點，這缺點於和平之時決不能

舉發潛入德國的真正間諜案和把社會的各方面秋毫不爽地詳察出來的。承認間諜工作有效的人，怕軍隊蒙根本的失敗。以前在德國除了局中人以外，沒有一個人能夠知道間諜刺探消息的真正方法，這種缺點在現在引起非常的恐怖。當有人破獲了喬裝僧尼的間諜的時候，國民對於有間諜的本質並無認識，因而簡直不能從事於有效的防衛。

其間，凡是參加戰爭的國家都把間諜組織擴大到不可思議的範圍，從新組織，而且無限制地擴張組織。中立國境內到處都是參戰國的情報軍官，原有的情報機關一概擴充組織。間諜人數增加至數百倍。這是全部戰時間諜的本質的基礎。當時有無數帶着中立國護照周遊全歐而從事間諜的人。這些人完全為他們力能獲得的金錢所誘。事情雖然近於怪誕，然而事實完全證明在荷蘭新開的公事房特別多，這些公事房都以介紹的形式出賣軍事消息。至於收買者誰，則不必深究，主要的事情是消息的索價非常昂貴。整個戰爭間諜為各方面都有無數間諜派到各方面去的任務，除了如同在間諜中樞機關中解決算術例題一樣的事務以外，別無所有了。主要事情只是在估計那幾種報告是有意義的，那幾種卻是無意義的。以後又須估計到是否有軍事價值，對付已經探

得的敵人所用之各種方法的對策是適合。這兒的主要技術爲辨別消息之真僞和重要與否。各方面於戰爭時僱用或者由於前述動機之鞭策而自行投効的無數間諜中，當然不是個個可以信託的。各列強對於這種情形都即刻就知道了。故於此種公開的間諜以外，各國都不言而喻的尚有軍人間諜。在這一方面派出去的人都是特別有爲和可信的人，這種人依事實的需要當然以軍官爲最多。這些人對於他們所負的任務都有自由處置之權，或者予他們以非常寬泛的訓令。

這些間諜，依他們的表現，始終是最有成績，可靠，操守廉潔，具有愛國熱誠或者是忠勇的軍人。各個派遣間諜的國家尙有好奇之士伴着他們，這些人也佔重要地位，這些人由各國在熟練間諜當中挑選出來的，因爲他們都半比較聰明，所以較爲重要。最後一種型式中最傑出的代表者要算是舞女馬太哈利。她的成績在全部間諜事業說來，甚至於各國情報機關結果必須向職業間諜索取他們對於消息的確切證明。所有參加戰爭的各國情報機關因此到了戰爭結束的時候爲止堆積了不少這些東西。簡單言之，一切消息都是僞造的。有的地方的間諜並且把重要的軍令原本都送來了，表示他們用荒誕的方法去搶來的。這中間有許多被人認爲真品而付以真品的價格，但是

也有許多即刻被察破是假的，至於製造這些軍令的人則全視其所得之代價而別工拙。著者曾經從一名駐在一個起初是中立的，繼後卻牽入戰爭的旋渦來對德宣戰的國家的德國間諜主任的口裏聽到一樁有意義的故事。

這一個國家有一處很大的火藥庫於它加入戰爭以後不久即被炸了。炸後幾小時之內即有八個人在一日之內去報告，每個人都要求鉅額的報償，理由都是他們都是單獨去轟炸這火藥庫。

至於間諜的整個技術方面，它的生存，那都是不必深究的事情。至於一種根本是喪德的行為之描寫與敘述，其作用亦復有限。凡是激於愛國熱誠而去充間諜的各個間諜的命運，或者由於好奇心而投身間諜界的人們的命運，二者都自有其不朽之意義。

## 戰爭中的女博士

阿乃馬利·來塞爾願意於數星期之後到卡潑利去，然而她在羅馬得到關於震耳欲聾的歐洲霹靂的消息，戰事迫在眉睫了。阿乃馬利·來塞爾自羅馬搭了一輛汽車急急忙忙地到曼蘭去，她因為得到駐在那兒的間諜的幫助，辦到了一張偽造的法國護照，電光已經在雲中閃射了，戰事看來是不可避免的了。阿乃馬利·來塞爾坐原車到文體米辯利亞去。她在這打發汽車回去，即刻就有一名看護婦起程向巴黎進發了。

她於七月底去見常駐巴黎的間諜皮殺爾特先生。

她看到一個男子，這個人因為受驚而面色蒼白，戰慄瑟縮地坐在他的房間裏面。皮殺爾特先生對來者愕然而視，阿乃馬利·來塞爾低聲說道：

「您不要如此看我，一和四，G和W。」皮殺爾特跳起身來，眼睛裏放出喜悅的光彩來：「女博

士您冒險到此的嗎？」

皮殺爾特於羣衆在窗子下邊充滿着，戰爭精神唱馬賽歌，而歌聲中復雜以斷續的「直到柏林，直到柏林」的呼聲的時候，把紙張張開在德國女間諜面前。皮殺爾特在這興奮的日子中間從來未曾懈怠過，儘可能的在巴黎來往於各火車站時以及由和許準備出發的軍事家長期的談話中，探聽行軍的情況。女博士只要一小時的時間來整理材料，和把這些材料寫在一張薄紙上面帶在自己身上。

她因爲得了皮殺爾特的幫助，又製了一張新護照，在皮殺爾特那兒凡是應用最繁的護照，藏的有現存的。她是一名比利時軍官的女兒，她造了一份公文，公文裏面說明她是比利時女看護，因爲有緊急事件，要她即刻出發到一處比利時野戰病院去。

但是當她在巴黎設法即刻到比利時去的時候，遇到了分外困難的阻礙。她冒萬險，想多獲消息，她也出現於巴黎警備地帶的運輸部的獅子窟中，她以她的使人迷戀的熱情的刺激性，她的魔力和她以半開半閉的眼簾向那臣服在她面前的法國軍官送過去的微微的媚笑去換得了自己

黎到不列塞爾去的專程特別快汽車上一個座位，這一輛汽車是送一位便服的法國參謀部軍官到不列塞爾去的。汽車經過康派泥，聖昆墩，麻拖克嘉，來洛衣而至不列塞爾，女博士的慧眼即刻可以見到沿路法國行軍的重要地點所在，並且看出了弱點和堅固的地方。此外更和坐在車上到不列塞爾去的法國參謀部的軍官們閒談，她得到了許多特別重要的，德國參謀部至今尚不過在臆測中的事實，即比利時軍隊於萬一的時候和法國取攻守同盟的態度向德國進攻。

這些都完全由參謀部的軍官的口氣中得來的。當汽車到不列塞爾的時候，阿乃馬利·來塞爾不能即刻和法國軍官分手。事實相反，軍官們把這個美婦人帶到比利時參謀部去，她在那兒旁聽這些軍官和一位法國參謀部長的代表人說話。她始終以熱誠愛國的代表在這種談話之中知道這位主任軍官，李克爾將軍的頭腦中充滿着對德國戰爭的意識。她又聽人說在一接觸的時候，就有六師英國步兵和八個炮兵旅，合計有十六萬人在安村衛普依約登岸。

阿乃馬利·來塞爾聽這種談話時有兩種錯綜的感想，她一面明白這種材料如果是——，如果能夠傳到柏林，那末對於德國軍隊是無限制的重要的。另一方面她自然確實知道如果李克爾

將軍只要一下想起來查考她的來歷的時候，她有絕大危險。於是她利用第一次機會即行告辭，她必須去買些東西，然而她並未會失法國軍官中的一名，即一名上尉參謀要她晚上到 Talace 旅館去消遣的約，到了這位法國軍官捨命愛她的時候，她纔失了她的約。

當她站在街上的時候，她決定不去赴這次約。然而晚上她的好奇心又發作起來了。她拚命冒險去多聽消息，和法國軍官在這家旅館的餐室裏面同坐尙未到一點鐘，她已經知道了比利時的行軍計劃了。她探得比利時各省軍事領袖聲明法國軍隊侵入比利時國境，比利時決不認爲侵犯中立國精神。比利時大軍集中漢奴特——聖特龍——體來蒙——漢姆美爾之間。她探得了行軍的詳細計劃，將到半夜的時候，她又知道呂替希炮台被佔領了。她尤其探得關於最近防禦工事的情形。要塞的建築雖然新式，和不致被衝破，然而空隙地帶卻是近幾年來並未造好，被深谷所橫切的前道障礙物完全不能避火。這裏幾個山谷裏面並無地下前線要塞。要塞裏面即有兩師人開來，比利時第三第四兩師爲掩護這些軍隊行軍計劃之用。阿乃馬利·來塞爾探聽了這些消息以後，她即和法國軍官們斷絕往來了。

她裝做忽然不舒服，她想她「父親」——即那位比利時軍官的念頭使她非常苦悶，她離開那軍官的時候，使軍官毫不生氣，她以她的護照，她自己的積蓄，坐由不列塞爾到呂替希去的特別快車，即坐那比利時參謀部軍官急忙到要塞去的坐車。

馬特西烏司在柏林，他已經有好幾天沒有走出他的房間了。各地來的電報成束地放在他的寫字棹上，兩座電話機沒有一刻沉默的時候，副官們公開地穿了制服在他那兒出入來往。

他在不斷的工作當中卻從來未曾放棄過一個念頭，即阿乃馬利·來塞爾此刻在那兒？他接到曼蘭的密電，知道她自文體米到利亞到法國去了，她自己想她不是被捕和被槍斃了，那末一定會回來，而且帶有非常重要的消息。他候她回來和她的消息，等得不耐煩得如同他和巴黎和不列塞爾中間的聯繫中斷了一樣，劇烈的戰爭阻止了間諜用電報通消息的可能。

八月三日至四日的夜間，比德邊境上面德國哨兵中的一個在那司潑洛和歐本的大道上面發見一個婦人，她身上穿的一件農婦的上衣，頭戴頭巾，破爛襪子；但是這個哨兵即刻就發見她穿的皮鞋工值精良。這個女子，是突如其來地越過邊境的，她甚至於要求解她到司令官那兒去。那是

半夜有人把前衛的少尉叫醒來，他很懷疑這個來者。請了一名穩婆來，沒有聽從那婦人的狂怒的抗議，她即刻要和一個參謀說話。穩婆搜查的結果，得到無數字行細密的紙張和一張比利時護照。「您蠢貨，」婦人向少尉吼道：「如果您已經知道這回事，那末我當然是一名間諜；但是是德國間諜！如果您不能即刻送我一個參謀那兒去，那末至少您得發電報給柏林參謀本部報告間諜一和四，G和W在這兒被您拘捕了。」

於是派穩婆和兩名崗兵守這婦人。少尉叫醒他的中尉，發了一通緊急公電到柏林，一小時以後有一輛汽車載了兩名中尉參謀到小村裏來了。少尉從來未曾受過這樣的吼罵，女博士的無限重要的消息即刻就由歐本一字一字地由電話報告給柏林馬特西烏司了，他又一項一項記下來，整理起來，一小時以後，這些報告又以消息和命令的形式傳播到軍隊中了，這天下午，即八月四日下午，哀米希將軍得到向比利時邊境進發的許可，並且接着手進攻呂替希的命令，這是「據間諜報告」以後很有把握的事。

呂替希砲台的中心地點於八月六日入德軍之手。

馬特西烏司先生在戰事開始的初幾星期中搬了地方。他設在皮洛夫街的小辦公室不敷應用，他找到了一整座房屋，在 *Koenigsgraben* 街上的一座極美的舊建築物，這一間的房間各自分隔得像鴿棚一樣，房子的第二第三層樓上的房間，一間一間緊緊的排列着，裏面坐的有穿制服的，或者有穿便衣的軍官，祕密消息的線路在這兒集合在一起。所有消息經人集中，考查和精揀過後由這兒分發到各個軍事地點去。第四層樓，實際也即是全屋最高之地，只有馬特西烏司一個人日以繼夜地坐在那兒，他的旁邊，在同一間屋子中間是女博士，即阿乃馬利·來塞爾。

這座屋子裏面，尤其是第四層上面活像新聞紙編輯部一樣的忙碌熱鬧。當然情形各有不同，並沒有公開的消息傳來，然而突然有無數人員跑來，他迷戀黃金願意應徵於德國情報處到敵國去充間諜和到敵軍後方去聽消息，這些人初時已經服過軍職，如果那投効的軍官帶有實在可以錄用的證明，那末他可以得馬特西烏司約時談話的許可，等到他做了一次工作，探聽了一次確實的消息以後，纔告訴他到 *Koenigsgraben* 街上的舊房子的辦公室去的途徑。但是四樓的門只有地位很高，只有成績很好和最可靠的間諜纔能進出。

馬特西烏司工作過於繁劇了。他的四肢只在他寬博的制服裏舞動，臉更見得清瘦了，他的手始終不歇，抓取兩腳規和鉛筆。女博士起身來。她現在代理過於忙迫的馬特西烏司先生和新近應召充間諜的人接談，她很懂得五花八門地去和這些難於應付的人應對，她很快地揀去小麥箴，他在短時期內前後破獲了兩個敵人的間諜，結果使事情轉危為安。那兩件案子都是法國軍官，他們越瑞士而入德國境內，要以尋常工程師的來投効於德國情報部，由此想知道德國間諜網。阿乃馬利·來塞爾也知道即刻鑒別消息的積極和消極的價值和估計其真實之程度，她除了因為英國於戰時起來時，用至今未曾完全明白方法，把最多數德國間諜出賣和拘禁起來之後，必須重新佈置聯絡而到英國去探聽一次以外，在柏林直留至一九一六年初德國決定秘密進攻凡爾登為止。在這一時期，最重的是情報機關正是該向法國刺探消息，而且起很好的作用的時候，一切聯繫卻都中斷了。

自來法國情報的主要部分都大批的，正確而迅速地由皮穀爾特先生探訪得來的，他是法國人。不多幾天以前，老是有許多秘密間諜經過中立國家，走各方面來到巴黎和他會面，想再向前進，

入一個中立國境去。此外，皮殺爾特先生的商號 Mennier & Co. 目前已經在陽士設了一家分號，它的經理人每星期必在巴黎和皮殺爾特先生有一次會面。皮殺爾特在法國無數小城市中都有分莊，他們代他經售橡皮胎及鋼珠床，這些人又須常常去看他。

這種聯繫在決定進攻凡爾登的緊張時期中忽然出於意外的中斷了。皮殺爾特是找不到了，他的辦公室是關門了，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了。

女博士決定即刻到巴黎去看他究竟怎樣了。她行動很敏捷；但是很小心。她由荷蘭到英國，由英國到波爾多，藉此可以不致啓人疑竇。她也找到了 Mennier & Co. 的門是鎖了，然而她以她的聰明和勇氣，到底走進房子裏面去了，而且決定了皮殺爾特的現狀。

機關是收歇了。然而那一天，即這個到那時為止因為爲敵人充間諜而獲厚利的人本該進辦公室的一天，皮殺爾特用槍洞穿了自己的頭顱，他的神經到那時卻也已經衰病的不堪了。

阿乃馬利·來塞爾不遲疑。她並不畏懼那間諜之死，卻依然行動。

一個男子康斯丹汀可杜燕尼司在柏林出現於她的面前——這個人是希臘人——是巴黎

販南方水菓的人，來投効願意爲德國在法國當間諜。女博士到他住處去看他。可杜燕尼司以前爲本國軍官，因爲不很明白的原因而離開軍隊，接收了 Mennier & Co.，兩個出身馬賽的老處女，因爲皮殺爾特和公司都未曾被人家疑惑過，因此他可以幹這回事情。女博士初時留在法國，他幹了些康斯丹汀可杜燕尼司所不知道的事情。她在一次星期日郊遊中遇到一下級軍官，他是在法國參謀部防禦間諜機關服務的，這個下級軍官於兩天之後迷戀於這個美婦人了。她在他身上得了很多有價值的材料，馬特西烏司在柏林又屏息以待，因爲又有來源可靠而成効不能忽視的消息傳來了。阿乃馬利·來塞爾把所有應該加以評估的東西，一概仔細評估。下級軍官確信她是要塞附近大道上面娛樂場所和大旅館中的操淫業的女子，然而他又確信因爲她的感化力，能够使這個已經結識了的姑娘入於勇敢有爲的女子。一天散步之時，他向她求婚，阿乃馬利·來塞爾說：如果她的住在西班牙邊境上小鄉村中的父母同意，她即同意。她向那邊前進。

事實在她這一晚上尚和一名由情報機關派到巴黎來的德國軍官往返了一回。這個人不知道有康斯丹汀可杜燕尼司，而希臘人也絕不知有德國軍官也同樣的在搜對德國軍事非常重要。

的消息。

阿乃馬利來塞爾但是經過法國，她在可能範圍以內不引起嫌疑，她在風丹勃洛和某人會面，這是馬特西烏司派到她那兒去的人，她把所有消息完全交給他，又到巴黎去，是一天下午到達的。她已經有好幾次被她的愛人，即防制間諜機關的下級軍官走她辦公室中接出來。她有時候在街上候他準時而來，這一次她等得久些。到她的朋友到來的時候，他因為聽到女博士的「父母」同意於他倆婚姻的消息之後，非常高興，然而他究竟還有些緊張和神經錯亂。

「你有甚麼事情，親愛的，不舒服嗎？」

「啊，你知道今天天熱，天呀！依我們的兩個間諜報告說看到他們有在我們間諜名單上有名字的人在國內。那是一個女子，如果她真是在國內到處來往，因為她很能幹，所以就不快活了。」

「一個女子嗎？」阿乃馬利·來塞爾說，「哪，她姓甚麼？」

「姓名我們還不知道，我們只得到她的一張很壞的照相，這是很久以前在不列塞爾照的，這相片是她和比利時軍官一起拍的。我們只知道她的混名叫：女博士，我們這樣稱她。但是過來，我們

來談我們的事。」

第二天各處官廳公告中傳播着有一個德國女間諜在國內來往，面貌大概如此這般，以五十萬法郎現金為捕拿賞格的消息，這天晚上阿乃馬利·來塞爾要求康斯丹汀可杜燕尼司將他的未婚妻送到波爾多地方去，他的未婚妻是一名美麗舞女。據一種美術新聞上說那邊有一家酒店中要找一個像她這樣的面貌體態的姑娘。在波爾多有登記進口船隻和可以得到一部分重要消息的人。可杜燕尼司堅決拒絕。女博士堅持她的意見，可杜燕尼司不是能拂她意思的人。他晚上仍舊和他的女朋友消遣，舞女在晚上猶知道她的愛人幹的甚麼事情，她該在四天之內到波爾多地方去。因為舞女必須就報酬很少的位置，所以事情很快的由電報決定下來了。

第二天晚上，阿乃馬利·來塞爾又必須久待那下級軍官。到他到來以後又是興奮和不安。他說有人在我們那兒，他願意把『女博士』送上斷頭台去。但是他無論如何要求先付十萬法郎。那是一個希臘人，他姓可杜燕尼司，我們暫時於他不知不覺中察看他一下，他明天下午再來，屆時我們付他十萬法郎，他在夜間出賣女間諜。他說他戰前在柏林和她見過一面，現在在巴黎認識了她。」

『如果有人捉到了他，你會得功嗎？你將會因此昇官嗎？』阿乃馬利·來塞爾發問，姪妮而溫柔的靠到他的手臂上去了。

阿乃馬利在夜間請可杜燕尼司到咖啡館去。當他還在到她那兒去的路上的時候，有一輛大汽車來接他，阿乃馬利把他拉上汽車。他遞了一筒封好的東西給他，告訴他明天早上七點鐘有一個德國間諜在巴黎郊外一處地方小旅館中等他，這個人有五萬法郎給他做特別報酬。阿乃馬利於簡短的談話之後離開了汽車，他覺得有人一步不離地在跟她；但是她最後還是意料到了這一點，所以能够輕快地逃脫了。

夜間在法國間諜機關中發生了一個炸彈。有一封用打字機寫的快信到來，信中說康斯丹汀可杜燕尼司是一名德國間諜。是一名近地的法國人告發他，因為怕德國人報復，所以不願意說出真姓名來。如果不相信他的話，那末第二天早上七點鐘有人到某地某處的酒店中去，在那兒可以找到可杜燕尼司，他身上有給德國間諜的一封信，他在那兒等這名間諜，信中有重要的軍事消息。如果當夜能够把他的住在某處的女朋友，一名舞女拘捕來審訊，那末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消息。

這個舞女可知道可杜燕尼司是一名德國間諜，他而且要派她到波爾多去，使她也從事這項工作。

可杜燕尼司早上即在指明了的酒店中被拘了。在他身上搜出了那封已經知道了的信。她的愛人，舞女一概都承認了，康斯丹汀可杜燕尼司直到死時為止不供他的行為方面的任何事實，并且不肯供出他的主使者。他不多幾天之後即被判處死刑，在臨刑的那天晚上，當軍政召集步兵整隊執行的時候，他向和他同房的海軍工兵中尉說：『我的軍官，那也許有知道的必要：致我於死地者是一個女子。』

接着，他不說話了；直到告訴他隊伍已經整齊好了的命令聲音傳到他的監房中的時候，他說道：

『那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女人。她非常聰明，能力分外豐富。她的吸引力特別大，我簡直不能自拔。她能控制她的四周，連最高級軍官都如此。她並不是孜孜於厚利，而是由於她的戀慕和熱情。我的中尉，我希望你一生不要遇到這樣的女子！』

希臘人的生命結束的一點鐘即阿乃馬利·來塞爾到柏林的時候。

各個參加戰爭的國家於一九一七年都開始大規模的招募新兵，這是爲了終於要到來的最後一戰用的人。這是依照規定的年限編練了的嗎？這些人是分發到那些隊伍中去的？尤其是這些人是甚麼時候受了訓練來準備抵抗敵人增加的力量呢？這些都既非馬特西烏司，又非阿乃馬利·來塞爾當時所可以解答的問題，即軍事方面也時常發生這些問題。要新兵實在編好，尚須幾星期，到那時候方纔可以到敵人營壘中去探聽消息。

在這方面有關係的消息從巴黎總機關發出前一天，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有一通急電由巴黎經過瑞士傳來一種駭人聽聞的消息。那邊有人探得法國間諜機關自幾星期來早已取得了德國派在法國各大城市中的重要間諜的詳細名單，這上面尙記有各人年貌。一個已經在皮殺爾特處服務的男子，因爲某種疏忽，被人侵害了，而且被人破獲他是德國間諜。法國官廳許他如果他能說出他的同事來，那末不但他的生命可保，而且還可以允許他自由和給以鉅額金錢。他毫不躊躇地救了他自己的生命。

巴黎的主任間諜是一位德國軍官，還是康斯丹汀·杜燕尼司在世時由阿乃馬利·來塞爾

帶去的，他報告說不知道這個人把誰完全出賣了，并見他也不明白這個被破獲的間諜究竟知道多少人，不知道他所知道的德國在法國的情報範圍究有多大。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即主任間諜自己已被出賣了，他表示他寫的那封報告這令人驚駭的消息的信，也許是自法國寄來的最後一封信了。他又說他無論如何留在任上，自視是一名在前線的軍官。

阿乃馬利·來塞爾把這封密碼的信譯出以後，一語不發地把原文送給馬特西烏司先生看。這個消息使兩人都覺得不易處置。法國人暫時上總是讓間諜，先在那裏照舊安靜地繼續工作，而暗中卻監視他們，以爲一擊而盡，全數置之死地之計。他們一定會等到他們認爲必須揭穿後方陰謀之時，纔動手。

如果法國人能够實現這種計劃，那末德國軍事指揮機關當法國確定勝負戰計劃的時候，一定各種消息都阻斷了。女博士明白這種意義之後，即刻解釋道：

「我將到巴黎去一次。」馬特西烏司鄭重地設法叫她放棄危險計劃，是他們合作以來第一次。阿乃馬利·來塞爾以三天作這次危險旅行的準備。馬特西烏司三天不見她的面。隨後她上他

那兒去的時候，他向她說道：

「您什麼會到這屋子裏面來的？您來做甚麼？您是誰？」

直到馬特西烏司先生的銳利的眼睛看她是他的女同事的時候，當然要些時間。他面前站的是一個替棲安紅（Trianon）頭髮，皮色不潔，穿的敝舊上衣，破皮鞋，縫補過的襪子，體態臃腫，容貌懸羞的姑娘。

幾天之後，這個姑娘身上穿的清潔而窄小的藍色外衣，戴一頂有紅帶的異樣草帽，到巴黎介紹的女主人那兒去找工作做。她出身是腦曼提她在多龍時的主人到了巴黎把她辭歇了，那是英國人，已經回國去了。她提出她的證書來，她：「勤懇莊重誠實可靠。」幾乎到處都有人替她薦事情，然而她不能決定，她穿街過巷，瞻仰紀念像，公共建築物，手上拿了放有她的物件的硬紙匣，向各處守門人求職業。

這兒她也可以即刻在兩處或者三處地方存身，然而始終想把事情考慮考慮，晚上，她也去問法蘭西路上三號大房子的守門人。這房子的地上層，看來是空的，二樓是辦公室，三四層是旅館。

同時在法國境內的德國間諜尙能够走捷徑逃到中立國去。主任間諜和他的三名助手越過西班牙邊境逃脫，其他於上火車時全體被捕。

十二名不怕死的男子，國籍各有不同，由柏林出發，經各種不同的路達到了敵國境內的工作地點，去繼續破壞了的，或者是被囚禁了的間諜工作。

巴黎法蘭西街三號房屋並不是一座尋常房屋。辦公室和旅館都是新設的。簡言之，此刻是法國防禦間諜的中央機關便衣辦公處設在這一座舊而稍見奇突的房子裏面。辦公室內坐有法便衣軍官，旅館是專備隨時由各地和各國來到巴黎的間諜安居之所。辦公室的燈火晝夜不熄，旅館的會客室中不斷地坐有男女，談話和靜聽，來往進出。女博士在這座房子裏面，當她要是慮及她以前的朋友，即穿制服的防禦間諜部的下級軍官依舊在供原職的時候，那末她得悲觀了，穿制服的防禦間諜部和這法西蘭街的大辦公室是密切合作的。然而她知道他許久以前早就闖到隊伍中去充少尉去了。

屋子的守門人把阿乃馬利引到上面旅館的女管事那兒去，阿乃馬利所給人家的印像是一

一種極可敬和蠢得令人想不到的印像。她就被這兒的人以非常輕微的工資僱用了，她免除食宿等費，和另外三個姑娘同住一間屋，她負了清潔打掃的責任。在這兒做十四天工。她打掃樓梯，她收拾這間污穢不堪的舊會客室，洗濯食具，在這樣笨重和不習慣的工作當中，她只知道有一種休養，這是一種分外危險和再度決定她的命運的休養。

在她走樓梯上下奔波的那些日子的晚上，在國際間諜無賴的渣滓使她兩腿奔得幾乎要斷的這些日子的晚上，這些日子，她的軀體的飢腸只能用少量而不清潔的食物充饜，這些晚上，她在另一種地方注射嗎啡。這時候每天總須有一針以上的嗎啡來提她的工作精神。

兩星期以後她開始抽動線頭了。半夜一點以後，軍官們走了以後，第一層上面辦公室中只有兩名下士坐在那兒守到第二天天明為止。所有房子必須當了兩名兵士的面打掃清楚。這種工作由所有姑娘們輪流工作。由女同伴的談話當中，知道阿乃馬利·來塞爾是四個姑娘中最可憐的一個。夜工，即夜間收拾打掃，這是在清早七點鐘，有時或許還須更早些就要上工的姑娘們都認為苦事，其中三個人把這一項工作以增加工資為代價，禮讓給第四人。出身腦曼提的姑娘以後和下

士中的一個親熱起來了。她常常到他值夜班的時候去陪他，辦公室寂寞得無有聲息的時候，這個人對她訴說他的在德國人佔領的法國境內的小院子，講他的女人和女兒，他很少聽到他們的消息，而且消息也不時斷絕。

星期日，這是女博士來到法蘭西街房子以後第四星期開始的一天，這一天，這個下士一個人值班。星期日夜間是兩個下士中間只要一個人值班的一天，這樣的日子，每星期只有一天。

這天夜間，下士以驚疑的眼光看那出身腦曼提的姑娘。他的眼光祇聚集在甚麼地方呢？這姑娘原來非常美麗！一對平時淡漠無情和悲鬱的眼睛，那時卻生氣蓬勃，她嘲弄他，他坐在桌子旁邊的時候，她忽然走到他後面去，以玩耍的態度掩住他的眼睛。下士在笑聲中抓住她的關節。忽然有一塊布蓋在他的眼睛上，他覺得鼻子上，嘴邊上有些潮溼，異樣的甜味，熱血在他頭裏奔漲，他就不知道他身邊有些甚麼事情。這天夜間有一個姑娘穿了藍色外衣離開法蘭西街三號房子，這個姑娘比出身腦曼提的女僕人漂亮和年輕多了。

第二天早上法蘭西街的房子裏向各處邊境車站和警備火車的邊境駐軍地點發電報。因為

這是一件駭人聽聞的事，所以電報發了一整天。防禦間諜機關的辦公室的一名下士被人朦朧了。不但在德國的，連在中立國內的法國間諜的公文，名單，紙張全部被搶，至於犯人大概是曾經在房子裏充過女僕的那個人。

電報是白發。電報發出以後，雖然對於凡是通過邊境的女子一律嚴行檢查她們的紙張和行李，然而這種方法毫無效果。在間諜史上有一則晚上的報告，這晚上有一個婦人取僻路由法國越過邊境逃入瑞士。離瑞士邊境五百公尺之地，以後發現了三個人——兩名邊境警察，一名兵士！……三個人的胸口上都中有手槍子彈。

然而德國卻給敵國の間諜以成效卓著的大打擊。

阿乃馬利·來塞爾又在柏林辦公了。最近幾年的經過在她並不是過眼煙雲。她習慣於一種奇特的生活。白天她不見外人。馬特西烏司都無法能夠將她從 Koenigsplatz 街的房子三層樓上那間僻靜的房間裏找出來。最重要的消息如果白天到來，那末就不能到她手上。

到了夜色朦朧的時候，到了屋子的第三層樓上電燈發光的時候，她就出現了。這時候她走過

厚地氈鋪着的走廊，沉靜地坐到她的座位上去。她的目光奕奕，她容光輝發，嗎啡和高根的功效對於此人總算不是枉然，這個人的腦子的功能在這許多夜間敏銳精確，而近於完全透明。她幾乎不吃東西了，幾片有鹽漬魚的烤麪包，用盛在雞蛋形的玻璃杯中的烈性蒲爾公特葡萄酒灌下去，這便是她每天惟一的食物了。以危懼的心理，眼看着這位外表依然美麗的婦人的衰敗的馬特西烏司，很少能夠說動她在菜單上再加上幾枚雞子。

到了夜間她就這樣接見來到柏林的間諜，向他們收集他們的報告，比較這些報告，畫圖，計算，孜孜不倦於她的責任繁重的工作。

大戰的棋盤上面的棋局已經到了勝負戰的一局了。一九一八年的春季總攻擊打破了西方敵人的陣線。以後怎樣呢？關鍵是在法國軍隊中一部分軍隊的傾向，這一部分軍隊的數量不在少數，以後局面的關鍵要看法國預備在什麼地方和用多少力量來抵禦這次的攻擊？他們還擊的重心在那兒？

要打聽這些消息。實在是非常困難的。凡是德國軍隊衝破了法國陣線的許多受威脅的地方，

敵人的軍隊早已撤退到很遠的地方去了，這些地方只有大軍的前哨不時在那兒少接觸。這種敵人方面的前哨，力量特別強硬，密集的掩護部隊能夠混正式軍的進攻，德國最高軍事指揮機關不知道敵人在那兒。這種不明敵情的危險，於慮到敵人於一定地點大舉進攻的時候更甚，因為我們必須於間不容髮的時間內即刻調動部隊去制勝敵人。

法國境內的新間諜雖然沒有睡熟；但是所得的消息是片段的，而是不能連接成爲整個的。

又把女博士找出來作她最後的一擲。她先到了西班牙邊境。至於這位女神是否真的像她所說是搭在潛水艇甲板上到邊去的，那末至今無人知道，而且也無從稽考。她在這個國內所取的道路無人能夠明白知道，她自己也不能再行明白告訴別人。

然而她於一九一八年晚春時節曾經出現於巴爾察洛那，這是確實的。她那時是一個比較惹人注目的美國女子，她是南美國家的一個園主人的太太，被派到西班牙各地紅十字會分會來服務，帶了許多家鄉菜蔬來出賣，以餘利充減輕戰爭創痕之用。

她的工作發展得目標明顯，而且範圍廣闊。她以她的能力羅致了幾名婦女，預備於西班牙紅

十字會分會允許之下到法國軍隊的野戰病院中去服務。這種組織只能用婦女來組織，經了許多外交手續，有許多人介紹，經過許多時間，然而最後這些女間諜們有允許通過之希望了。

除阿乃馬利·來塞爾以外，參加這次旅行的七個婦人中間對於這位和他們同去的，有福分的，然而有些天真快樂的富有的南美女人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卻沒有一個人能够略知端倪。

編了一個汽車縱隊。食物，洗換衣服和消遣品裝了兩大運貨汽車，有兩輛載客汽車供她們用，旅行起程了。

沿西部前線進發。西班牙慈善婦女的汽車縱隊由一個野戰病院到另一個野戰病院，由一個兵站到另一個兵站，有法國軍官沿途莊重地接送。旅行自南而北，更由北而南，老是沿離最前線的野戰病院幾千公尺的地方來往復。回來的時候，那是已經八月中旬了，一天晚上進馬爾乃河畔的一座小小的野戰病院去，這座醫院由軍官們和看護婦們命名叫做聖瑪琍諾諾脫可爾。

幾天來這一處病院中到了許多傷兵，有軍官，有士兵，他們是在被德國兵奇襲時受傷的。病院已有人滿之患。醫生對於西班牙婦女向主任醫生提出的她們怎樣為受傷者服務的問題，簡單的

回答道：「一起動手。」婦女們不待第二次吩咐，脫下坐汽車用的大衣，換上野戰病院的白衣服，這個野戰病院的看護婦得到了突然的，然而也是期望着的生力軍了。

阿乃馬利·來塞爾被派看護長那兒服務，她的職務是爲由醫生的手術檯上及交換繃帶檯上下來的傷兵在一架大帳幕中鋪床鋪。有一百架以上的病床收容不幸的人們。

擔架夫由手術室中抬出兩名軍官來。一名中尉參謀，他是搭汽車在火線後面走的時候，頭上中了一顆榴霰彈，一名是比利時對濠軍官，他是被分配在法國步兵團中任通知任務的，現在在腿中中了步槍子彈。擔架夫用擔架將兩個軍官送到帳幕中來，看護長去服侍中尉參謀，阿乃馬利·來塞爾一起動手替比利時中尉鋪床。

她爲他把放在頭下的枕頭推正來，這個軍官雖然受傷，但是醒着，而且意志很清楚，要吸紙煙，紙煙得要別人走他的軍服上衣的衣袋中代爲取出來的。當阿乃馬利·來塞爾上他上面空着身體的爲他點火的時候，比利時軍官吃了一驚，臉上顏色都褪掉了，她直視那看護婦，把她的手連同火柴一起向邊上推去，叫道：

「勤務兵，同伴們，趕快來，這兒有一個德國女間諜！」

法國中尉參謀忍痛跟着叫道：「誰是德國女間諜呀？女間諜在那兒？」

比利時人指着阿乃馬利·來塞爾。她叫道：

「您可不要說無聊的話，我是紅十字會的會員，我是由南美國家來到這兒的。」她巧笑着叫喊，她又說道：「您見鬼了，我的親愛的！」然而她的心跳得要裂開來了。她知道認識她的比利時軍官是誰，那是來納奧斯汀，當時的比利時少尉，她和他不在不列塞爾廝混過，他曾經看破她一回，她在倉皇中僅以身免地逃到荷蘭貨船的甲板的。

比利時人並不被人隱蔽。他在他的床上坐起來，叫喊，以致全體人員都跑過來了，傷兵們慌忙地轉動他們的頭：「我知道得很清楚，我認識她，她是德國女間諜，那是女博士。」

法國中尉參謀聽了這個名稱就縮做一團了。「喔，」他叫道，「如果您的確詳細知道這個同伴，那末您好了一回好事情了。」他招呼兩個醫生過來，這兩個正在走進帳幕來追究騷亂的原因。「把這個女人扣留起來，這是一名女間諜。」

來納奧斯汀精神興奮，要敘述他怎樣看破過一次的經過的時候，有意外的事情發現了。

阿乃馬利來塞爾俯身到地上去。她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去抓住有鈕扣的法國中尉的外衣，鈕扣還扣在他身上，她搶住手槍包，向帳幕邊跳過去，把帳幕向兩邊撕，向汽車所在地奔走。醫生們在後邊趕過來，他們叫道：「抓女間諜！」兩個站在軍實車旁邊的兵士走近來，擊起槍枝，那時候，正在逃跑的婦人已經把白手術衣從身撕下來了，她一只脚跟用力一蹬，盡全身的力量跨一大步跳過格鬥。她跌在地上，又起身來，奔了十公尺到一個小樹林。子彈在她後面呼呼地響，但是沒有命中，然而急得女人全身筋肉都緊張到無可言狀，她聽到追兵在後面，跑過樹林，軍官的手槍打開着，保險門拿在右手，外衣放在左肩上。她奔命。走完了小樹林以又在沉黑的夜中橫穿過操場，掉換方向，向礮聲來處奔去，礮聲清晰可聽，有時爲遠處格格作聲的機關槍聲所間斷。

她經過去一處滿地是榴霰彈炸的地穴的草地又走進一處樹林。面前有高聳的東西，小山，她步履維艱地爬過這些地方。

走了二百公尺遠，又聽到追者在後面喘息聲，看到兩名士兵，在奔上來，手上有準備開放的槍

枝。她在一株樹後面找到了掩護，兩個兵士走過樹林，女人擎起手槍，幾顆子彈拍拍地作響——。

一個人形走上山去。人的脚上穿的是法國兵的靴子，腿上裹有繃腿，身上裹的是軍官外氈，階級的符號和在最前線的人一般，已經撕去了，一個兵士便帽低低地壓在臉上。這個一步一步安祥地走上馬爾乃山去，他忽然站住了，他看自己後面，這時候正是散兵聯絡哨因為被軍官的命令聲所刺激而帶了警犬去搜索樹林。

女博士在前進的聯絡哨前面飛也似地竄入黑暗處去了。至於她的去向則自有她越走越聽得清晰的礮聲和在黑夜中發光的光彈來指示給她。她迴避礮位所在的地方和掩護本國軍隊退卻的軍隊用的臨時休息壕溝。

這個婦女以她的有把握的夜行和幾乎在黑暗中可以和白天一樣看東西的天賦，找到那穿過遠隔着的法國哨兵的路。

一個德國礮兵軍官帶了一名下士和一名傳令兵，在天色微明之時，越過本國步兵的第一道聯絡去探訪陣地，他忽然在樹林裏聽前面有腳步聲。他帶了他的人，手槍準備妥當，躲在一堆已經

劈下的木材後面，然後看到一名法國兵穿過一個樹林。

「站住！」軍官叫道，「舉起雙手！」如果敵人不聽他的命令，那末即刻開槍。

兵士即刻停步，即刻舉起雙手。軍官向樹林中窺視了一下；但是一到萬籟無聲的時候，他一轉身即跳到了法國兵身邊，向他叫道：

「俘虜！俘虜！」

此刻這個軍官手上捏了手槍，站在這個俘虜的近身處。俘虜這時候把小帽摘下：「謝謝天爺！」一聲婦女聲音，流利而正確的德國話，「您即刻把我帶到後面的哨兵那兒去！」

軍官默然無語。「您趕快辦，」婦人穿了法國兵的軍服這樣說。「趕快，趕快，我是德國女間諜，帶有最重要的消息。」

軍官年輕伶俐。他即刻中止他的偵查工作，快步經過前哨，回到軍隊到團部，到旅部，師部的汽車到來了，一個身穿法國兵士服裝的婦女昏倒在軍團參謀面前。

兩點鐘之後，軍部參謀也到來之後，女博士和他對面坐在一張棹子旁邊。一個看護婦遞了一

件衣服過來，一個醫生得到一種自白。嗎啡把很快地把阿乃馬利·來塞爾的原力恢復過來了。女間諜向兩位參謀所說的話，令人十分震駭。由各方面調到法國的前線的隊伍正在前進，軍裝備齊，給養充足，令人不能想見的強有力的美國軍隊，有過充分休息和精壯活潑，雜在敵軍的後備軍中間。女博士把她在法國陣線後面自南而北所看到的一切畫在展開了的地圖上面，軍隊的推動狀況也可以在這地圖上面看出來，法國軍隊的行軍計劃喪失了它的祕密性，這上面可以看到敵人勝負戰的主力所在。

當她把敵人的龐大力量說出來的時候，兩個軍官站在那兒臉色都白了。軍部參謀知道坐在他面前的婦女是誰，他知道他在和最偉大和最可靠的德國女間諜談話，因而他知道她所帶來的這樣可怕的消息是絲毫不錯的消息。

飛機把阿乃馬利·來塞爾載到總司令部去。她此刻把所有消息毫無遺漏地記在紙上，於是這些探訪的結果即刻就到德國西戰場上面的最高司令官的參謀的棹子上去了。

女博士到 Koenigsplatz 街上的房子裏的密室的時候，馬特西烏司欣喜莫名。夜間並坐

着的時候，阿乃馬利·來塞爾把她的偵查旅行的結果告訴他的時候，馬特西烏司的臉都白了。這  
個數十年來習慣調處間諜報告的人，當他的女同伴在記敘的時候，四肢都發了寒戰。他明白西方  
不久將有何等樣的事情要發見。

馬特西烏司和阿乃馬利·來塞爾於停止軍事行動和革命的槍聲傳到 Königsplatz 街的房子第三層樓上寂寞的房間裏來的時候，把他們的紙張一起都燒了。他們將地圖目錄，計劃，地圖，鉛筆和兩腳規繼續紙張之後，一起丟入他們的大火爐的火中去。往事前塵。女博士起初尙留在他們的房子裏。有一天馬特西烏司告訴她，因為清閒無事而身體感覺到不舒服，因而他要到布達佩斯去。有過一時期吳冷格爾人們 (Wangeller) 的主要活動的地方，全世界政治的冒險者會合之地，總有人能夠給他以足以使他溫飽的活動機會。他鼓吹阿乃馬利·來塞爾同去，然而她不願同去。她此刻在火爐的火光前面坐了幾點鐘，呆看着爐火，她現在纔開始想到這幾年來他父親的情況，她知道她父親已經去世了，父親的遺產，這是她無論如何不能去分潤分毫的了，現在早已煙消雲散了。

有一天，有一名前任德國軍隊中的高級軍官來到現在車馬冷落和無人存問的 Koenigstr. 街上的房子中來。他告訴她，他便是當年介紹卡爾維男基上尉和馬特西烏斯先生會面的人，現在覺得有必須照料她的道德上的責任。

阿乃馬利·來塞爾搬到察倫道夫的一所花園的小住宅中。醫生們爲這個舉目無親的婦人努力。看來她像可以得救，然而實際卻未曾辦到。嗎啡和高根把這婦人的神經毀壞了，有一天，那天她在外國女看護伴送中到瑞士去旅行，她在瑞士即爲一處風景宜人的地方的一家隔離院的高牆所包圍隔絕起來了。

這個婦人至今還活在這兒。她的精神是萎縮頹唐，她的理解力是完全沒有了。每當山中清風拂叩那房子的牆壁門窗的夜間，她不時高聲狂叫。院中人員費了氣力纔能抑制住這狂暴的女人。她在夜間背叫人名，由她的叫喊知道她像是要把一個姓可杜燕尼司的男人從法國兵的槍下救回來，她像是在和那穿過樹林來追她的兵士格鬥，也可以料想到她在冥想之中，在立有姓維男基的十字架的墓前啼哭。

一家瘋人院的高牆把這大戰中最偉大的德國軍事女間諜圍鎖到她入土爲止。

## 決定戰事勝負的間諜案

在全部歐洲戰爭史上找不到比亞力山大蔡克的間諜案奏效更宏偉的間諜案。這個年輕人的間諜事實，正因為奏效宏偉，在歐洲各國的命運方面留下了不少罪惡，即協約國在大戰當中，結果得了勝利。英國祕情報處在這件案子的經過中完成了間諜史上空前的和莫與倫比的偉業。

下面是事實的經過：

一九一七年二月來，路透社消息，謂在美國參加戰爭以前，美洲各國和所有協約國都早就知道了德國國務院祕書妻末曼給駐墨西哥的德國公使哀克赫德的信的內容。路透社所傳的內容如下：

「柏林，一九一七年一月十九日。

我們將於二月一日遇見無畏潛水艇。但是保持美國中立地位之意依然不變，如果我們不能

和墨西哥訂攻守同盟之約。則在財政方面取得互相維護的約言，而且歸還墨西哥於一八四八年失去的新墨西哥和亞利桑那。至於具體的辦法由您酌定。您的任務在嚴密刺探卡冷察的行動態度，一旦和美國開戰，那末暗示他去和日本聯絡，要求日本和他聯盟，同時要求他做建立德日友好關係的中間人。您必須耍卡冷察注意到不顧一切的潛水艇戰是壓倒美國的，在幾個月之內可以實現和平。妻末曼。」

因爲這一種消息發表，引了全世界的狂怒。都知道德國有使當時還是守中立的國家也捲入旋渦的陰謀，並且設法嚇使日本對美宣戰。主張參戰的美國報紙此刻盡量描寫起日本在南美潛伏着的危險來了。大家美國軍事領袖們早都知道，如果當時日本對美國進攻，那末大概是借道墨西哥而侵密西西比流域，把美國切成兩塊。最重要的當然是美國政府的地位了，美國政府於當時即於一九一七年一月知道柏林國務院祕書寫給墨西哥公使的信以後，即刻決定以生力軍加以戰爭。美國政府那時左右爲難，因爲英法兩國手上也有這分請願的原文，而且隨時可公佈，所以這兩個國家很容易以美國的民衆意思來對美國政府施嚴重的壓迫。美國報紙對於墨西哥邊境上

一切事務的感覺非常敏銳，如果日本鬼再來加入其間，而政府不行動的時候，那末政府的地位必定會入於最可怖的狀態的。

直到路透社將事實宣布出來之後，社會上纔知道德國國務院祕書的報告原文已經入敵人之手了。全部事件在德國方面所施的壓迫最為深刻。祕書末曼於事實公表以後，即刻在國務會議上作了一個說明。他說這一份公文是用密碼帶出洋去的，什麼會落到美國人手上上去的原因，正是令人無從索解。在國會中有許猜測如何能够洩漏祕密的可能性，國務院祕書不說他用那一種方法把信交給墨西哥公使的，一般人都以為他是以普通寄信的方法寄去的。喬治伯倫赫德當時在 *Vossische Zeitung* 的社論中說：

「依報紙猜測謂這封信是由我們的公使的專差帶到墨西哥去的。我們根本不能認為有這種可能性。我們不能想到這樣一種委託可以以書面交給一個專差的，——即使他是一個最可靠的人。」

喬治伯倫赫德這種說法雖然合理，然而他那時候還不知道國務院祕書的報告絕對沒有用

信的形式來遞送，而是用另一種方法遞送的。

\* \* \* \* \*

德國軍隊司令部的一名軍官於德軍佔領比利時後的頭幾天中遷入不列塞爾一座美麗堂皇的屋子中去。他在那兒設立了自己的司令部。這座屋子是一個家財鉅富的奧國工廠主的私產，他姓蔡克，他以前和他的英國女人和兒子亞力山大同住在這兒。亞力山大和他通了姓名和告訴他下列諸端以後，司令部的軍官一天難有幾點鐘的時間在家。亞力山大向軍官說，他在研究無線電報，他自己製造了收報機，屋子有天線。他又請求軍官即刻把這個報告向司令部傳遞，以免他蒙以無線電充間諜的嫌疑。

軍官安慰少年人，去看了一下無線電報機，第二天即他所親見的和亞力山大所說的向無線電隊主任長官報告。

無線電隊隊長到屋子裏來，他留了幾點鐘。他決定，亞力山大可以製造德國軍隊中尙無人能夠認識的無線電收報機。尤其是當時蔡克所製造的機器，在當時是一種新創造，它適用於收

各種波長的電報，自最短的，以至於最長的。

軍官把他所見的向上級報告，他考慮是不是可以錄用這個看來對於收無線電報的技術方面，有非常豐富的智識的少年人。

不列塞爾軍事機關着手向各方面秘密調查那少年人。據調查所得爲他的父親是一名非常富有的奧國工廠主，是維也納和皇室有往來的最上流社會的人物。他因爲狹義的愛國思想而著名，政治方面是絕對可靠的。母親出身英國，也染了她的第二故鄉的風俗習尚，政治方面至少無嫌疑。

這種調查引起的結果，是引起目前已經注意這件事的有力的奧國人向不列塞爾最高官廳詢問調查蔡克家庭的原因。德國官廳反問他們，官廳是否可以錄用這少年而使充任一名知道軍事秘密的職員。官廳所得的回話是「無疑義的可以錄用。」

由此亞力山大蔡克被委充德國軍事機關的職員了。他即刻允許，他在初就職時所表現的政治思想和他父親相似。他被錄用爲便衣職員，起初先得到德國在比利時的行政機關中的一個不

關重要的收報位置。他那邊先任裝置機器的事情，因為他在這種技術方面的優越的天才即刻表現出來以後，所以各種波長不同的連續收報組織也就就緒了。

亞力山大蔡克不久就成爲他的上司的一名最信任的人，而且他必然地不久又調到最重要的地位中的一個地方去了，新的地位比原來的高明多了。在比利時的德國行政機關的無線電收報處不斷地有德國政府和參謀本部發出的特別重要的電報。惟一的顧慮就是這些電報萬不能入敵人之手。這些電報用一種特別編製的密碼放送的。這種密碼是一種工具，這種工具只有德國政府的最重要的機關和所屬各機關纔能到手。爲了這本書不致被人濫用或偷用起見，這個最秘密的銷鑰事實上只有最重要的政府電報纔用它來編發。因爲只有少數地方，不在柏林的最高軍事機關，最高行政機關和駐在外國的德國公使館能够收得這樣的電報，所以密碼本子也只有那十分小心收藏的機關纔留存的。

這種密碼本在和平時代早就費了很多手續和工作編製起來了。全書共計兩冊，一本厚，一本薄。大書裏面是順次排列的字母的號數，然而也有完全的字以數字來代的。如果沒有第二本在手，

拿到第一本也是沒有用處。第二本書用以決定一年中間每天更變基本數字的，而且更變的方法，是一年的每天不同的基本數字和小書所編定的數字中間尚有其他暗記。

因此這本密碼本子是一本無法可以翻譯的祕本。

亞力山大蔡克不久又成爲無間晝夜坐在一間特別隔離了的收報處的房間裏收接專門發給不列塞爾最高行政機關的政治密電的人員之一了。同時并且也擔任翻譯這些密電的任務。

英國海軍中特冷起於戰事開始以後不久即注意於這一處無線電台，當有人知道這一處電台也接收那用早已有人知道有這一種密碼的最祕密的密碼本子來拍發的政治密電。海軍中尉特冷起通知不列塞爾的間諜去調查翻譯那些密電的人是誰。以後有人也把年輕的亞力山大蔡克的姓名告訴他了。

於是英國情報機關仔細調查這個年輕人的來歷，後來知道他的英國的母親，於是他又和最高軍事機關聯絡起來商量進行方法。海軍上將來格納爾特赫爾是想到羅致那年輕人的辦法的人。至於如何去下手辦理，則至今未曾所有洩漏。當然，他能够決定蔡克在不列塞爾的朋友去和年

輕人聯絡，當然，這方法是奏了成效。亞力山大蔡克受了英國情報機關的收買以後，他就建議，乘夜偷那密碼本子，挾了本子依了事前的充分準備越過邊境向荷蘭逃。英國祕密機關不同意這種計劃的事實現在已經顯明了，因為如果密碼本子的竊被發覺過後，那末德國在一兩天之內即刻又換了其他本子，而全功亦因之盡棄了。因而亞力山大蔡克必須坐在那兒，在他夜間孤單地坐在收報房中的時候，把兩本本子自頭至尾都抄下來。

他抄完之後即告病假。一個醫生替他證明他的神經衰病得很，這是和各方面都相符合的診斷。亞力山大蔡克自己帶了密本的副本越過邊境到荷蘭去。他在實行這回事的時候，邊境上已經安設了通電的鐵絲欄了。他製了一根木棍外面包以自行車輪的胎皮，他用這木棍在一處沒有守衛的地方將電線撥開，於是爬過了邊境。

從那一瞬間起，就沒有人聽到亞力山大蔡克的消息了。至於這本書於年輕的奧國人越過邊境以後到了海軍上將來格納爾特赫爾爵士的手，那是必信無疑的事情。從這天起，那是在美國參加戰爭之前很久的時候，協約國即可以接收德國政府電報而把它翻出來了。

國務院祕書麥末曼從未會派人送信到墨西哥的德國官吏那兒去，他總是用政府密碼發自柏林無線電給嘉浦台潑克的無線電台，由此再送給德國官吏，他再把電文譯出來。

至於德國政府最重要的密碼到了敵人手上的事實，一般人和德國官廳可惜直到敵國的報紙於戰爭之後把經過發表出來纔知道。

叛徒亞力山大蔡克的命運完全無人知道。他當時和以後都失蹤了。他的父親化了很多錢，而且自己僱了偵探去找他的兒子。他只找到了兒子的踪跡，說是由比利時到英國的。當他的父親在外國報紙上面看到了和他兒子失蹤有關係的文字之後，他寫了一封失望的信給海軍上將來格納爾特赫爾爵士請他把兒子的近況告訴他。海軍上將於一九二一年五月三日答復他。他寫信說他從未會聽到亞力山大蔡克其人的姓名。

邏輯在這兒可以幫助解釋他兒子的失蹤情形。如果他還活着，那末他在戰爭中隨便一個時期，借疏忽的機會說出他把密碼出賣給英國人的事情來。德國政府只要知道這回事實，那末因為密碼可以另編，也就沒有用處了。是戰爭勝敗所繫的工具。如果亞克山大蔡克在他放棄他的聰明

之前死了，那末這樣的顧慮也就沒有了。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英國報紙“The Scotchman”載巴爾福爵士在愛丁堡大學演講時曾經提及出賣密碼的事實。爵士說事情真出人意料，沒有人稱揚這個為協約國建了「偉業」的叛徒。

## 馬太哈利舞女高等妓女和女間諜

荷蘭軍隊的上尉麥克來屋特坐在海牙因台旅館的茶室中，沉悶無聊地隔着窗看展布在這家全城最華貴的旅館前面的廣場。一八九四年一天初冬的晚上所降的雪花使他入於沉悶無聊之境。麥克來屋特登了一份徵婚啓事，他要徵求一名帶有妝奩可以供他使用的女子。他接一個人的信，他告訴他，他的女兒也許是他合意的女人，她可以得到一份名貴的嫁奩，她的女兒年輕貌美而且活潑天真。上尉麥克來屋特坐在因台旅館中，坐待着和這姑娘的初次會面，他一想到來者也許是一個十足的紳士女兒，莊重嫺淑，這樣的女子是他可以結合的時候，不覺得心中忐忑不定。

上尉忽然跳起來，興奮得無從抑制，把茶杯也打倒了，餅乾碟子也掉下去了，糖缸跟着又倒了；這時候有一個年輕姑娘當着這種紛亂的情形，對着這個滿面表示驚異的上尉站着，她的美麗的容顏，上尉以前雖然也偶爾親歷目觀過其他女子，可是未曾親近過這樣的人。中等身材，肥瘦適中，

肢體勻渾，黃銅色的皮膚，異樣的大黑眼睛，蓬鬆濃黑的頭髮描畫出一個古典式的側面形來，馬爾格海來他蔡來站在因台旅館的茶廳小室中，在那兒嘲笑那軍官在他的桌子上所肇的禍事。麥克來屋特費了些時間纔知道全旅館客人都被迷誘地去看她的那個神像，實在就是依她父親的信而來的，預備和他結婚的女子。

馬爾格海來他蔡來於一小時以後和軍官作別，在軍官看來，這一小時和一分鐘一樣迅速地過去，她方纔在房門口再回眸淺笑過後離開旅館房間的時候，上尉麥克來屋特起身來丟了一筆錢在桌子上，奔過大街，走進一座房子，上了幾級黑暗污穢的梯子，在一家介紹所的門口通報，又丟了些錢鈔在桌子上，不久就看見馬爾格海來他蔡來出身荷蘭弗利司蘭省的省城劉瓦爾登，是一個不是爪哇人便是一個雜種人的男子的女兒，他和一個荷蘭女子結了婚，現在即在這省城中經營帽子業，營業不惡。馬爾格海來他蔡來的父母十分富有，母親的親戚有的是荷蘭貴族，女兒生於一八八〇年，當時是十四歲。姑娘的過分早熟的原因大概由於父親不是歐洲人。

馬爾格海來他蔡來和麥克來屋特的婚禮於一八九五年三月三十日在阿姆斯特丹舉行，典禮盛。上尉的親戚，有的是高級軍官，一部分是貴族，她的母親的親戚擔心這次婚姻將引起荷蘭上流社會的非議。衆口一詞地說上尉的少夫人在荷蘭社會上，在她不久以後即可出入的女皇宮廷中，是得未曾有的理想美女。在上尉於結婚以後不久到熱帶去的時候，這一對新夫婦帶了很多爪哇男女僕從經過婆羅，蘇門答臘和爪哇。上尉的夫人渡一種固有的生活，她沉醉於本國文學，她虔信佛教，當她生子不久而兒子猝然夭殤的時候，幾乎遇事傷心，萬念俱灰。第二名孩子是結婚以後生的，是個姑娘，名燕尼·路衣司。馬爾格海來他蔡來沉溺於出世的生活，她逐漸深入那島上城市中的僻靜區域去，到寺院中去，她在這些寺院當可以消磨幾小時的光陰。

這兩個人的婚姻不久即告仳離。上尉不習慣於熱帶生活，病魔纏繞。偉大的一幕一幕的往事不復令人珍視了，有一天入於公然爆發的狀態，這一次爆發逼令歐洲式的家族蒙一種打擊，這一次爆發激怒了上尉的上司們，而且使他們有行動的表現。上尉麥克來屋特有一天晚上醉倒在一座大房子的廊下，他命令她的傳令兵找那內地的品行純潔的婦女們來，他帶了馬鞭子到他妻子

的臥室中去，鞭打她，把她趕下床來，強迫她陪他一起跳那只有在這些島上的烈日之下纔有人跳的狂舞。

不幾天以後，上尉和他的妻子和小女兒一起上船，他調到安姆斯特丹去了。關係並不密切，丈夫和妻的社會地位因為吵鬧而摧毀了，上尉的生活入於枯燥的狀態，一天深夜，他把他的女人趕到街上去，命令她不擇手段和方法去弄錢。

這一夜的錢是由他的女子去弄來了。然而又有一天，那天麥克來屋特抱了他的小女兒帶了她離開住宅，房子裏已經有一個警察來住下了，依荷蘭法律他可以直住到抵押了的傢具搬走為止。

女人到父親那兒去，當她站在店櫃後面出賣帽子，晚上縫襖衣和收拾房子的時候，有一種這個女人所特有的異國人民的感觸，這種感觸因為被年輕的美女的不能遏制的生活的煎熬和無法可以抑制的享樂觀念所驅使而更形強烈。馬爾格海來他帶了在父親錢櫃裏面所見的錢，錢數不多，去上那私下帶她去到巴黎的火車，這火車同時也就是把她帶到決定她生死的車站上去的。

火車，這車站只有一條死板的軌道。

一天晚上，她毫無辦法和半餓死的站在巴黎一條被雨淋透了的街上的黑暗的大門轉角上。一個街給她一種計劃：

「小姑娘，您年輕漂亮；您還可以過比這種更好些生活。我知有一處房子，這兒的人可以因為您年輕，因為您漂亮而歡迎您的。如果我帶您去，您可以給我三個法郎嗎？」

前上尉麥克來屋特的太太叫人引她到台基上去，引到一座一般人常去的地方的一座房子裏去。她按了門鈴之後，出來一個年老的花臉婆，她把她自頭到脚看了一回，即刻就迎她進房子，房子美麗堂皇而非常單調，房子中間放有一張寬大的矮床，床的天花板上有鏡子。這個女人在這間屋子裏面過了夏天。這座屋子是一座這樣舒服的房子，住在裏面的女子不必每星期上衛生警察那兒去檢查，而那位皮查爾特博士，他同時是聖拉察爾的女監獄的監醫，他依規定的時間來到這台基上施行檢查。

到了冬天，美麗的小女子又到巴黎來了，他快快地爬上幾步，隨後由尋常妓女一躍而為高等

妓女，成爲紅姑娘了。她在虞來買了一座有傢具的屋子。她的屋子，她的傢具，她的裝飾用品，她的汽車都是由一個富有的工廠主付錢的，這個人離了他的妻子來和她同居。朋友和她同車到風景幽美的可台特阿組兒附近的海水浴場去，當她的前夫麥克來屋特上尉死在蘇格蘭時，她在尼察。他身後除了許多債務和一個小女兒以外，並無其他東西留下。過了些時候，她一天清早在她自己的房子裏醒來，有人把報紙遞給她以後，報紙向她喧傳她的朋友被捕了，他偽造支票，他騙了傢具，他爲她而身敗名裂，他完了。於是幾月沒有人聽到她的消息。然而有一天她的家境優裕聲名很盛的朋友們接到一九〇五年十月的一天晚上的請客帖，這些請客帖是請接帖子的人到巴黎一處東方祈禱堂 *Musée Guimont* 去的。她除了朋友而外，又請了著名東方學者，這裏面包括着祇要和藝術文學和出版物有絲毫半點關係的人。宴客帖子上載明有一名印度舞女跳廟舞，至於舞女的姓名，則以鮮豔的紅字印在宴客帖的黑地上面，是馬太·哈利。只有常識最豐富的人纔知道馬太哈利這姓名是兩個馬來「眼睛」和「日子」這兩個字合在一起，在馬來語中是用以深刻描寫太陽的，馬爾格海來他蔡來，即以前是上尉麥克來屋特的女人即用這姓名。「印度」「舞女」這

個假名被她嚴格保持和盡力宣揚的結果，大廳真賣了滿座。

連下去即刻應該說明的是宴會的成效之宏大，披靡和有力，實爲戰前易於鼓動的巴黎所僅見。所以致此之由，實在是同時人的各種報告，有巴黎報紙的批評，這些都在把這當時尙未聞名的舞女的成績表揚於世，因爲這樣，所以那天晚上的情況就比衆不同了。馬太·哈利在大廳的舞台上跳的舞，並不合於舞譜的，那是惟一的美妙的性的沉醉，這種沉醉的中心上面站的是一個分外美麗和長得十分勻稱的，帶有妖豔的刺激性的女人。這個婦人在東方音樂聲中，或者在由最精良的器械所組成的最新式的聲韻之中，在真正東方的或者馬來式圖案中疾徐弛張地跳舞，她的身體，妖媚動人得無可言狀，給人家以性的深刻的快感和給人家以生活和愛的過分安慰，使觀者興奮得不知如何是好。

馬太·哈利的姓名從這一天起就滿佈全歐了。沒有人去追究她的往事，大家都確信這兒有一位天上降下來的女藝術家在表現她的功能。節節勝利。初時巴黎戲院子對她競相角逐，不久連愛利賽廣場（花園名）的 Marigny, Folies Bergère, Scala 都用美國的價錢來爭相羅致

這吸引觀衆的舞女——馬太·哈利是當代第一名舞女，雖然同時有喔台祿，衣達羅賓斯丹，來奇那巴拾脫和衣西多那頓看登台，可是她也維持了幾個月的盛名。在這享了這樣異乎尋常，近於荒誕的盛名之後，接着又到歐洲各大著名城市客串。

她回到巴黎的那天晚上，Folies Bergère 又獲得一次空前的藝術的勝利之後，有一個器宇軒昂的男子站在她更衣室門口，身材高大，活潑飽滿，堅實，手臂上放有一簇未曾束縛的名貴蘭花。這個她一生從未會見過的男子向她笑，說幾句話，因為他這樣容易混熟，因為他這樣富於吸引力，因為他這樣能夠操縱，以致馬太·哈利毫無有懷防禦這生人的念頭，他第二天早晨在她的睡房中一張非常寬大的床上，在她身邊醒來。這個人是貴族畢爾諦蒙得殺克，是夜間巴黎的天衣上面的一點光明，是裝飾界的權威，巴黎全都禁衛軍軍官的朋友和信任的人，他們是巴黎全市富有的和高級貴族，以後（在這兒說是以後）被法國官廳在馬太·哈利的私有物中沒收到她給貴族畢爾的信。在馬太·哈利的案件中可以完全看見這個人究竟是誰，他幹了甚麼事，他從那兒來的。當時在巴黎尚沒有人注意到這個問題，他那時在巴黎，舉止闊綽，風雅，有錢，依約付他的賭帳，在巴

黎當時的闊少中間他是一個一諾千金的人。很久沒有人知道他是誰。直至一九二七年一位乃脫李路卡司先生立志做正經人時為止，沒有人知道。路卡司先生在巴黎犯罪界中是幾十年來的一件叫人尊視的裝飾品，他是一個以精造偽支票，傑出的偷開錢庫和神祕的旅館竊賊。路卡司先生之所以安心去當冷酷的騙子，實在是因為他先寫了一本形容他的醜行的書。這本書的內容警察界中人人知道，完全可信和屢試屢驗，著者在書中敘述一位伯爵畢爾的事情，這個伯爵和貴族諦蒙得殺克是一致的。貴族據他這樣說，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精通俄、英、德、法語言，而且他說這幾種語言說得像本國語一樣流利，只是沒有人知道那種話是他的童年時代的話。他曾經在胡恩求學，那時候他的父親死於法國地中海沿岸的甚麼地方了，遺給他很大的家財，他把家財的最後的一部在蒙得卡洛賭輸完了。然而他離不了他的豪放奢侈的生活，他和以前一樣度着大人物的生活，不憂不急的，總是住旅館，不是這家便是那家。如果他出門了，那末總有幾個客人短了值錢的裝飾品或者裝得滿滿的皮夾子。他從來未曾被人窺破過，然而有一天是他的生活到底的時候了，據說，事情出在洛桑，這邊有一名德國情報機關間諜，他早已注意他了，替他策劃，然而計劃卻是被拒

絕了。貴族蒙得殺克到巴黎去，忽然驟而又振了，像前文所說一樣，他即刻又是全體禁衛軍軍官的朋友，而且他又是一個人，這個人到Bois de Boulogne（巴黎附近花園名）去的遊玩引起了最風雅的熟人的注意。他參加每次的飛機演習，學習駕駛飛機，他的朋友們相信他之所以做這件事是因為「好新奇」。他並不常住巴黎，他到歐洲各國去作短時期的旅行，也並不到處以貴族蒙得殺克出名，有時也自號為俄國中尉軍官馬察夫馬兒察夫。

一九一四年七月有一次旅行回來的時候，正是馬太·哈利在急難中出賣她虞來別墅和全部漂亮的設備，她出賣以前已經一度屬於一個珠圍翠繞的女子的宮殿，繼後她卻忽然因為貧無立锥之地而逃出巴黎了。

一九一四年八月初，馬太·哈利又出現於柏林的最大歌劇院（Variété）中了。

她於幾天之後又不見了。伴着她的是一個衣履平常的男子，一個隨身僕人，背的有箱籠。光是兩個人在一處的時候，那末就非常親膩，她們在安姆斯特丹分路。

過了幾天，貴族蒙得殺克又出見於巴黎。他受他的朋友們盛大熱烈的敬禮，他去拜很多客人，

到處活動，忽然達到目的，因為在和平時代早已駕駛過飛機，所以在法國空軍中得了位置。過了短訓練時期即升任軍官，他並不親自駕駛，他得到了偵察的位置，以後又調任管理，前文所述的乃脫李路卡司先生在他的書中說：「他專力注意於搜集新聞，搜集能夠有利於德國的新聞。」

馬太·哈利初時曾在安姆斯特丹。她的生活遠不如前，不去會舊日相知，到了幾回倫敦，又回來，忽然又到巴黎去。然而情報機關（Intelligence Lewise），即英國機要處已經起了疑心。有人在倫敦注意她，然而發見不出絲毫和間諜有關係的證據，只能通知巴黎，叫那邊的人去偵察她。她到了巴黎以後，又開始她的舊日生活，不久被一個男子愛上了，這個在法國外交部中供職，而且地位很重要，而且她即刻去會貴族蒙得殺克，他在一處飛機場供職。然而，他也重上舞台，這已經是一九一六年一天的事了，多年不見她的巴黎又為她所轟動了。她忽然願意去學看護。她得到了一張到維脫兒去的通過禮，她願意在那兒的野戰病院中服務，然而同時，她到夜間去和空軍軍官同坐，她受人祝賀，受人敬羨。她忽然沒有錢了，到巴黎去，到巴黎的時候，有司法警官出現於她的旅館，把她帶到法國防禦間諜機關的辦公處去見拉鐸克司中尉，他是國內防禦間諜機關的主任官。

拉鐸克司中尉於舞女走進他的辦公室的時候，並不起身為禮。

「您即刻離開法國，協約國全體都在懷疑您，怕的是您充間諜，我希望您即刻回到您的祖國荷蘭去，以後不要再到法國來了。」

「老天，您什麼會想到我充間諜呢？」

「因為您住巴黎和各方面所發生的關係，主要的是您所交的空軍軍官中的朋友，所以這種思想不謂無因。」

沒有人知道舞女馬太·哈利和拉鐸克司中尉間的談話經過情形。這次談話並無證明，然而可靠的是馬太·哈利離去法國防禦間諜部的時候，因為她允許擔任法國間諜，所以許她停留在法國。此外，法國情報機關當時確還不知馬太·哈利經人轉手把消息傳給德國的事情，也不知貴族蒙得殺克早就在充德國間諜的事。法國情報機關直到看了這個人所著的書之後纔知道這回事，這個人願意開始渡紳士生活，又因為減少面前阻難起見，向法國警察說了一些不緊要的話。

馬太哈利為了一種人家不知道的目的而離開巴黎。她又和貴族往返了一個短時期，到安姆

斯時丹去，躲得連面都見不到，以後又出現於巴黎。一天絕早，她在拉鐸克司那兒。上午還有幾隻佈防在地中海的法國海軍燬滅潛水艇的魚雷調了陣形，幾隻大號潛水艇和它們聯絡駐防，駐在摩洛哥海岸的兩隻德國潛水艇在晚上被這些海軍所襲擊，被炸和沉沒了。這個女人和這回事有甚麼關係呢？她，以前是德國間諜，把德國潛水艇出賣給法國人。她這次出賣得了很多錢，這是在辦理這件案子中纔暴露出來的。勾引她的只是金錢嗎？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出法國國境，這一種希望也是一點，而這一種希望有一種特殊原因的。馬太·哈利在維脫兒附近的野戰病院中結識了一名俄國軍官，他的一雙眼睛都被槍子彈所打落了。這個舞女一定是愛上了這個人。愛情之熱烈和誠摯和他愛這個瞎眼的人，這是她生平第一次。現在只能用一種理由來解釋她的舉動，即她的毫無拘束和豪放的性質的特徵，理由是她竭全力來設法，永不要離開那中途被送到巴黎去的愛人。如果她在求達到這種願望的時候，同時她還得到金錢，那末更好，她四周所有可怕的事情，根本於她有甚麼關係呢？她雖然也參加事變，然而目的只爲了搏得用於生活的金錢，如果她能夠兩面取錢，那末自然更好些。問題是德國和法國都不是她的故鄉，由這種行爲所引起的，對她和她的生命之

危險，她並不相信。從來不會有人，即那些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部長，貴族，議員和高級軍官們，沒有人去憐惜她。貴族蒙得殺克不知道這一回出賣事件，他直到她的案件發覺的時候纔知道這回事。中間，她又和那個毫無猜疑心的伯爵繼續為德國工作。經過他的傳遞，報告重要事件，尤其注意於報告法國空軍的計劃，也注意法國內政情形，報告和平運動在法國的前途。

近一九一六年年底，法國情報機關知道有一個女子在巴黎為德國充間諜，成績非常優美。情報機關即刻就斷定就是國際間諜界裏給她取了混名「女博士」的那個女子，至於她的聰明伶俐，則本書中早已有所述及了。法國情報處用全力來設法證明這一個推斷，然而下手去探聽的時候，已經知道事實不利了。法國情報機關有些時候知道女博士的所在地，然而柏林依然有報告到巴黎來，而法國在柏林的間諜在這種報告中堅執着有女間諜這一點。因此嫌疑文集中到馬太哈利身上來了，法國參謀部決定從事證實。

拉鐸克司中尉命令舞女到他那兒去。他遞了五封信給她，這是寫給五個男子的信，這五個人是混在德國佔領了的比利時境內的平民中間，而事實上是法國間諜。信是封好了的，信封上面註

有詳細地址。中尉提醒她，她雖爲法國效勞，可是也只能留在法國境內，而且介紹她利用她和德國人的私人關係以便可以到被佔領的區域中去交這些信。并且允許舞女以重金報酬此種任務，她獲得大宗預支款項。

馬太哈利剛走出中尉的房間，第二個客是一個法國軍官跟着進來了。那是季來伯爵，他於一九一五年受重傷而被德軍俘獲。他被釋，送入瑞士一家醫院去調養。

有一個德國女看護看護他，女看護是漢那維替希，是一個德國獸醫的女兒，在瑞士學了一學期醫學。兩個人親愛的程度很高，季來伯爵遷到洛桑去休養的時候，漢那維替希同去。洛桑：那是當時間諜的中心地點，由這兒伸展到德法兩國。這兒是兩國中央情報機關所在地，那些大間諜於出發去探聽消息或者探聽以後回來的時候都經過洛桑。季來伯爵因爲受傷，不能再赴前方作戰，他是一個熱誠愛國的人，他很想爲本國充間諜以酬其報國之心。漢那維替希天性富於感情，是一個決斷敏捷的婦人，她視危險如藥石，鼓勵他，在伯爵尚未會把他的計劃呈報給上司的時候，他已經着手去實現他的意見了。漢那維替希起首，她把女看護的衣服丟到牆角上去，忽然像畫裏美人，秀

麗非凡，來往消遣於洛桑各個咖啡館和酒店中。一天，她在一個絕好的機會中聽到一段談話。那是兩個說德國話的男子，他們在一家旅館的餐館中談話，忽然談到 H21 的話，隨後又談到某一種德國人非常值得知道的消息。

這個新進的女間諜趕快的離開旅館，到伯爵那兒去，他聽她敘述的時候早已驚訝起來了。這一次漢那維替希方纔從兩個德國人口裏聽來的消息，裏面一定有事情。伯爵又偶然知道這種消息的實質已經出賣給德國人去了，這是敘述已定的行軍計劃的。這項消息由法國人報告給嘉來維來來的德國間諜的去的，這是德國總司令部所在地。於是伯爵把這事情聯貫起來，事情大概是H21的間諜將這消息在法國報告給他們，而他們又繼續向德國傳遞。他覺得這是應該知道的重要消息。他和他的愛人同坐特別快車到巴黎去，即刻到拉鐸克司中尉那兒去，他於舞女馬太哈利去後不久進這同僚的辦公室。拉鐸克司中尉知道了他的來意之後，非常高興。H21一定是洩漏上文所說的消息的男間諜或是女間諜。比較更進一步了，現在至少知道間諜的密碼了。

這個密碼和特別事件有關係。這種密碼適宜於編入由各個參戰國的中央情報機關所收的

各方面的電報中去的。這密碼容易雜在一通不致惹人疑感的電文中間，例如作為一定的商品的商標，而收到密碼的情報主任即刻知道電報的來源，也可以充一個絕對不啟人疑竇的人的簽名或一家有名行號的行名。然而這種密碼卻是這麼一回事。爲了要辨識許多在服務的間諜的符號起見，所以必須把每間諜的規定的符號用書面存記起來。最祕密的機要事務的文件隨時可以發生重大的危險。

拉鐸克司中尉即刻命令柏林的屬員，不惜任何代價去探聽 H21 是誰。

他做完了這回事以後，仔細對來者，卽季來伯爵看了一下，伯爵將他願意充間諜的消息告訴同伴，他又提及他的女朋友，她原來是親歷方纔兩個人說過的事件的人，伯爵被中尉所請，第二天帶了女朋友再來。中尉分外歡喜漢那維替希。她伶俐，機警，賦有並無有礙此種職業的純潔天性，三個人直坐到深夜。他談論些事情，得到一個結論，而且——當夜一個傳令兵帶了給馬太哈利的書面通知走了，叫她不要起程到比利時去。她得在六星期之後纔去。六星期，這是一個時間，在這裏面漢那維替希已經可以完成大宗間諜任務的了。馬太哈利在巴黎。她驚訝旅行展期的事實，一天大

雨滂沱和非常沈悶的傍晚，有一個婦人去看她。她現在並無私宅，她住在一家旅館的客房中。馬太 哈利覺得沈悶無聊，迎接女賓，是瑞士來的漢那維替希女士。

女賓面貌長得令人歡喜，穿的質樸的手縫衣服，是一個年輕的姑娘，不久由女塾中出來的，非常純潔，幼稚，此後要和一個富有的人季來伯爵結婚。馬太哈利以仁慈的眼光看這個姑娘。她起初莫明其妙，爲甚麼這引人的，怯懦的東西自動地把她的一切和未來的婚約都盡情說出了，她的來意是甚麼，當她要說出來意的時候，不自然起來了，紅暈起來了，入於錯亂狀態中去了，一種有刺激性的微微錯亂狀態，而不知道怎樣辦好。馬太哈利站起身來，把這孩子拉到身邊坐在一張寬大的安歇椅上面，兩個女人靠近坐着的時候，那年輕的女賓說明向美麗的舞女提出的要求。她要找一種辦法。她以婉轉的詞令說明請求辦法的意思，這種請求使馬太哈利心神震撼。

「太太，」姑娘說，「我的將來的未婚夫季來伯爵是一個有錢人，他認識人生，當然一生認識過不少美麗婦女。我慈祥的太太，然而是一個小家女子，伯爵時常談到您，我相信他和您曾經一度相見過的，他又說，世界上沒有一個能够和您比美和爭豔的，現在呢，慈祥的太太，我也常聽到您

的消息，我知道社會人士沒有一個不贊許您的容顏美麗的。好了，慈祥的太太，我來請您幫忙。我怎樣然後能够使季來伯爵始終愛我和她始終覺得我可愛。」

舞女驚疑地看這姑娘。說話的人並未曾失算，馬太哈利，她在戀愛的成效方面是目空一切的，現在是受諂媚了。她抱住年輕姑娘，兩個人在一間房子裏談了很久，窗子上面雨滴浙瀝不止，房子裏的燈都忘記點了。兩個女人自這一夜起成爲女朋友了。漢那維替希搬到這個旅館中來住。一天季來伯爵全身制服，很尊嚴，很嫺裕，而謙和地來訪舞女，謝她和她的未婚妻做朋友。

這晚上，伯爵向他未婚妻說：「我不相信這個女人充間諜。她這樣美麗，這樣嬌和這樣動人，然而我不相信是女間諜。」季來伯爵已經屢次到舞女的客廳去訪她了。他向她稍稍表示親暱，卻不知道她的未婚妻對於這美女充間諜的推斷反而只有更顯得有力了。馬太哈利和漢那維替希的交情一天親密一天。小維替希在馬太哈利請教戀愛術的功課很深刻，內容豐富，很有研究價值。她替希時常直至深夜尙坐在舞女的床邊上，兩個女子偶爾談起一些閒事。漢那維替希伶俐活潑。她在一天沈寂的夜間，用十分婉轉的詞令，又經過了高度的踟躕不安的狀態，幾次欬吐而茹和紅暈

起落，談到馬太哈利以愛情搏金錢究竟有無其事的問題。「我這樣問你，你不要叫我生氣，我的好朋友，我當然不相信這個；但是有人如此說——」。

馬太哈利考慮回答不久。她自己告訴自己，她的年輕女朋友看來，她是愛的女神。她不願意損害這種威權，絲毫不願意加以損害，連一個小小的突起都不願去剝蝕，她寧願洩漏她最大的秘密，她向她的女朋友耳語，告訴她凡是人家所說的，都不確實，她賺錢的方法完全不是這樣，她是女朋友呱呱墮地的國家的女間諜，她為德國服務。

「你幹這個沒有危險嗎？你的姓名呢？能把真情告訴我嗎？」

馬太哈利滿意要把她的小朋友的愚蠢的思想完全除掉，說了她的間諜經歷中的幾項具體事實：「當然只有幾個人知道我是通消息的人，我的隱名是密碼H21。」

第二天早晨漢那維替希到拉鐸克司中尉辦公室去告訴他，她的任務已經終了和她知道的H21是誰的時候，馬太·哈利已經坐上馬德里去的特別快車了。到防禦間諜機關的官員到旅館中間她來的時候，她早已去了，到那兒去，沒有人能夠說。中午，拉鐸克司中尉接得舞女的一封信

信，信中說六星期已經過去了，她依委託到被德國人佔領了的比利時去找德國人，預備依址交這五封信。

第二天，拉鐸克司中尉接到一通電報，舞女已經到了馬德里了。這是駐西班牙的法國間諜的報告。

馬太哈利留在馬德里的時期不多。她到幾處德國公共機關去說了些話，她不知道這時已經被法國間諜所跟蹤了。結果她坐荷蘭輪船荷蘭地亞到鹿特丹去。

一天夜間，海上波濤洶湧，舞女沈酣地睡在他的艙房中，一隻英國海軍的魚雷艇風馳電掣地向荷蘭輪船直奔而來。驚號放光了，魚雷艇並行地靠到荷蘭地亞旁邊來，一名英國軍官爬上荷蘭輪船的甲板。

「喂，船長，您們這嬌小的船上載有一名舞女馬太哈利，如果這個女子搭軍艦前進，更好些。」馬太哈利睡房的門上有叩門聲，來勢洶湧而急迫，英國海軍兵士把這個女子的行李從甲板上運走，隨後馬太哈利站在英國軍艦的甲板上，而且神態不安。但是英國軍官們都彬彬有禮，和藹

可親，魚雷艇乘夜急進，停在一處英國軍港中。那兒有一輛汽車候着，走了些路和過了幾點鐘以後，馬太哈利站在蘇格蘭船塢長官巴塞爾湯姆潑生爵士面前了，他即刻緊湊着對她的臉上說道，她有重大的間諜嫌疑，然而未曾發現任何有關間諜嫌疑的證據。馬太哈利被審了幾小時，仍舊執不吐實，不露真情，不漏真相，然巴塞爾湯姆潑生爵士卻不能決定能不能放這婦人到鹿特丹去。審訊終了的時候，官吏再三說他確信馬太哈利是女間諜的時間，發生了一幕重大的事件，婦人站起來叫道：

「是，我是女間諜，然而不是爲德國充間諜，而是爲法國，是爲一個已經成爲第二祖國和我愛它的國家充間諜。」

事情的結局是馬太哈利在一種軍事的掩護之下搭一艘輪船不到鹿特丹而回到西班牙去，這艘輪船到奇用港停住了。馬太哈利不知道有一個男子緊跟着她，一名法國間諜在她旅行中始終跟着她。她又不知道她的全部行李早被人詳細檢查過了，她沒有覺察在用膳時間中已經有人將她的全艙和衣服全部檢查過了，她尤其不知道，她本是一名壯健的女人，什麼會在海行中忽然

在吸烟室中覺得非常不舒服，甚至於失去知覺。舞女在一名在船上的女看護的指揮之下被人送入艙中去，女看護把她的衣服脫來一絲不掛，她將衣服由門口擲到甬道中去，有個男子在這兒接受這些衣服，一件一件檢視，卻是毫無所得。然而女看護於過些時間以後報告舞女身體裏面也並無絲毫半點偷藏的東西。

到晚上，他重醒來坐在船面上的時候，一通無線電由船上飛到巴黎，這通電報於拉鐸克司中尉譯出以後把他弄得莫名其妙。中尉在這通電報中看到那馬太哈利應該送到駐在被德國佔領的比利時境內的法國間諜那兒去的五封信也不在舞女身上了。

馬太哈利不知道這註定她的命運的決定，她卻即刻到馬得里去，她搬到（Grand）旅館中去。在那兒定了幾間華麗的房子，這幾間房子奇巧地和駐西班牙德國海軍使官隨員克龍先生的房間比鄰。舞女在馬得里留了好幾星期。她常常和法國海軍軍官來往，她又結識法國海軍使館隨員，然而她無法明白爲甚麼這樣沒有相信她了。西班牙像不是她所能夠獲得成效之地了。金錢忽然離了她。她常常和德國海軍使館隨員在一起，對於把決定女間諜的命運的事變，關於事變的

具體事實，則通消息的都心照地不說。德國海軍使館隨員克龍先生許舞女以鉅額金錢，這是真確的，奇突的，這筆金錢是由一個公使館員在巴黎支出的。他因此用密碼無線電由馬德里發給安姆斯特丹的德國情報主任，他要付間諜「H21」以一五〇〇〇西幣。匯票由巴黎付現機關開簽 H21 在巴黎收款。

這通無線電由哀勿爾電台接收，因為有嫌疑，即刻送到拉鐸克司中尉那兒去了，不幸馬德里德國海軍使館隨員發電用的密碼本早已被人出賣給法國人了，密電因此即刻可以翻出來，

拉鐸克司想了一下，如果季來伯爵的朋友的報告是符合的，那末馬太哈利必定因此而來巴黎。當天晚上，他實收一通證實他估計的密電，一個秘密間諜，他早已自倫敦起一步不離地跟了舞女，他說西班牙邊境「陪送着」向巴黎出發。

一九一七年二月十四日早上巴黎警察包圍巴黎的 Palace 旅館，馬太哈利由馬德里來到這兒，即住在這裏面。包圍搜捕的時候由警察委員不里屋來特指揮領導。七時過後幾分鐘，他帶了三名官吏進旅館大門，向經理說明來意，並且要求知道舞女所住的房間號碼。他知道以後，帶了官

吏們上到第一層樓去的樓梯時，忽然有一個男子倉皇急促地奔進旅館大廳來。街上有一輛跑車，馬力充足地在那轟隆作響，男子穿的一件皮面大衣，他未帶領，頭髮亂蓬的掛在臉上，他問守門人：

「馬太哈利太太住那間房間？我必須即刻和她講話。」

守門人沒有講話，委員轉過身來，經理過來，看一眼向官吏說：

「馬太哈利，慈祥的太太，此刻不能會面，已經有幾位先生在那兒了，他們先來問她。」穿皮面大衣的男子向上面看，他看樓梯上面的人，他用手抓他的心，向後轉，離開旅館。貴族蒙得殺克跳上他的汽車踏動汽門，失望地開走了。他不及去救他所愛的人，他來遲了半小時。委員不里屋來特當時去叩旅館房門。沒有人回答。他叩第二次，又無聲息，第三次用拳頭敲門，並且叫道：

「這兒是警察，您開門呢還是我撬門？」

「如果您以進一個女人的臥房爲唐突那末請進來。」一個人的聲音回道。

委員不里屋來特捏動門鈕，門並未鎖；他站在舞女馬太哈利的臥房中，三名官吏隨着進來，他站在這女子的臥房中，手足無措。舞女睡在她的床上，她全身裸着，只有一張薄薄的精製麻布單蓋

在她身上。房子裏面還是黑幽幽的，只有甬道的燈光射入房間裏來。委員說：

「警察委員不里屋來特，我奉命即刻帶您到警察廳去。」

舞女從床上起來，她向委員笑道：

「您願意把我裸體帶到警察廳去嗎？您真願意這樣嗎？」她狂笑，然委員保持他的尊嚴，他奉到嚴厲的命令，他拘捕了這個女人之後不許她有一個離開他的視線的時間，他座在一張椅子上，馬太哈利穿衣服的時候，他留在房子裏面，她在穿衣服的時候，唱一曲歌，她向委員獻媚態，不想到眼前的事體。

委員在法國防禦間諜機關的辦公室中未曾用力審訊，他告訴她，她有爲德國充間諜的嫌疑。他祇是因爲這樣的緣故而檢舉她。一點，這是對這個女子特別不利的。他問她：

「太太，您應該到比利時去的五封信到那兒去了？」馬太哈利鎮靜沈着，她爲了被拘而悵怒，她解釋爲德國充間諜的嫌疑是出人意外的事，而且拒絕問，說道：

「您們必須知道，英國人搜查了我的行李，您們發電到倫敦去，信也許在那邊。」

委員不再回答婦人提出來的問題，她願意知道人家懷疑她是間諜的具體事實在那兒。他也不告訴她下列諸端都是人家早已到手的關於馬太哈利的鐵證。那五封馬太哈利應該送到比利時去的信是拉鐸克司中尉試驗她的玩意兒。五尉信是寫給五個間諜的；但法國情報機關知道得很詳細，中間四處地址早被德國人發覺了的，而且因此救了她的生命，她由此就充德國的間諜。他們的辦法爲：把他們所得到的委託使之可以達到德國情報機關，而出賣中間人。第五個間諜是一名不久纔爲法國服務的人，工作做得很少，一般德國人倘不知道有他。載有他的地址的一封信到了馬太哈利手上八天過後他被拘了，當地槍決了。

馬太哈利被拘在聖拉察爾女監獄中。她要求律師辯護，二十四小時之後，她接到通知，她爲德國充間諜應受軍法審判。巴黎最著名的律師中的一個，克魯乃脫博士承接她的辯護事項。當監獄第一次去看她的時候，他喫了一驚，細看女囚的臉，隨後知道他在妓院中檢查過這個婦女，這醫生是一個慈祥的老者，皮殺爾特博士。馬太哈利在監獄中鎮靜沉着。她很快的就恢復了她的原狀，她始終相信不會發生嚴重問題，因爲她和她的律師都不知道對她有甚麼嚴重的證據，因此他更放

心於這種論證了。法國情報機關在嚴密的審訊中只和原告代表人取聯絡，它不願意冒險把它的聯繫和工作狀況公開出來，使敵人知道這些。她很鎮靜和很沉着地去受審，審這件案子是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於巴黎第三軍事法庭。法庭由十二名軍官組成的。審訊的方法為主要起訴各點是以得之於間諜的報告和本國間諜的可靠的陳述，即作為有證據的告訴，由原告宣讀。當然是祕密審訊。初時馬太哈利的意思，雖然事態嚴重，可是她的頭顱大概還可保持不致上斷頭台去。然而事情逐漸危險起來了。事情嚴重的程度甚至於法庭連她從德國情報機關所得的金錢總額都知道了。馬太哈利抗辯的理由是她雖然由各個情報主任那兒得到這筆款子，可是並非因為間諜而得。「不，」她叫道，「不是為這個，而是我的愛人們給我作愛情的代價的。」

人家向她堅執着的時候，她作一種劇烈的爭持，她站起來，向大廳中叫道：

「但是，我的軍官們，我祇充了幾次間諜，這些經過您們必須認識，我究竟還對您們出賣過兩隻德國潛水艇的。」

律師驚訝地站起來，他完全不知道這一段往事，主席審判官卻因舞女的機警的敘述而憤怒，

說道：

「這是真的，您是幹了這回事；但是這不過是對您的一種行動上的證明。您以前證明您和德國間諜及高級軍官說過關於軍事方面的事情。您什麼能夠知道兩隻潛水艇的所在地呢？」

沒有話來對答這個問題。

行將判決的時候，律師作他的口頭的辯護。以很動人的詞令說明凡是對被告所提出之證據都是間諜的報告，這種報告都未曾送到法庭上來過。最多有人誦讀過警察廳的公文，而這種敘述在主要審理中並未會予所舉的說明以證明。他要求判決無罪。原告的答辯很簡短。他要求處死刑。法庭方面於第二審那天晚上舉行了一次簡單的商議。法庭又開始審理，主席法官下令「注意！」軍官們站着，書記官長走向前來：

「軍事法庭代表法國政府判決馬太哈利充間諜爲有罪并判處死刑。」

被判死刑的罪犯在判決詞宣讀完了之後，以大聲向那陰沉慘寂的法庭上吼道：

「這是不可能的，這是不可能的！」

於是她依然驕矜自持，屹然而立，步履堅實地和她伴送者同路走向監獄去了。

律師進行上訴，上訴被駁回。他代為說情，也被拒絕了。在判決以後，執行以前的一時期中，法國和中立國的有身分的人們為這舞女營救，然而成效無有。律師自己走到法蘭西共和國總統保恩卡雷 (Poincaré) ——也是枉然。維持死刑的原判。馬太哈利在監獄裏面失了這時期和她接觸的人們的崇仰。她安靜堅決，十月十五日早晨沉着鎮靜地由一輛汽車上下來，走向預備好了的柩柱那邊去。兵士們向她射出去的子彈中間只有一顆子彈是打中了。這顆子彈穿過了她的心臟。

記者尙把這死訊告訴了德國女子漢那維替希。她當了季來伯爵的夫人之後，戰事完畢以後成爲受法國人民熱烈歡迎的電影女明星。她變了姓名改名克勞烏特法蘭西。她在盛名之下悒悒於馬太哈利之死。她於一九二八年在法商得爾路三十一號華麗堂皇的住宅中用手槍擊中頭部自殺了。

## 寺院僧房中的間諜

安特來阿司比卡是俄軍中尉，純立特蘭人，戰爭中是俄國東戰場的一個間諜區主任。他所擔任的職務的地域自明司克到李茄那一節。他的大本營在俄國戰線後面相當距離的爾希察地方。對方，德國方面，對手方的間諜機關和軍司令部同駐在孝輪。俄國前線在這一節上面，間諜特別活動。陣線有的地方直至帝那河岸爲止，雙方陣地中間有內河，沼澤和森林，雙方軍隊可以經過這些地方向敵人方面掩進，陣地的步哨有的地方相隔很遠。這些都是德俄雙方間諜都蜂踴在這一節上面的原因。間諜由這兒纔可以入敵境，然後再在陣線後面發生他們的作用。

在俄國方面充德國間諜的對手方的人，安特來阿司比卡中尉，那是一個怪物。他是上流人家的子弟，出生於米陶附近，畢業於中學校，是俄國常備軍官。有一個佃農住在他父母的附近，這個佃農有一個美麗的女兒，一天，正值假期，他熱愛她的程度到了寧願捨去原有地位去和她結婚。這種

行動，就俄國的見解說，是軍官和人私奔。比卡脫去軍衣學醫學。到了戰爭開始的時候，他又重行投軍。不久就充中尉，因為伶俐精幹，以善審俘虜著聞。至於司令部為何要注意到他的原因，則尚不止此，尚有其他原因。比卡是立特蘭人，那時候立特蘭人所值得堅持和顧慮者，是他們對於德國私下慫恿他們建立一個獨立國家這一點最好不為所動。也因為這樣，所以在此地引用比卡，他在立特蘭為俄國作盛大的宣傳。他在從事這種工作的時候，也和德國人往返，這些人帶了德國方面的立特蘭文宣傳品由邊境被派到這邊來以後落在敵人手中。比卡不久就任了一種職務，他在這方面的成績很好，他充任前方一個大間諜的間諜區主任。比卡住在爾希察。他在爾希察和他的僕人單獨住在一座嫌覺陳舊和圯毀的房子裏，房子在城市前面盡處。建築物內部除了接到比卡的大辦公室中許多電話機上去的電線以外，其他沒有好的陳設和整齊的氣象。以前，看來有人在這座房子裏一度辦過學校的，只有大房間，現在卻幾乎全部空着，風走打破了的窗子吹進房間裏來。最大的房間有人用着，放有一架行軍床，一只洗面盆，中間有許多桌子並放着，桌上有地圖，有電話。中尉伏在這些桌子上面，以電話和人談話，凡是由敵人方面得來的消息都一一記入這種地圖上去。

他爲俄國忠心耿耿地盡力於各地間諜的組織。他以全副精神放在間諜事業上面，他所得的成績和他全部才能一樣，是令人不能意料的。如果真要說的話，那末成績總算不壞，而且也還切用。比卡無論如何是一個足以令人深省的例子，這是他本來不會有這樣的成績。這個例子是他的對手方，在孝輪的德國情報機關替他造成的。有一天有人在那兒忽然得了一種可怕的理想，未經充分準備，即在俘虜中把立特蘭人提出來，又把這些人一個一個詳細問過，問他們中間有誰是不喜歡俄國人的。先經挑選，再三挑選，結果剩下八十個人，相信他們不是親俄者而是受俄國壓迫的人。把這八十個人隔別幽禁起來，而且嚴加訓練。問每個人，他是否有決心去爲德國效勞，而且藉此謀立特蘭獨立，每人都同意了，每人獲得了手槍，炸彈，鐵絲剪和短刺刀。以德國的精神訓練他們安設地雷的方法，這些依法使它們炸裂的地雷整天在情報機關的軍官們的四周近處轟炸。所有的人都表現聰明伶俐，所有的人，於一天夜間，經過了充分準備之後，越過兩國陣地中間的地帶，向俄國陣地上進撲。他們的使命是在那邊炸燬鐵路和在民間做宣傳工作。

然而他們的行動完全不是這樣。他們先亂跑，繼後又去找就近的俄國哨兵，再在就近的俄國

軍官那兒歡欣地報到將危險的地雷，宣傳材料，短刺刀和手槍繳去，把所有囑咐他們的話一律說了出來。於是他們於經過危險以後所邀准的較長的假期中回到妻子那兒去，以便於養息之後又回到軍隊中去。逃兵過了幾個月之後尙在向德國情報機關敘述他所獲得的成效。

比卡中尉把這回事情當做教訓放在心上，他更慎重地和以別的觀點挑選間諜。他在平民中間探聽已受過相當教育的，出身於小資產階級的，有一度以一種特長見稱者，他考查這種人。此外他請求參謀本部間諜總部派自願充間諜的人到他的軍隊中來，然而即使這種人，他也先加以慎密的考查。如果他相信一個人的修養和更進一步地相信他也就能夠合於他的目的，他即調他到他那座在近郊的孤寂的房子裏來。

現在他已經引用了驚人的方法。他決定注意指示給每個充間諜的人，不是一件日常事務，而是一種秘密的東西，是一種神秘的事情，投身於這方面的人是有光榮的。他願意自始即把間諜自召非常的，而且危險的事情，這一個印像深深地印入這種人的腦海中去，如果錄用的人經此提醒之後而不退縮，不畏懼，對於事情既有興趣的時候，他纔錄用他。

比卡中尉找了一個例如坐在隔他的總機關五十公尺之地的任何一處地方的人。入晚，到了夜色朦朧的時候，忽然有一輛汽車出現於這個人的所在地的前面。他被請上車，到他一上車的時候，汽車即放足速率在黑夜中馳驅。這個人本要由窗子裏看外面，然而因窗玻璃是用黑色不透明玻璃製成的，所以看不見。他想設法測定汽車所取的方向，然而因為汽車像在走圓周，所以也辦不到。他燃着一支紙煙，他想把火柴幹丟到汽車門外去，因為車門不能由裏面開關，所以也辦不到。然而汽車在前進，他覺到以最高速度在鄉間前進。

比卡中尉的方法即如此着手。這種方法尚有一種好處，即他所訓練的間諜如果以後被人拘捕了，那末他不能把委託人說出來，他既不能說出他受命和準備工作的地方，又不能估計這些地方究在本身的陣線後面多少距離之地。

準備過間諜生活的人坐的汽車忽然轉了幾個小彎停下來了。車門開了。這個人被人用一隻手由汽車中提攜出來，他的四周昏黑，他覺到汽車是開到了某一處房子中來了，他老是被人帶着在黑暗中上樓梯，繼後他忽然到了一間大房子裏站在比卡中尉面前。他是被人家由一間爲比卡

中尉在房子下面造的地下汽車間中引上來的。站在中尉面前的人自然有些莫名其妙，而他聽了中尉向他說了些時候話以後更有些莫名其妙了。比卡即刻向每個間諜說明事情的主要點在那兒。他說話雖然清明嚴謹，把事物的名稱列舉得正確真實，然而於相當機會中決不避免叫他的人注意到他自己是願意從事於危險事業的，只要應召的人稍稍現露一點長縮的意思，稍稍有些懊悔的神氣，表現一點怕懼的心理，於是比卡即刻按鈴，一個人進來，他用一根帶子之類的東西將這個人的眼睛縛起來，又引他到地下汽車間去上汽車。汽車始終繞路送他回家。

比卡中尉即以這種形式召集他的部下。這種方法只能於有許多服務於俄國情報機關中的人纔可以辦到。

如果新進間諜可以和比卡同事了，那末比卡再向他說明他的職務上必需的財政詳情。間諜有一筆經常用款，這宗款子他並不直接收取，而是依他的請求，存放在某一處地方的。每個人都接有過了一定的時期由敵國回來一次的委託，回來的時候，將依其成績的良窳而許以多少不一的鉅額金錢，這種數目更依他辦事次數而遞進的。

新進人員即使完全同意了。他也不能即刻被派到敵人境內去。他先必須入一所間諜學校，學校的設備和組織是比卡中尉的許多荒誕的理想中之一種。這所學校是由他創立起來的，組織分外良好，校址在一座以前的寺院中，寺院所在的地方孤僻遙遠，人跡難達，四周沒有人煙。凡是住在寺院附近的小房子中的平民，比卡一起把他們搬到別處去了。

凡是新招來的間諜，同樣的也是束住眼睛，也坐那載了他夜行，最後把他載到一座古代建築物庭院中去的汽車。

這兒寂寞得死氣沉沉。車門打開以後，間諜爬出車門來，隨後他站在一名俄國高級軍官面前，這名軍官向他隨便招呼，帶他進許多寺院的僧房中的一個僧房中去，這些僧房在當時已經變為學習間諜的住房了。

這個學校裏面常川有五十至六十名受訓練的間諜，房間從沒有一間空暇着的。有一個訓練完畢之後調到前方去以後，即刻就有一名由比卡中尉新招的人來，補他的缺。

學習間諜每天只有一次可以到曠野中去。其餘時間都在舊式的建築物中過去。他的房間門

和監獄一樣，只有在鈴聲響時纔打開來。進來一名送東西給他吃和幫他做別的他所吩咐的事情的勤務兵。

每天有一個情報機關的軍官到間諜訓練所的小房間裏來駐好幾點鐘，他來給他上課。凡是有關係的智識，一律詳明正確地向他們反覆解釋。學習間諜先得到敵人情況的概觀，凡是當時所知道的各部隊的位置，要塞的位置和其佈置狀態，他都先行知道其大概。告訴他各個司令部大概的駐在地點，彈藥儲藏庫的所在地，簡言之，所有值得知道的事項，一一教給他。第二天早上他應該有一份書面工作交給先生，這裏面是記載他所能記憶的各種已經講過的事項。他到了這樣程度的時候，停止前進，製各種圖畫和簡明地圖，把德國軍隊的佈置狀態繪在這上面。間諜明白了情形以後，再繼續前進。現在告訴他所應行經歷的事項，把具體事實一一使他知道，他由此可以認識情況變化。教他認識德國軍裝的意義，使他鑑別野戰砲的外觀的區別，指示他如何能夠知道砲口徑之大小，簡言之，在幾星期內將他所必須知道的事項一一授給他。他足不出戶地坐在僧房裏。只能以少數時間在寺院的庭園中作個人散步。其他新招來的間諜他簡直不得見面。

學習期滿之後，開始『我怎樣在敵人境內行動？』這一章的功課。他得到一身專爲他而製的衣服，他的年貌身材，他的程度決定那人家給他的那些偽造文書的內容。文書上所載的關於他的身分時常不一致的，不是說明他出身於被德國佔領了的敵境內，即證明他簡直是德國人，再如果他所負的使命必須他深入德國境內的時候，即說他是中立國人民。這些文件製造時非常精密審慎。間諜都有一個人口繁多的家庭。他的家屬的名字他即使於得病之時也得記憶清楚，遇到他便服在後方奔走而遇到有一名軍官帶領着的隊伍的時候，遇到這樣的情形的時候，中尉又想到特別好的方法。間諜在這樣危險的情形之下，當依命令坐在街溝邊的階沿上面，脫下褲子來解大便或小便。中尉說得很對，他說對於在這樣情形之下的男子特別難於查問。

間諜經過幾個星期這樣的準備之後，一夜夜裏被比卡中尉的汽車所接去。這次所走的時間比較以前長些，因爲現在是載他到貼近火線的地方去了。中尉在一處僻靜的農莊中等候，他叫間諜帶一副汽車眼鏡，眼鏡的玻璃是做得不透明的了，那末他載這個人到俄國最前線的步哨線上去。到了這兒他纔叫他將眼鏡除去。於是告訴他所在地，由此，即使這個人被捕了，他所洩漏給敵人

所值得知道的消息也是最少的了。

比卡中尉用地圖來告訴間諜以他所在之地。此刻這個間諜因為雙方陣線的地理情形他已經在受課之時早就聽熟了，新以即刻應該認識雙方陣線的方位。詳細告訴他如何越過火線的方法，給他一枝手槍，但是這枝手槍如果他幸而越過火線的時候即須丟去，這時候命令他前進，比卡中尉直候到間諜的步履聲聽不見為止。如果這個人忽然有畏懼心理而退回來的時候，那末事情不妙。哨兵按以前的命令向他開槍，把這不可靠的新兵打死。

然而那帝那河上的渡船也是深入德國後方的途徑。有盛滿了空氣的豬尿胞，有特製的小船，船艙是用不發聲的東西來裹起來的，有許多可以越過遼闊的戰線的方法。

這樣放到德國陣地上來的間諜中間，大約有半數是落到德國人手中去的。如果他願意供的時候，能供的也很有限。他們大家都說那招募他們的神祕人的往事，有的也說間諜學校情形，大多數卻默不作聲，這些人幾乎全都飲彈而亡。有幾個人以充雙方間諜作救生命的代價。

間諜運氣好的時候，那末他在德國後方來往幾個星期。如果他靈敏的話，那末他可以知道德

國某一段陣線上面的軍隊組織的情況。那就很多。他被指定經過一定的路線傳遞他的消息。一五一年間，這些間諜傳遞消息的方法是用通信方式。他們寫一封隨便無關重要的信，依信上的具名，則發信者像是一個被德國俘獲了的俄國兵，信中夾有數字，例如他要寫：

「昨天凡送我三枝雪茄煙，十四枝紙煙。他目前不能吸煙，我很歡喜。再呢，你得到我們的鄰居那兒去看看他的鵝怎樣了，你可以從那兒學得許多餵我們的家禽的方法。我還記得他在戰前有兩隻雄鵝和十四隻雌鵝，他得了三十八枚鵝蛋和於四十九天之後有二十八隻雛鵝在庭園中到處奔逐的時候，他是如何歡喜啊！」這封信裏充滿着預先約好了的暗語，每個名詞和每個數目都有它特別的意思。

這封信很隨便丟在信箱中。凡是能够自由行動和寫這樣的信的俘虜多得很。這些信很疏忽地被派在那兒的人檢查了一下，結果認為無嫌疑而送出去了。間諜所開的姓名是任意決定了的，後面註明李茄郵區三八〇。或者以後就寫多爾泊特蔡那夫人收。蔡那夫人是比卡中尉的太太。

因為要使敵人不引起疑竇的緣故，通信處時常更換。如果間諜在德國駐了幾星期以後，他的任

務終了之後，回去不是試驗依來時的方法越過德國陣線，即設法由水路回去。水路回去的可能性也是隨時隨地都有。

然而他們受了委託，在回來的時候，帶一份書面報告回來，內容把他已經報告過的和早就依預定地點用寫了信的一切再說一次，因為信常常可以忽然引起疑心被扣，所以他們都得到這樣的命令。因為間諜在幾星期中所探到的數字沒有一個人能夠完全將它記起來。比卡中尉異想天開。間諜在敵國境內首先得去覓一只狗，他得收買這只狗。這只狗他於回來時帶了回來。間諜身上帶有薄紙和一個小鋁殼。紙張上面有他的圖記，將紙張藏入鋁殼中去，將這個鋁殼塞在狗肛門內。初時沒有檢查到這兒，以後，經過一種意外事情，纔把事情揭穿了。

一個哨兵在鄉間大道上面看到一個肩運貨物的人帶了一條狗走過街道。狗坐在街溝沿上面，慘狀，像是耍排泄。但是那個肩運夫不叫它坐下，趕狗前進，這個哨兵是一個很愛畜牲的人，生了氣，命令這個肩運夫保護這隻狗。可憐的畜牲內急的很，然而排泄的不是排泄物而是一個光耀揮發的鋁殼。因為哨兵從來未曾聽到過狗會排泄這樣的東西，覺得奇突，又因為他是一個伶俐的人，

把肩運夫拘起來，連同狗和鎗殼一起解到哨兵駐紮的地方去，事情到了這兒就明白了。這一段的憲兵從這一天起，凡是有便衣人帶狗經過，都一律檢查肛門。

查出很多這樣的金屬殼，而且不單是因此斷定有很多敵人間諜潛伏在戰線後面。

因為有人看出不能再任命長此下去，所以想對付方法。這種對付方法，然而原來想專以對付總機關的，即對付比卡中尉。起先不知道怎樣辦纔好。一個德國間諜向上級機關報告，他自願深入獅子窟，用種種方法來消滅比卡中尉的力量。大家想盡方法使這既不聞名，又不知來歷的間諜，能夠實現他的意思。有機會有助成這事情了。一天有一個駐英德國間諜報告一個俄國派來和英國海軍商議一定的事情的間諜，現在要經過荷蘭到德國去，在德國一定的城市中會見俄國間諜。因為有時關於這個人的具體消息傳來，因而邊境官廳即刻認識他；但是放他依令進德國境地。直到了邊境然後將他拘捕。把他的文件紙張和護照一起沒收。竟路到比卡中尉那兒去的德國間諜即利用這些東西起程。

德國間諜一天晚到了德國最前線的步哨線上了，在帝那河岸上了船，向俄國邊境進發。預先

說好了德國兵的槍聲在他後面起來了，子彈是水中發的，因此引起對岸俄國的注意，那是月夜，他們從遠處早就看到一個人搖了自己的船過來，這個人像是渡船夫，用白手巾招呼。他到了俄國人那兒以後，他先因為疲乏而倒了下來。他精然有序的敘述他逃出德國邊境的經過，而且要求帶他到後面的軍官那兒去。軍官覺得事情有些奇突，然而來人自己報姓名，即到德國去的俄國間諜所用的姓名，他講求那俄國人許他和他的總司令部或者軍司令部以電話接洽，他說他是一個俄國間諜，由英國經荷蘭和德國而回俄國來的。軍官去發電話，軍部把電話接到總司令部去，回話是一切都和事實相符，這個人確是俄國間諜，這個人已經建過大功，應該盡量優待他。

間諜要求當夜把他送到比卡中尉那兒去，他有重要事項要向他報告。軍司令部又以電話接洽，告訴他比卡中尉的所在地，一輪汽車準備送他，比卡中尉那兒在後半夜來了一個客。德國間諜到他大門口叩門時，他還未曾睡，他自己開門，當來者說明來意以後，帶客人到他的房間中去。向他通報的姓名他是知道的，然而他並不認識本人，德國間諜即這幸而充過。這一夜的談話很短，德國向他說，他纔走遍了東普魯士，他有關於調動軍隊的特別重要的消息要報告，因為照現象看來，這

是關於向比卡服務地域包圍進攻的消息，所以他願意把這消息告訴他。然而他先因為以前勞動過度而十分疲乏，所以要求一處過夜的地方。

比卡中尉周到引他的客人到許多空屋中的一間中去，裏面尚有一張行軍床和幾件破舊器具。他也在這兒睡。然而過了大約過了一小時以後，他被驚醒了，被一種強烈的不愉快的心理所驚動。跟着有一種黑暗的感覺，他起來，着襪走到甬道上面。房子裏面萬籟無聲。中尉低聲走過甬道，到他辦公室的門旁去竊聽。他又重回來，取了手槍，一下打開室門。

他的客人伏在辦公室的地板上。他將室內所有的紙張都集在一起，他想把所有的紙一律縛成一束。他用一盞手電燈照亮房間，燈裝在那被打開的門上。這時候燈光照在桌上，中尉即刻看到他的電話線已經被剪斷而下垂了。

這時候中尉毫不遲疑。不待那個人立起來，他擎起手槍打那個人。

到了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取得政權的時候，廣大的俄國國內的人類的命運飄搖無定。比卡到那兒的消息也就無人知道。

## 哀提司卡威爾之死

英國女子哀提司卡威爾的命運是一個具有崇高偉大的精神而殉祖國的女子的命運。哀提司卡威爾在戰爭當中無疑地以她的工作給德國軍隊以重大的危害。哀提司卡威爾女士的生命是告終了，當她的行動被發見不利於德國軍隊的時候，被槍決了。她向那送她的教士說的最後遺言是：『我站在上帝和天地之前看得澄明透澈，我愛我的祖國是不夠的，還得要沒有嫌恨和痛苦呀！』

這個女子被在一個步兵司令的命令下面飛馳出來的子彈結束她一生這回事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她的命運自有公論來替她流傳。

哀提司卡威爾死時年四十九歲，是英國籍，戰前是受過教育的女看護。她在戰前是看護專門學校校長。

當不列塞爾城內和其附近的野戰病院開始住滿比利時軍隊於戰爭初起時幾次劇戰中受傷後送到後方來的傷兵的時候，哀提司卡威爾即刻設立一所私立野戰病院，這裏面收容比利時傷兵。

不列塞爾全城於不幾天內充滿了協約國軍隊的傷兵，這種情形在德國兵佔領了城市之後，自然是延長下去的。然而不單是不列塞爾，即比利時境內各個野戰病院和私立病院，在德國兵佔領期間到處充滿了。在比軍退卻時不能和隊伍一同退卻的傷兵。這些人恢復健康以後，那末他們可以在德國軍隊後方，即敵人後方成功一枝小小的軍隊。德國軍事當局對付這種情形的方法是簡單而且不容說的了。軍事當局下令每個居民有呈報他收留有受傷的敵兵的義務，每個公立或私立醫院院長都負製這報告的責任。這些傷兵於初被佔領的時候由德國軍事機關將他們集合起來，各依其健康狀態而送至德國內地的後方醫院或者送到俘虜收容所去。

德國軍事當局之所以採取這種方法，對於比、德兩國作戰的軍隊因為有兩種原因存在，故很重要。荷蘭邊境相去不遠，在戰爭初起的時期中有時有以前用某種方法混入德國後方的比利時

人和法國人越境過去。德國機關的方法即刻傳到敵人的情報機關去了，於是他們即刻行使對付方法。以前已經說過有兩種原因，第一種自然是運回比利時和法國的傷兵，他們只要痊愈之後，即刻編入作戰部隊，凡是在這些軍官和士兵中間被目為積極的，即被目為是一個受過訓練的兵士的時候，更快編歸隊伍去。這些戰爭初起時即受傷的人當然不是最壞的人。第二個原因更是重要，凡是由敵人後方來的兵士，重新和他們的同伴相處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消息來源。他們的觀察當然是一個訓練有素的兵士的觀察，一定對於敵人的軍事狀況能够有好的報告，這種報告如果能够向被佔領的許多地方來的許多兵士詢問而將他們的說話連接而比較和補充起來，那末就成為重要的報告了。

法國情報機關即刻組織這種機關，這種機關因為離荷蘭邊境很近，所以容易辦到。回過荷蘭邊境來的間諜自稱是比利時平民，他在高級貴族那兒可以找到很快的聽覺，公爵克勞和公主克勞同屬於努力為祖國謀福利的比利時人。於是有一種組織在由幾個始終不完全公開的男女的有力領導之下發展着，這種組織迅速，穩妥和成績斐然地滿佈在比利時境內。偷越邊境的人在德

國軍隊侵入以後的初時期中大批的向荷蘭走。比荷邊境自來就是好偷漏的地方。自來就有旱路和水路，只有懂得迴避稅關的土著纔熟悉的這些道路，這些道路現在被利用了。這些路上現在不再偷漏了，然而本地的嚮導帶了法、比軍隊找入荷蘭的軍隊，由此再向敵軍進攻。這些只要乘夜和有霧的天氣，就可以巧妙地繞過哨兵所在地的越過邊境的路徑，在戰爭初起的時期中至少是全部工作中最容易的一部分。如果數目多到被人覺察了，那末於邊境哨兵正在巡邏界路的時候也有發生衝突和留難行旅的事情。至於這種潛運的準備卻難得多了。受傷的兵士先得不被德國軍事機關所注目。

哀提司卡威爾在這兒開始行動。她的野戰病院中睡有許多兵士。她的看護工作繼續開展到睡在私立野戰病院中的大批傷兵方面去。當然，哀提司卡威爾在這種情形之下即刻被比利時情報機關所把握住了。她受託將所有她所收容的和看護的兵士一律送到邊境那邊去。英國早就準備對德宣戰。哀提司卡威爾是一個英國女子，她在她的全部經過中和她的行動的主要着眼點是：比利時的朋友向她確實說明所有過一個一定的時期以後尙私自逗遛在被德國佔領了的

比利時境內，而不去呈報德國官廳的士兵，只要被捕，一律被駐軍所槍斃。哀提司卡威爾曾經自動地走了危險道路。她爲了使寄身在她那兒的兵士不知被俘虜起見，爲他們製備便服和消燬制服。此刻她只要有偽造的比利時平民護照便可以使這些人完全變成平民了，她把這些人視同和安分良民一般。她將傷兵分配在她許多熟人的家中，爲了安全起見，也給他們偽醫生證明書，說傷兵是一個病人，於是第一步實現了，爲了要製備公文和着手第二步起見，哀提司卡威爾有和專爲做這種事情而組織的機關聯絡之必要。

戰後，我們從非常可靠的方面得到了記敘這種組織的材料。爲哀提司卡威爾在德國軍事法庭上辯護的律師，是「不列塞爾律師界權威」舍地基爾與於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四日在一種法國巴黎迴聲報上面發表下列的記事。直譯之爲：

「組織了一種機關，由法國北部來的兵士到皇來基那兒特克勞的培利格尼宮去，他給他們一些金錢，一張偽造的護照，由他的姊姊馬利哀利薩培特克勞的保護，姆來幫助他們。路易吐利支是一個年輕法國女子，出身李來，改名姆來。馬丁接下去工作。」

這位律師又寫出有這些組織存在的城市數目和其主任姓名，

這種機關幫助哀提司卡威爾。它替女看護造公爵的偽護照，她又將護照給兵士們。機關努力不倦地工作，製造偽醫生證明書，裏面載有因大腿受傷而引起盲腸炎，因為頭部受傷而傳染齶。德國軍事機關對於在廣大的佔領區域內病倒在隨便一個地方的人，不能個個都加以檢查，而證書又不過是一種保障的工具。

哀提司卡威爾是受她藏蔽的兵士的慈母式的女朋友。她以狂熱的犧牲來看護他們，直到機關派來健康的兵士過境去的人到她那兒那一天為止。

出發的組織如下：隊伍先以五個至六個人組織而成，由一個領隊人命令行止，這個領隊人員極熟悉邊境地理，各人都收到一張偽造的比利時地方官廳的護照，護照上載明他們住家於荷蘭境邊上某小村落中。他們又各人有一張由比利時城市官廳的公文，上面載明他們原是某一方面的工作，因為工作完全，或者因為戰事不得已而停止工作，所以回家去。最寶貴的是每人得到一份偽造的德國軍事機關的通行證，上面命令這些工人沿途不得停留，迅速兼程向家鄉所在地前進。

最後一種公文的偽造一次比一次精細。爲了不至於欺人對於公文真假的疑竇起見，上面載明限制執照人的行期，或者指明執照人回去搭乘火車的鐵路線，有幾處地方，這些發護照的司令官更命令他們沿途一節一節去向德國司令部報告以證明報告確依規定日期和時間行動的。

許多兵士和軍官即這樣脫離了哀提司卡威爾的看護越過荷蘭邊境而歸入作戰的隊伍。不久到了一天，這一天是最後一個傷癒的兵士被哀提司卡威爾遣送他出發歸隊，機關從這時候起改變了使用女看護的方法。

戰事初起時，德國的後方有許多敵兵來往，這些敵兵聯合成軍，而且有武裝，不願意服從德國兵的命令。這些軍隊來往竄擾於森林山澤間，他們在野外生活，食品是夜間由住戶那兒搶來的。這種在後方游兵散勇的人數很多。有的地方，這些軍隊的領袖們直至一九一五年七月，猶武裝着盤踞在後方。至於隨地與敵人爲難，則是當然的。著者至今想到一件事情，猶有餘悸，這是在一九一五年戰爭中的事情，他和他的隊伍駐在法國小城市頓和路的阿爾各能森林中間地方的時候所親歷的事情，他和一個同伴在月夜步行到離路的宿營地和全部德國兵所在地很遠的地方去，到了

和蒙替尼前線很遠地方的森林中去打獵。那夜間應該有一隻野豬被打死。曲徑蜿蜒，隱入林中，路行愈陡，以至行路人無暇談話。路沿深處草源前進；最後我們轉彎走到入森林去的路上，入小路的開口處寬大，我們忽在驚懼中站住了。離我們大約有一百公尺之處，一隊縱隊，槍肩在肩上，這有一隊穿了走森林用的軟鞋對面開過來的法國兵。看去有幾百人，他們的軍官遠在前面走，這一隊兵就這樣過來。當我們倆看到了法國人和法國人看到了我們，兩方面大家沉靜了幾秒鐘。法國人也許以為我們後面有大隊過來。因為事實不是這樣，我們即刻一跳跳到樹林中去，小心地在樹林掩護之下急步跑過了幾個山坡，去警告隊伍。然而直到一個月以後纔有留在這山的一團人被發覺和俘虜了。

當時機關送到哀提司卡威爾那兒去的兵大約就是由這樣的形式來的。她現在的任務把這些養在不列塞爾，直到越邊境的運輸準備妥當為止。

正在機關開始龐大的發展，將有作戰能力的人引出比利時邊境來的時候，德國官廳暗中知道了比利時機關的存在。那時候有很多使德國官廳發見比利時機關的機會。卡威爾女士住宅中

時常發現生人這回事首先引起嫌疑。警察機關和防禦間諜的機關着手偵查，它們偵查的結果認為有嫌疑。然而並不即刻發動，暗中查察，直到每個從犯都被確實知道為止。機關在這一方面並不是很機警，它的行動漸漸公開和漸漸疏忽。警察方面並未費多少策略去摧破那佈置了的網，去發現那把戲。

一九一五年春，機關活動了九個月了，德國防禦間諜機關纔下手。哀提司卡威爾和她的大批的從犯一起被拘捕。防禦間諜機關的偵查機關未曾費多少力量，全體被告，尤以哀提司卡威爾是直認不諱，因而本案得以迅速地移交德國軍事法庭去審判。軍事法庭提起訴訟，而且名曰「非利潑」巴克及其從犯一案，「因為比利時人非利潑巴克被目為戎首，當審訊的時候，哀提司卡威爾坐在許多人犯軍法的中間。原告代表為軍事法庭推事司蒂勃爾，法庭由德國軍官組織而成，辯護律師為不列塞爾律師塞地基爾與其幫辦湯姆斯巴勞烏恩。原告訴訟文宣讀過後，提哀提司卡威爾去審訊。由她的辯護律師記錄下來而以後在巴黎迴聲報上發表的審訊經過如下：

「哀提司卡威爾供稱年四十九歲耶穌教徒，英國籍。

法官：您自一九一四年十一月起至一九一五年七月止私藏法比兵士，中間有一名上校，被藏人員一概便服。您曾經幫助比利時人，法國人和英國人服務於軍事方面和私下回到前線去。您曾經庇護過這些人和以金錢接濟他們。

卡威爾：當然。

法官：您和誰聯絡進行此種事情？

卡威爾：和卡比奧先生，姆來，馬丁和台爾伏和李比支兩先生。

法官：主管者誰，組織機關的是誰？

卡威爾：沒有主管人員。

法官：不是克勞皇子嗎？

卡威爾：克勞皇子只管派人給我們，他稍稍接濟他們金錢。

法官：您爲甚麼要照人家所託的去幹這種行爲呢？

哀提司卡威爾對於這方面回答得很詳盡，她說她相信這些她幫忙他們越過邊境的人都遭

了生命的危險。這是她的全部供詞，她的全部辯白。

哀提司卡威爾和其他大多數被告一樣被判死刑。因為都知道這個女子絲毫沒有圖利的心思，或者在其他任何有背道德的行為，所以連在德國有人，當然高級軍官中間都為她請求由死刑改判徒刑。依軍法，這次軍事法庭的庭長是決定本案的司令官。他下判決。比利時最高機關長官邊沁男爵對於女看護判處死刑的判決書不肯簽名。據目前可靠的消息則凡在邊沁男爵下面的最高機關避免死刑的意見是枉然。

邊沁男爵，他的騎士的風度和高尚思想始終為敵人所承認的，他的努力是失敗了。哀提司卡威爾被槍斃了。戰爭中和戰後由所有敵人方面通行各國的報紙宣傳的，而且發人深省的敘述則有卡威爾影片，這種把行刑的情形描寫得慘怖非常的記事令人生畏。哀提司卡威爾被綁在一根柱子上，軍官的命令還沒有下來，德國兵早已開槍，就在那地方把她的生命結果了。至於她以她的行為所給予德國軍隊的危害究竟到了如何程度，則有一種很有證明力量的公文可以說明。英國勃來司爵士以他的全部戰事演說稿和文章在倫敦付印成書。這本書由洛勃特阿爾希在一九一

九年一月三十日在倫敦著名雜誌，倫敦司法上評議過。這種評議和著者在這篇文章中對於哀提司卡威爾的命運所說的話，因為他在這篇文章中自己表示絕對不是親德的人而愈見名貴。他說：

「勃來司爵士和其他和他同調的人都曾經善意地主張哀提司卡威爾女士避免死刑。」

哀提司卡威爾女士的行爲，依軍法無問題的必須處死刑。我們的社友所承認的性別的赦免權不亞於我們敵人所承認者，我們承認而且贊成哀提司卡威爾以她的生命爲兒戲，而且爲她的祖國作英邁的犧牲，然而和在戰場上犧牲於英勇的戰爭中的成千的男子之「被殺」絲毫無二致，這樣的時候會到來的。」

## 戰後間諜

康派泥森林中停戰的事實解決了中歐各國的互相間的糾紛，然而當時歐洲的軍器尙未會閉口。俄國的白軍正在向蘇維埃猛力進攻的時候，間諜在這種糾紛中儘有用武之地可尋。建立布爾什維克統治權的俄國人有的是聰敏伶俐和對新國家熱誠擁護的人來充任斯職。這種間諜中，也即是俄國官廳得它的幫助而能够摧毀白紅軍的間諜史是一種以狂熱來從事間的間諜史，兩方面都以分外的狂熱去幹的。這種史料中然而也不少令人驚怖的慘酷事實，這又是只要捉到間諜的時候，雙方同樣的應用的手段。戰後俄國參加最偉大的間諜案的人是樞密院顧問屋爾落夫，他於一九二九年在柏林被控偽造政治文件。因為有偽造文件的證據提出，所以被判監禁。

德國社會上因為在辦理這件案子的時候忽然得到了可驚的消息，所以當時就引起了全社會的騷動。當時斷定德國有很多機關都設有機關的間諜，這些機關予這些間諜以鉅額金錢，間諜

的義務是各方面的。這些間諜機關除了探聽外交的事情以外，也兼有刺探有關德國內政的各種事件。社會上看到所有這些和每個這種在德國間諜的間諜機關一下都被發覺了，最後形成一個可怕的印像，即這些機關互相間也在刺探偵查特別的事是這些機關的領導全體是俄國人，這些人中間有一部分已經歸化了的，他又幾乎全部在對付俄國人。在這件案子中發現出來的事實是全部戰後間諜史中特有的史料。除俄國因為政體和各國完全不同，所以應當視為例外，所有歐洲各國的國內間諜是由中央政府津貼的。

就大體而言，在戰後十餘年的今日，歐洲各國的間諜比戰前繁密得多了，現在各國政府都有專門很快地供給國內政治消息的機關。然而這種迅速的報告從來不會正確的。大政黨的領導機關是被人家在刺探的，積極行動的政治家是被人家在偵查和刺探的，當然在政府中的有力政黨的部長們也同樣被人偵探。莫索里尼爲了鎮壓他的政敵而在意大利全國遍設一個巨大的專對內政的間諜網，沿海一帶的間諜主要的在將來可以危害他的，和或許有一天會加害於他的軍隊中，英、法兩國現在每年用很多金錢去探共產主義運動的趨向，德國如屋爾落夫案件所表現者，亦

不能例外。

這位樞密院顧問屋爾落夫值得我們一說。因為他是一個原來刺探他的時代的人，所以值得一說。樞密院顧問屋爾落夫自身其實很少親自參加間諜工作。他始終坐在中央，向各方面佈置大規模的消息路線。他是繙紳階級的兒子，學法律，曾任官吏，日俄戰爭時是以後備軍官參加戰爭。自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七年任聖彼得堡檢察官，他辦理了一件偽造盧布的大案件以後，就很快地昇遷了。於是任檢察官，樞密院顧問，得了貴胄的尊號，最後任專事偵查危害國家罪的檢察官。這樣在沙皇時代負有重要意義的檢察官，全俄國只有五人或者六人。這樣的檢察官並且是所屬檢察官中的首席，屋爾落夫在聖彼得堡就是如此。這個人在這種職位上面開始他的非常的生活，這種生活使他經歷人生最深刻和最高尚的一切。

屋爾落夫以既握有全權的非常的間諜組織的主任官的資格來往於俄國各地，這種組織的責任是偵查俄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們的行蹤。列寧，托洛茨基和其他和他們一起的，現在聞名的共產黨領袖，當時都被屋爾落夫所侵害和判罰。當時俄國沒有不被發覺的政治陰

謀，而且沒有一件陰謀案的偵查手續不經他的手的。屋爾落夫在沙皇之下槍殺了成百的革命分子，成千成萬人被他判處流徙西伯利亞。他的成效歸功他那思想慎密的內政間諜組織。

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爆發，新上台的政治領袖的第一件事是以巨額金錢收買這個在沙皇時代謀殺過他們的許多人的男子的頭，然而還有時間來攜帶他的全部文獻。

他有一個時期改裝易服，把頭髮和鬚改變得幾乎認不出來之後，在俄國混跡，直到他走入了白軍爲止。白軍領袖竭誠歡迎他，他現在在白軍高等軍事法庭的法官任內偵緝莫斯科派來的布爾什維克間諜。又有幾百人因爲被他檢舉而被殺，然而目前兩黨間的怨仇已經增長到不是槍斃間諜而是活打死間諜的程度。屋爾落夫因爲被軍官所擠而離開白軍。他們請他混到敵人大本營去，一面去輔助被捕的反革命分子，一面從事間諜工作。第三種工作，當白軍首領們要由外面向莫斯科和列寧格勒進攻，屋爾落夫在城內糾集人衆在敵人大本營中從事武裝匡助這種攻擊。

屋爾落夫製好一張護照，姓屋林斯基，一九一八年末出發於列寧格勒。他謀到一個充獄丁的不重要的位置。他的責任是監視被捕的反革命分子。這個無人認識的獄丁謹飭從公。他懂得竊聽

秘密談話的方法，以經驗和事實聯繫起來，革命非常委員會就特別注意他。有人委託他去偵查幾件困難的案子的時候，他又得到了長足的進步。他充任革命非常委員會員和政治警察的專門人員。他在這種位置上設法和德國情報機關發生關係，不久即發生了關係。他將在德國決定的革命計劃報告德國。他忽然隱逃到列寧格勒以外去了，他又投入白軍，現在又在德尼金和烏冷格爾將軍下面的白軍中，就軍法官之類的職位，他又從事偵查和審判。

白軍司令部中無人知道屋爾落夫、屋林斯基。其在革命非常委員會中也曾經偵查了許多和殺了許多反革命分子。

兩位將軍的軍隊崩潰以後，屋爾落夫用荒誕的方法逃到倫敦去。他充俄國駐倫敦大使的廚房，這個官廳中無人知道做菜者原來是誰。他在這兒也儘可能的刺探使館秘密。以後忽然到巴黎去，這兒他始終反蘇聯充間諜。他是現在已經去世了的大公尼古拉也維支的嫡親。

他由巴黎到柏林，在這兒充許多由各機關自行設立の間諜機關的俄國事件專門家。然而最後這些間諜機關向他探聽的材料比他所能够回答的多得多。向他要俄國政府對外交方面的公

文正本，這是難於辦到的東西。要求超過供給，因此屋爾落夫開手偽造文書了。官廳初時不知道，然而到了屋爾落夫以這樣的公文向美國新聞記者出賣的時候，他纔被發覺。

戰後間諜案中最曖昧的一章是無疑地是和議以後，解除武裝以後，法國軍事當局在間諜事務方面德國的態度。然比較更曖昧的是因為法國之所以易於探聽德國軍事消息是由有非常多的德國為金錢所收買而替法國人在本國國內充當間諜。

這一章戰後間諜史因為有人向德國最高法院控告法國中尉特阿爾蒙特而光大發揮了的。在記敘間諜案時，應該把這回事情記敘下來。

## 在離邊境兩公里之地被拘捕

德國軍隊根據凡爾塞和約摧毀了他們的軍器。協約國監察委員會到柏林來，這委員會又根據了這種條約收到一份在德國還存着的武裝清單。單上必須詳細武器所在之地。這個委員在德國的行動範圍廣大，委員會的主要人員是法國人，尤其是法國中尉哈馬司是負責人員。這位軍官在德國佈置了一個範圍廣袤的間諜網，以爲刺探隱藏在德國的最後的武器所在。這種間諜網組織非常簡單，而在德國的成效也小得可差。每個去向這位情報軍官去洩漏私藏的軍器所在地的德國人得到一種預約，他可以保證得到沒收品的售價之十分之一。成百德國人去找那和他接洽者的路，而且找到了。一位前英國參謀部的上尉，米末史斯特冷台兒司，他是委員會委員之一，於一九二〇年五月在希爾小報上敘述這個情報軍官和他的同伴的行動。特別有趣的是他所報告的「捏造的報告。」他說：

在離邊境兩公里之地被拘捕

「情報軍官從先經試驗及格和可靠的探子那兒不但是可以收到由奸商以不正當的方法製成的材料，而且也可以得到捏造的報告，這些報告專門為監督軍官找深入工廠的路用的，這些工廠的經營和業務秘密為協約國工業家所以注意者。我因為是主要譯述者的緣故，所以和這些來者都熟識，連這方面的報告的文字也完全知道。然而我並不只是在一件事情方面能夠斷定一個工廠中的秘密材料被人發見的事情是假定，即以報告而言，因為我的職務所在，必須為其他軍官翻譯，所以常常可以看出是假的。」

斯特冷台兒司繼續說，法國軍不絕向比法國軍官盡職得多的其他協約國軍官刺探。上尉這樣說，「有一名波蘭女職員在委員會的電話總機那兒專任斯職。這位女士每天必須將前一天的電話中談話內容對這情報軍官（法國上尉哈馬司）作忠實的報告。」

法國人明明白白擔心的事情是解除了武裝的德國，如它願意的時候，在短時期中將它的軍隊起死還生，他們因為擔心的緣故，所以也從巴黎，從中央情報機關派了很多間諜到德國去。至於他們任意在佔領區域內決定，而且根據這種決定任意胡來，以便探得德國化學工廠及其他工業

的製造祕密，這當然都是依了他們的情報機關的趨向而發的。法國間諜的巴黎機關在戰後對德國的工作依然照戰前和戰爭中一樣的方法進行。中央情報機關的辦公室始終在巴黎法蘭西街三號。由戰爭所得之教訓；尤其是由在大戰中建立間諜學校的俄國中尉比卡那兒學了方法，俄國間諜學校法國軍官去參觀過多次，這種學校在法國也仿效設立起來了。學校在阿亨，在一座由估領機關沒收了的宮殿式的房子中間，即在呂替支別墅中。在德國招募了為法國在德國充間諜的人，這些人先送到呂替支別墅去，在那兒受間諜訓練，脩業期間依當時情形而定，由幾星期至幾個月。新招來的間諜各依其才能性格，在學校中予以一定程度的訓練。

這種表明程度的標識，它的級位的標識中間在法國情報機關中變成班次的標識了，這種標識之所以有意義，因為可以由此使人知道法國在德國的間諜的範圍之大小。最高和最低的間諜是“Duperré”，這有一定的政治觀點，潛入德國大工人組織中去，專門報告這種工人運動的意見。第二級是“Mouton”，這個人必須在德國大工廠中找位置，去探它們的工業祕密。第三等為“Racolléur”，他必須以金錢及預約招募新間諜。這最後一級的間諜幾乎始是婦女。再向上去便是流

動間諜，這是駐在法國情報機關中隨時奉命派遣出去刺探各種事情的。再呢，便是常駐間諜，住在德國一定的城市中，常川報告重要消息的。間諜級位中最高者為交通間諜，他長期來往旅行，送重要的政治、軍事和工業事件的計劃和文件的。

依舊時的習統，則如果這些間諜要逗留在德國境內刺探消息和傳遞他們所得的消息，那末不能直接向巴黎遞送，而是在外國有一個轉手機關。這一處轉手機關是巴塞爾的法國情報機關，它在沮利克和板倫設有分機關。受了訓練的間諜送到這些機關中去，這機關又將他們送到德國去，由此雙方建立了單獨的關係。這些機關的主管人員是法國對德國的間諜機關的主要人員，是法國參謀部的中尉洛勃特本大利司特阿爾蒙特。這個軍官無間晝夜地，只要有知道的價值的消息材料，一律努力探訪，此外，他在被佔領了的萊茵河流域尚設有所屬的機關，這些機關又可以自行招募間諜。這些機關特別注意於去接近德國軍事人員以便將德國兵士一概羅組起來。在德國的，在特阿爾蒙特中尉領導之下的間諜機關中間，以設立美恩支的，在一名法國中尉湯馬司管轄之下的機關為最活動。這機關聚精會神於間諜事業。有一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這些機關在辦

理這件事情的時候，所擇的手段是奇突荒誕的手段。這機關依照設法羅致來的德國兵名單，發信給大批德國兵士。每次信中附有三百馬克，而這些金錢又幾乎全被收信人交給司令部（然而的確只是幾乎全體）。這些信中有一封又附有三百馬克。收信人爲「哀駭塞爾先生，下士，美寧根，步兵十四旅，格來那第兒營。」信的原文爲：「可敬的先生！因爲我從我的朋友那兒聽到您樂於爲我們共同盡力，特行相告，我可以給您以有利供獻。然而您似乎有到美恩支來的必要，俾能作定論的商議，希望不日能够見到您，謹致共產黨的敬禮。湯馬司。」

信下所住地址爲：湯馬司先生。美恩支二——聖墓街第一院，左門第一層。

信後附有「P. G.：附上所需旅費。」

至湯馬司所說謹致共產黨的敬禮這一句話，在他也許是一種特別暗號，正和附寄的過額的旅費一樣。

德國官廳，尤其是國防部，於一九二一年五月開始注意特阿爾蒙特中尉的範圍廣泛的行動了，即注意到這件事情的主謀人了。中尉當時自稱是魏因格爾特乃爾，美恩支的機關的確爲出賣

他們所屬的部隊的祕密的國防軍人作保障以保護合作。他們於到德瑞邊境附近去會見魏因格爾特乃爾先生時出賣軍事祕密。特阿爾蒙特收買了很多這樣的間諜。

那時候先有一個人姓平子，他特別來和未登培爾克軍隊的人接近和向這些打聽。平子也接到魏因格爾特乃爾的書面委託，在別的方面也接到命令，要他出收集高級軍事機關的一定的，有一定號碼的命令。這種命令放在斯多德加德國防部辦公室中，而這些辦公室在夜間被他用假鑰匙和撬開的器具偷開了。平子得到一個國防軍的上士姓包爾乃曼的幫助。特阿爾蒙特中尉的主要間諜之一尙有一個出身巴登，呂拉哈的魯道夫純夫台來，他是替法國窺探國防軍軍事演習，而且尤注重於在大校場格拉芬維爾上面的射擊演習。純夫台來也收買了國防軍兵士來支乃爾他帶的這個人去見特阿爾蒙特。來支乃爾受託隨時報告國防軍士兵的思想行動。這些士兵的四周有一個暗中佈置好了的大小間諜網，它的工作是隨時隨地去刺探德國國防軍的情狀。

然而有一天德國司法警察注意到這個間諜陰謀。魏因格爾特乃爾給證人平子的信到了德國官廳手中去了。全部組織都被人暗中監視起來，而且一下全被拘捕。知道這種組織的主要人物

爲法國特阿爾蒙特中尉，他在巴塞爾永不能捕他。

一天有一封信送到駐在孔士丹子的郵局監督處的人員手上來了。這封信是給芬利希克那兒的，這個人大概是在孔士丹子軍隊中做事。然而因爲孔士丹子沒有這姓芬利希的人，因而此信歸入退信中去，存局代領。這郵局員捏得像信中挾有錢鈔，因此拆信檢視信中有二十餘瑞士法郎的票子和魏恩格爾特乃爾致芬利希的信，信中約這個兵到離德、瑞邊境不遠之地去和魏因格爾特乃爾先生會面，因爲他有重要話要和他談。附寄之款是充旅費用的。

這位視此信爲有嫌疑的局員把信寄給孔士丹子的政治警察局去。這兒的整齊間諜案的人是警察委員費格爾。這個委員見到了這封信以後，即刻知道事情的來源了。委員費格爾然而是一個非常伶俐的人，他即刻決定予特阿爾蒙特中尉在德國的間諜事業以相當創傷。因爲並無芬利希克那兒其人，委員即刻決定自己來充芬利希克那兒。他於是寫了一封短信給魏因格爾特乃爾，熱誠感謝他所匯的瑞士法郎，而且說明願意會面。只是要求一個會面的地點，這是芬利希特別願望。他願意在瑞士邊境上一個村莊克勞、袁、林、克附近會面。芬利希克那兒即刻得到回信。魏因格

爾特乃爾同意於會面的地址和時間，兩個人就這樣會見。他們談了一回話，魏因格爾特乃爾喜歡他說服芬利希來充間諜並非難事。這個兵即刻說了一些魏因格爾特乃爾以前未曾聽過的話，魏因格爾特乃爾給他五十法郎的報酬和以後工作的定金。兩個人就此約定後會而告別。

此刻的會見地點是阿爾來姆村，在貼近邊境之地。裝做芬利希的委員對於這次會面佈置了很嚴密的組織。德國邊境哨兵因為要使特阿爾蒙特在附近看不出可疑之點，所以派到另一個地方去了。但是貼近邊界之地有幾名農夫在田間工作。這都是司法警官，是奉費格爾的命改裝的。到了約定時間，特阿爾蒙特準時到來。他站在一個瑞士邊境哨兵所站的地方近處的邊境上。芬利希、克那兒也準時到來。他在遠處早就和中尉招呼，中尉於是越過境界而至德國界內來。特阿爾蒙特越過十公尺之地。他在那兒站住了等克那兒。他過來和他握手，特阿爾蒙特，他這一天覺得在德國境內有些不穩，即刻向他建議到瑞士邊境內的一定的旅館中去談話。然而克那兒建議再向德國境內深入一點，然而特阿爾蒙特忽然轉過身去，不安地看四周，開步向邊境走去，當時農夫們忽然丟了他們的農具。

他們像風吹一樣的向他撲過去。芬利希拿出真面目來，他抓住中尉的手臂，然而他先已經掙脫了。穿農夫服裝的官員們上去，特阿爾蒙特極力的抗拒，他急跑如野獸。然而警官們於離邊境兩公尺之地已經追出他了。他橫在地上，被縛起來了。

即在那地方施行搜查他全身，在他身上搜出他派在德國的主要間諜名單，當天即用電報一律拘捕這些間諜。

一九二四年三月最高法院審訊中尉的案件。三名斯多德加德律師爲他辯護，開始審案的時，他對他自己和他的行動堅不供認。充證人者爲被拘的許多間諜，這些間諜都是早以審決了的，而且是被判長期監禁的人。

特阿爾蒙特不能掩蔽他間諜的行爲，他證明警察委員費格爾是在瑞士境內將他拘捕的，而且說明因而他之被拘是不合法的。是違犯國際公法的。法庭的主席法官是元老院院長李希脫耳。宣讀瑞士政府專家鑑定書，這鑑定書就證明特阿爾蒙特是在德國境內被捕的。約在離邊境二公尺之地被捕。

特阿爾蒙特見到用這種證明將無成效可言，於是他埋怨那委員是把他引誘到德國境內來的。主席關於這方面的回答是德國究竟有許多防禦間諜之權。最高法院檢察官哀北兒馬哀兒在他的控訴狀中以被告為法國對德間諜的主使犯起訴。特阿爾蒙特曾經辦理過二十六件間諜案，而且予德國以最重大之危害。他雖然在他服務政府時履行了職責，然而對他卻無可以緩和之法可循。最壞的還是他的德國僱員，這些人為圖厚利而出賣他們的祖國。被告是一名軍官，他在服務祖國之時辦理間諜事務，因為一個對於本國服這種公務不是不名譽的，所以他並無不名譽之可言。法國法庭對於德國軍官正在濫判監禁之時，然而德國在這種情形之下，縱然認為這是一種應受嚴懲的破壞國際法的罪行；但是猶欲使德國法庭無報復思想。

對於法國間諜判處了二十一年監禁。最高法院的判決理由，特阿爾蒙特曾予德國以嚴重的危害。德國是解除了武裝，無議無勇。然而所有留給它的小部分的權威給它以有鎮壓力量的權威使它能維持其國內安寧秩序。如果因為兵士被誘而充間諜，因此而致軍紀蕩然，那末德國應行使其自衛權。

法國官廳對特阿爾蒙特的被捕很傷感，因為它損失了一名重要間諜。因為如此，所以法國在特阿爾蒙特未曾恢復自由以前，不惜破壞國際法，在被佔領的區域中取報復態度。中尉的間諜行為雖然有顯著的證明，雖然他以法國現役軍官的身分犯了向德國取敵對行動的越境罪，法國人依然破壞壓迫。他在杜塞爾多夫，在杜塞爾多夫高等法院中拘禁之元老院院長冷支培爾克博士，當因為他病重而必需釋放之時，又拘愛森首席檢察官許蔡泊爾孔姆，薄霍姆的高等法院院長關德，魏特爾司台脫的縣知事格爾人基爾興。

這三個被他們認為抵質人而被拘的，直隔了很久纔釋放。

特阿爾蒙特中尉以後纔被赦免驅逐出境。

## 落地傘下的間諜（馬爾台莫呂爾）

一九二〇年巴黎發覺一件間諜案的經過事實，這事實引起法國報紙和社會對解除德國武裝問題的狂熱的要求，因為有人以為有人以一個婦女和三個男子來充德國間諜，這種解除武裝的狂熱，直至完全證明這三個被捕的間諜並不是德國人，而是特來刺探友邦軍事秘密的英國間諜以後，纔和緩下去。因此解除武裝的狂熱，初時轉入很困難的狀態中，友邦的外交方面也增加了顯著的困難，隨後根據當時忽然稍見黯淡的友好關係的利益，把全部難局完全打開。英國對法國的間諜，主要的是探訪法國空軍消息，當被捕間諜必須處死的時候，法國政府爲了避免引起兩國間政治糾紛之故，說明全部「宣傳過於事實，樂觀多於悲觀。」

然而事實真相卻使兩國政府官員都覺痛苦，事實如下：

戰後，法國一個小城市中住有一名收入微小，忠實勤懇，生活簡約的官吏，他除了嚴教子女而

外，尚不斷嚴加教訓他的太太，所以他治家嚴厲而單調，這個官吏姓莫呂爾。他有一個女兒馬爾台。莫呂爾這女兒常常叫他非常擔心。女兒馬爾台年歲愈大，他愈加擔心，她是一個風姿綽約，精神飽滿的小姑娘，體態輕活而苗條。父親的嚴厲和單調的管束對她絕對不适宜，她的小小天真活潑，結果深入了她的天賦。她十五歲就厭棄了父母家庭。用種種方法來離開這永遠沉悶的地方。然而她當時深知道她父親始終不肯讓她脫離他的庇蔭，於是她得到一種荒誕的方法。她願意入寺院修道，她決意當尼姑，因此她起初非常虔信宗教。結果她說服了她的父親，她去進寺院學校。而且許她住校，因為對於這個姑娘實在沒有別的方法可以改善這姑娘有時候使他擔心之點，所以父親即刻就同意了。馬爾台莫呂爾搬到寺院學校中住。三天過得很好，毫無不舒服之點，然而她以後即逃出來，到巴黎去。巴黎的年輕而美麗的姑娘沒有錢，和羞於去幹一個女傭的低賤而堅苦工作，她幹甚麼呢？她們當模特兒。

馬爾台莫呂爾也這樣幹。她先寫了一封信給她的父母，說她得到了一個女藝術家的高等位置；但是這位對他的女兒的所謂高等非常懷疑的父親到她那兒去；但是他看見她的住處是空的。

馬爾台莫呂爾早就和那些以她爲模特兒畫家出發旅行去了，他在法國境內到處走，父親結果不  
去找她，他的女兒有時候由各地寄美麗風景片給他，他由此知道她是活着的。馬爾台莫呂爾很久  
耽溺於這種生活，直到巴黎畫家中間到處傳說模特兒馬爾台莫呂爾有一種破壞和危險的特性。  
她是容易受人迷戀。只要有一次和她親近以後，她即刻又放棄她，結果她因爲沒有人招她充模  
兒，所以到真是沒有錢的日子。於是什麼都幹，有一個時期在紐衣來一個醫生拉皮諾維支那兒充  
女看護，然而於寫信告訴她父母說她有學醫的時候，她又離開這種職業，於是成爲一個出入於酒  
館、咖啡館的少年姑娘了。

一天下午她坐在一家咖啡館中。那時有一位上等中年先生到她的桌子邊來，他滿頭頭髮，兩  
鬢上的頭髮卻特別湊合一般。上等人，有些灰白了。中年人像是在等甚麼東西和等甚麼人，他  
沉悶厭倦地看報紙，一回又放去，馬爾台莫呂爾決心去和他混時間。兩個人不久就談起來了，這位  
生人表示這馬爾台莫呂爾縱橫在因受經濟的壓迫而頹唐的狀態中，她能表示懺悔，則他願意顧  
及她的生活。她敘述她的生活，說完以後，表示她真不知道現在應如何着手。過些時候，中年人表示

他願意負善意的道德上的責任。他說每個人應該有正當職業，這是他的確信，他問那種職業對她適宜，因而馬爾台莫呂爾匆匆想了一下，她說她原來覺到自己性情是一個偉大的女藝術家的性情，因此如果她能當一個佈置陳設的人，那末對她就非常適宜了。中年人相信他能夠幫助她，他請她第二天又到咖啡館中去，而且向她建議，如果她能夠落地傘的女藝術家，那末就可賺錢。這是在一九二〇年當時認為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然而很可以賺錢。

馬爾台莫呂爾表示同意，中年現在以後一時期中和她往返很密。他帶她上她以前只能在外面觀望的華麗的消遣場所去，最後她直爽地說她所從事的職業還有一種機會可以使她可以用將所賺的錢，從此以後過那只在非常優裕和美妙的範圍以內纔過得了的安定生活。馬爾台莫呂爾需人向她解釋事情的內容。她見她的朋友是一個多方面活動的人，尤其是注意於法國飛機，各軍的番號和配置，海軍碼頭的發展和安置，也注意到和飛入上空的飛機有聯絡的無線電台。決定馬爾台莫呂爾能夠同情於她的朋友的計劃不是難事。她現在充女藝術家了，她得到一件自英國運來的，很可靠的落地傘。有一天租了一架私人飛機，於是馬爾台莫呂爾有一次從一架飛機中跳

出來，這是她生平第一次。於是飛機從規定的起飛時間起飛了大約有半小時以後，姑娘利用過這半小時時間來減少她的恐懼以後，她真跳出來了，而安然到地。她於在第二個星期中反覆試驗了幾十次，直到安全穩定為止。到這時候纔寫了一張風景明信片給她父母，告訴他們她已經成了女飛行家了。

過了這一星期之後，她業正從事了。那位引她上這條路的中年人，他從來未曾自己報過姓名，約她到一家無線電公司去，這公司在馬台拉哀恩附近的特蘇冷路上。當馬爾台莫呂爾於上午到來時，她除了朋友外，又遇見兩個男子。無線電公司有些奇突。店屋寬敞，裏面有許多無線電機，有許多會客（會議）室的公事房，牆壁修飾整潔。以後纔知道這三個是英國人。

馬爾台莫呂爾的朋友是威廉費孝，他是生在英國的波蘭人，是英國情報機關的職員。公司的經理是亨利李壽。他自稱是工程師，然而實際上是英國現役軍官。第三人是屋里活非利潑司，是英國常備軍的下士。李壽是公司經理，非利潑司是會計，威廉費孝是打包人。三位先生的社會地位的差別阻止不了他穿同樣的衣服和互相信賴維護。

這天上午有人給馬爾台莫呂爾送純酒來。手續很敏捷和純熟，向她說明她如果用落地傘周歷法國各個飛機場去依別人給她的委託去察窺一切，那末預備給她每月一千二百法郎薪水和替她付一切支出。馬爾台莫呂爾收到幾架非常精美的照相器，她應該應用這些照相器，她先接到幾種試驗的委託，這些委託，她都做得使這位無線電公司經理滿意。她於估定法國軍隊人數和其他一切值得知道的材料的時候，是得了所有女間諜的正確的方法的幫助，她成爲許多空軍軍官的親愛可靠的朋友，她在他們住處過夜，她偷書籍，服務法規和一切能够到手的紙張。她始終即刻將所有偷來的東西送給無線電公司，她老是被人贊許和獲得逐漸增加的金錢。

法國軍隊在聖乃蔡爾試驗一架水上飛機。馬爾台莫呂爾到那兒去，將所有可以照相的材料都照了相。隨後又派她到波爾多去，以便觀察汽車油和油一類原動力材料放在那兒。她於一次飛機比賽表演她的落地傘的技術，她在人家不知不覺之中偷拍了那邊的法國戰國飛機廠的港口。她在古李，海兒司和聖拉非爾也幹一樣的勾當。她把照相藏在她的雙重大衣夾裏中。爲不致引起嫌疑起見，她並不保留在巴黎的住址，常川往返於小的溫泉浴場的小旅館中，她那兒可以接到書

面的證明。現在李壽自己是主任官了，他分配工作給她。他寫信給她，信中除未經寫字的白紙以外別無所有。這種紙上敷有一種一定的液體，字跡見了太陽纔顯出來。這種液體製造得非常精巧，連法國情報電報機關以後沒有這種液體都不能將字跡顯出來。馬爾台莫呂爾有一天住在法國海岸邊的一處地方，她接到一封上文所說的信，她閱過以後，她知道有危險，她的同伴，無線電公司的主人因為間諜嫌疑而被人監視了，對她也注意。馬爾台莫呂爾即刻離海岸地方。她希望她可以經過巴黎而至於卡來司，再由此向杜威爾前進逃脫。她無論如何願意試一試和她的委託人發生聯繫，以便在巴黎取錢，因為她手上目前所存的錢只够買到首都的車票。於是她上車，她獨佔一間車廂，打開她的行李，找出那凡是足以引起嫌疑的字紙文件來，一律撕毀，把碎紙片向車外空中丟去。幾秒鐘之後這些碎紙片為一名鐵路工人所拾得了，他即忙將紙張帶到車站上去，因為他知道這些紙張是有關軍事的，他因為在戰爭中升了准尉，所以懂得這些。火車站上偶然有一羣高級法國軍官在那兒。鐵路工人熱誠地跑過去，將得到的東西告訴他們，而且又巧遇着中間有一名軍官是在情報機關服務的。他知馬爾台莫呂爾有間諜嫌疑，他在紙片中找到了一份旅館帳單，上面有這

姓名，他再看下去，這些紙片合起來以後，知道是法國秘密軍令，他奔到最近的電話機旁去，警告巴黎情報機關，當馬爾台莫呂爾走她的車廂中下來時，即刻被拘捕了。在警察機關審訊她的時候一點也不難。她即刻一切都承認了，也說了同犯的姓名和行爲。審訊的軍官搖頭，這樣的光以出賣同犯爲能事的女間諜，他卻未曾見過。她一切都說了以後，被送到偵查監獄中去，這些監獄的醫生即檢驗她，當晚即以電話通知所屬軍官，他拘了一名特別神經過敏的女子。馬爾台莫呂爾但是要求信紙，寫信給她父母，說她現在參加政治，因爲她阻難大政治家的計劃，所以暫時被捕。

三位英國人於馬爾台莫呂爾供認之後即被捕。公司被搜查了，找不到一張足增他們的罪狀的紙張。法國情報機關一名間諜到倫敦去，他即刻就決定三名被捕的英國人中間兩名是英國現役軍官，一名是間諜。又斷定無線電機公司每月收入很可供三名英國人和一名女書記非常優待的生活，行動任其自由，每月平均可得三百法郎交易。然而一家酒店主人的說明最不利於三個英國人。他提出告訴，說無線電公司經理李壽的信並不寄在公司而寄在酒店中。有一張列有很多姓名的名單，所有李壽來取去的信都是這上面有地址的人發的。三個英國人絲毫不肯供述，極力聲

辯他們從事間諜的事情，當然他們實在不能再事抵賴的時候，纔承認他們是英國軍隊中的軍官和間諜。

當有人因為這事不利於所有有關係的政府的，所以決定把事情擱置起來的時候，最難處置這反對這種意見的馬爾台莫呂爾，她正陷入一種荒誕的犯罪意識中，她的供詞盈卷。正在審訊的時候，有一次被人引過法院前庭院的時候，站有正在候審這件案子的新聞記者。當馬爾台莫呂爾認識站在她的路上的，是新聞記者的時候，她挺起身來，向他們吼道：

「因為主犯不能逃罪，所以關於我的重大案件儘可能的少寫些。」

事情之不幸，結果到她也同時被起訴了。只要有人向維克多赫爾凡提起這件事情，除了「可怕」二字外，得不到任何其他回答。

當馬爾台莫呂爾離開監獄的時候，走遍了所有的報紙的發行所，要凡是有關她的記載的報紙，用她最後的餘錢黏有郵票的一封信封，將這種報告寄給她父母。

# 間諜勘誤表

頁數	行數	誤	正	頁數	行數	誤	正
六	八	兩種酒	兩種「酒」	一三	一	測重	「側」重
一五	一	於至	「至於」	二〇	八	原意	「願」意
二七	九	眼睛	「眼」睛	二九	九	全都	全「部」
三三	八	在的	在「你」	三八	一〇	鞏巧	「蹊」巧
四二	三	兩崗	兩「個」	五一	三	新聞記的	新聞記「者」
六三	二	族館	「族」館	七一	六	得作了	得「着」了
七一	七	去他了	去「看」了	七二	八	於赫拉夫司	「而」赫拉夫司
七八	二	無不	「並」不	七八	四	主意	「注」意
八二	二	龍鐘	龍「鐘」	九一	一〇	Member	Member
一〇一	一〇	姑姑	「姑娘」	一〇三	二	名簿	名「簿」
一一〇	三	奧新汀	奧「斯」汀	一一八	一	直人	直「入」
一二〇	一〇	倉惶	倉「皇」	一二五	三、五	汽車	汽「車」

一三一	七	新聞紙	新「聞」紙	一三二	一	馬特西「烏」司	馬特西「烏」司
一五四	一	嗎啡把	「把嗎啡」	一六九	一	篷巒	「蓬」巒
一八三	四	早已	「早」已	一九四	三	五尉信	五「封」信
一九五	六	機關	機「關」	一九五	一二	起來	起「來」
二〇四	五	眼睛	眼「睛」	二二一	九	一騎	一「騎」
二三五	五	供獻	貢「獻」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初版

徐

五〇三上

滬

(3708·1)

間 課 一 冊

Spionage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H. R. Berndorf

譯述者 陶 茲 人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

(本書校對者章德宣)

號九九一第字審證查審會宣中



27